

# 西風

第三  
七月  
號

譯述西洋雜誌精華  
介紹歐美人生社會



## 本期要目

林語堂：英譯學生六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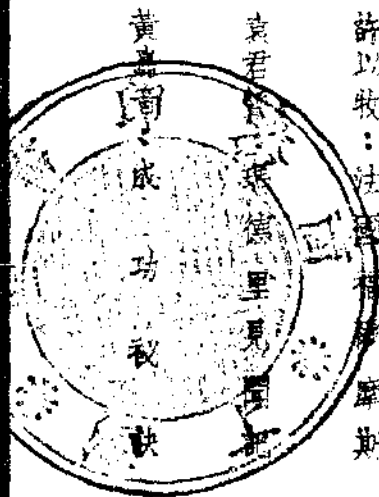
老舍：東方學府

黃嘉德：蕭伯納情書

三點鐘：科學與生命

孔斯文：個性測驗

許以牧：法國精神



# 異口同聲讚西風

西風是國內介紹西洋雜誌文最早最好的刊物。(立報)

西風出版，深慶又得一好雜誌，讀書界必皆大歡喜也。(上海持志大學徐志麟)

編輯兼復旦大學教授謝六逸

## 西風半年，有口皆碑

此種雜誌在中國尙屬創見，取材精美，譯文雅妙，排印亦頗良好。

復旦大學校長吳南軒，向學生推荐西風，認爲一本有價值的好雜誌。

上海持志大學徐志麟

西風問世以來，風行全國，對於所標榜之兩原則：『譯述西洋雜誌精華』與『介紹歐美人生社會』，可謂克盡厥職，欽佩無似。

(北平清華大學圖書館畢樹棠)

月報第一期轉載西風文章，計共四篇。

鄧人在廈門大學担任『英漢對譯』及『西洋戲劇』等學程，現擬用西風爲討論材料。(廈門大學教授熊正瑾)

台灣新民報請求轉載蕭伯納情書及其他文章。

擬用西風爲討論材料。(廈門大學教授熊正瑾)

南京金陵女大學生，看了瘋子治療法，把『香蕉』掛在口上，代表雨傘。

教授熊正瑾

某分行職員，把名人雋語擺辦公桌上玻璃下，當座右銘。

教授熊正瑾

大同大學某學生，把名人雋語貼牀杆上，上海銀行

翻譯西洋雜誌精華，介紹歐美人生社會，委實是今日不可少之工作。弟意以爲空口提倡，不如拿出樣本來。(成都四川大學教授陳叔華)

上海仁德牙科醫院候診室中，西風第一期不翼而飛。

人生社會，委實是今日不可少之工作。弟意以爲空口提倡，不如拿出樣本來。(成都四川大學教授陳叔華)

以上均係讀者所報告之事實，本刊以後歡迎讀者作此類忠實報告，惟並不致酬。

本來。(成都四川大學教授陳叔華)

上海交通大學教員

閱讀貴社出版之西風，深合口味。

上海交通大學教員

容有趣充實，前途發展，指日可待。(快樂家庭編輯卞其蕤)

閱讀貴社出版之西風，深合口味。

上海交通大學教員

西風問世，爲雜誌界放一異彩，可喜可賀。(上海李培林)

段同倫

西風問世，爲雜誌界放一異彩，可喜可賀。(上海李培林)

藏兵進窺川康·少數民族生活動聲中

本刊下期·非常貢獻

# 四川西陲專號

海 戈 主 編

三 月 十 日 出 版

# 談 風

半月刊 第九期  
「談助特輯」 二月廿五日出版

## 作家題名

拙	馬	藍	抄	許
才	念	堅	餘	欽
	租			文
傑	車	馮	馬	吳
人	无	三	敬	鼎
	軌		文	南
辛	寄	胡	王	阜
罕	鷗	雲	鵬	東
			泉	

## 內容一斑

蜀情小憶	浣花溪的今昔
四川的大學	西康的活上帝
苗民的生活	四川的特許商店
四川的特性	四川的番語
四川的財色	四川的實業與政治
松番素描	獐獐見聞

每 期 零 售 大 洋 一 角 全 年 二 元 半 一 元

宇 宙 風 社 總 經 售 總 代 定

# 西風

第六十七期  
廿六年三月一日

今後的西風……………編者

以後怎樣應付……………(四)

專 篇

中日之國民性……………林語堂

近情與不近情之差別……………(六)

東方學院……………老舍

留英回憶之二……………(一〇)

冷眼旁觀

鈔票狂……………嘉德

現社會的矛盾……………(一六)

兩個留學生……………許以牧

失之毫厘，差以千里……………(一八)

雨絲風片……………編者輯

花花絮絮點點滴滴……………(二二)

科學·自然

科學與生命……………王貽謀

生命秘密之探索……………(二四)

科學家的責任……………史丁

十二件未來的發明……………(三〇)

太空漫遊記……………央伯

天空中的奇觀……………(三一)

地球的誕生……………杜尤

二十萬萬年前的壽辰……………(三六)

心理·教育

個性測驗……………孔斯文

做人的新標準……………(三七)

教學新法……………三思

日新月異之教育……………(四四)

心理療病術……………胡悲

無疾之病，不藥而愈……………(四七)

長篇連載

浮生六記(漢英對譯)

沈復著  
林語堂譯

浮生若夢，為歡幾何

(五三)

蕭伯納情書

兩個天才藝人的紙上談愛

黃嘉德

(六〇)

婦女·家庭

私生子

吞聲飲泣的可憐兒

凌霜

(六八)

何必生小孩

婦女小辨埋

藍萍心

(七三)

讓娘兒們幹吧

你不好，打倒你；她來幹

羅一山

(七四)

人物

甘地的魔力

人小魔力大

洪鶴

(七九)

一位女次長

有其母必有其女

因明

(八四)

軍備·戰爭

瑪德里見聞記

火綫下的西班牙首都

袁君暨

(八九)

防空總動員

德國民間防空組織

金安人

(九〇)

社會·暴露

洋鬼子的暴行

暴露蘇德意美的酷刑

藍萍心

(九一)

盜竊教育

教兒做賊教病女

許以牧

(九二)

法國福爾摩斯

偵探妙技

亞伍

(九三)

西洋幽默

一塊錢

借錢易，還錢難

亞伍

(九四)

書評

斯脫奇的人志

新傳記作法

陳煒謨

(九五)

西書精華

成功秘訣

自我訓練十訣

黃嘉音

(九六)

名人傳語·筆花·西洋漫畫選·補白

(九七)



## 今後的西風 編者

同人創辦西風月刊，轉瞬已及半載。在這半年中，我們觀察社會各方情勢，研究雜誌讀者的愛好，深知目前中國需要一本這種『譯述西洋雜誌精華，介紹歐美人生社會』的刊物；至少，同人覺得這本雜誌在中國出版界，確有存在之價值。

西風的編排格式，我們正在日求改進，以達到理想雜誌境地為我們的永久目標。關於分欄方面，我們決計暫時維持現狀，不過在發現新題材時，當隨時予以增加，使趣味更形濃郁，範圍日益擴充。

西風的內容，將特別注重新科學智識之介紹與研究；在心理方面，我們將加意擷取現代日常實用心理常識，並希望能引起國人對於瘋人之治療與處理問題的注意；兒童教育，低能兒，苦命兒，私生子，流浪兒，甚至侍運兒的教養，都是我們所關心的；在婦女家庭一欄中，我們想盡量選譯關於男女社交與婚姻問題的經驗與探討的文章；在軍備戰爭方面，我們除了介紹列強最新殺人利器之外，注重



暴露戰爭之慘酷與殘忍，並努力於和平心理之建設；至於社會方面，我們則以暴露黑幕，揭發時代文化之矛盾與社會之不平現象，排除國家與種族偏見爲主。筆調仍舊偏重於親切之特寫體裁。譯文則維持向來清暢流利的風格，力避枯澀生硬，詰屈聱牙之弊，而以保持原作精神和意義爲標準。

總而言之，今後的西風，還是照常選譯各國雜誌最精采與傑出的文章，供獻讀者以宇宙間最新的必要智識。內容注重實際生活，力求接近人生；以作者的經驗，拿來與讀者研究做人的道理。把宇宙做我們的學堂，社會當我們的典籍。幫助讀者養成一種多樣趣味的習慣，認識人生之意義與價值，使讀者有不虛此生之感。我們認定雜誌除了是一種教育工具兼消遣品之外，還有領導讀者的責任，所以無論在何種情形之下，我們決不以低級趣味的東西去迎合一部份讀者的心。我們希望能在我國這混雜的文化界中，開闢一塊乾淨的土地，使讀者得到必要的精神上的糧食和休息。我們決意盡我們的微力，不顧一切地向這目標邁進，同時希望海內外的讀者，都能繼續與我們合作，給我們以適當的鼓勵和批評，使西風日臻完美，成爲人人可讀，人人愛讀，人人必讀的雜誌。



日本人和中國人比較起來，較不近人情，眼光較狹，缺少中國人的愛好和平與民主的思想。

## 中日之國民性

林語堂

今日遠東時局，足以表現中日兩國國民性之不同。我們要預測中日活劇未來的發展，非把這些異點看清不可。

中日幽默之不同，是一種最奇怪的現象。日人在美術與文學方面，都有很好的幽默感。他們有一種別創一格的幽默文學，叫做『理髮所閒談』與『浴室閒談』，和中國的幽默比較起來，是有過而無不及的。可是在行動和民族生活方面，他們却顯得愚魯笨拙，不講理，官僚化，正和不懂幽默的德國人一樣。

反之，在日常生活方面，中國人是懂幽默的民族，可是在中國的舊文學中，暗笑與喀喀笑聲似乎很少。中日兩國的國民性，不同得使兩國不睦；中日兩的國民性，也相似得增加兩國的仇恨。現在讓我們來看看中日兩國國民性的異同吧。

日本文化與中國文化，有許多相同的地方，因為日本是中國的得意徒弟。過去整個日本文化的結構，都是



從中國抄去的。日本的瓷器，繪畫，絲，漆器，印刷，文字，錢幣，紙燈籠，爆竹，烟火，佛教的仁道，宋代哲學，孔子的君政主義，唐詩，品茗的藝術，吃泉水，種花草，建亭閣，造假山，都是從中國學去的。日本人也學了許多中國的節日，如陰歷正月十五，七月初七，九月初九等都是。日本人喜歡螢火虫，一定也是中國人教的。日本女人的溫順，忠誠，有禮，也是學自中國無疑。中國人祇有一樣東西沒法子教給日本，日本人也祇有這樣東西學不會，那就是道家的「無爲」哲學。日本人沒有道家血統，所以永遠學不會「無爲」。中國人與日本人的最大異點，就在這裏，日本人是至善主義者，中國人是聽天由命者。這種異點的關係是很重要的，尤其在工業時代。

在過去，日本人從中國學去的東西，有的學得很好，有的却學得不行。日本歷史上從來沒產生過一位哲學家。可是在其他許多方面，他們却與師傅並駕齊驅，甚或青出於藍。在藝術方面（包括詩，繪畫，花卉整理，與室內裝飾）他們都能抓住中國的精神，保持中國的精神於不墮，有許多地方，甚而創出他們所特有的作風與流派。日本人和中國人比較起來，較不近人情，眼光較狹，缺少中國人的愛好和平與民主的思想。這些國民性都是連繫在一起的。可是日本人這些缺點，同時也造成了他們的國力。日本人對於皇帝與國家較守忠信，較有紀律，較有生之決心，較拘泥儀式。日本人比較忙碌，中國人比較聰明。在每一國家中，其弱點同時也就是其優點。

我說這話，也許對日本不很公平，也許因為我是中國人，所以我才這麼說。不過我覺得要找日本文化上的根底與創作，未免有點令人失望。論斷一國的文化，應該由其根底與創作上着眼。可是要國家強盛，並不必有文化根底與創作。因為世界上滿是沒根底與不能創作的人，可是他們却能凡事亨通如意。

在美術方面，日本有許多小巧玲瓏的作品，可是很少美麗的東西。日本人比別國人更懂得輕靈小巧之美。可是在他們的美術作品中，却找不出一種神秘雄偉之美。日本美術品所給我的印象，是一切都和他們的木屋一樣，輕而不穩。

『近情』這兩字，也許可以說明中日兩國國民性之不同。日本人的好戰，日本人的決心，日本人對皇帝的熱烈崇奉；日本人偏狹的國家思想，都表現他們不近人情。近人情者決不會好戰；近人情者決不能堅決，近人情者決不熱烈；近人情者決不能做愛國志士。

中國人太近人情，所以不能好戰，所以不能堅決，所以不熱烈，不能做『十足』的人。我越觀察我國人的生活，越確信『近情』佔有很重要的地位。

中國人事實上是最隨便的民族：因為他們聽天由命，所以隨便。他們看見日本人喝茶時的拘守禮節，便覺得討厭。日本現代師範學校的女子，還在學習怎樣鞠躬，怎樣匍匐，才算合禮。要是想教現代中國的大學女生鞠躬，那就未免想入非非了。中國女子的地位比男人低，可是中國人看見日本男人把歌妓帶到家裏來，他們的妻子便得去服侍那些歌妓，至少認為這是不近人情的事。日本女人對男人要作自卑的稱呼，甚至母親對兒子也要這樣。中國女人却不如此。儒家的女子屈服於男人，平民屈服於貴族，臣民屈服於皇上的道理，在日本實行得比在中國嚴正。日本皇朝之所以兩千年不變者，就是因為人民對皇帝的敬重。

日本是一個較有團結力的國家。日本人較守秩序，較有紀律，這是毫無疑義的。

你斷不能把有哲學思想的人造成一個良好的公民。今日的世界，既是各國衝突尖銳化的世界，也許『十足』的人與愛國志士，比度着近情生活的近情人更適於生存。中國人將來也許會適應這種環境的。

所以照我看來，日本人宜於成爲好戰的法西斯國家，像一部機器那樣地運用，中國人是完全不配的。中國人個人思想的成份太多，我們不能把有思想的個人，造成闊步前進的法西斯國家的。

我說中國人較近人情，眼光較廣，較有民主與和平精神，就是這個意思。中國人已經推翻最後的一個皇朝了，可是日本皇朝將一直繼續下去，永久勿替。從理論上說來，日本皇朝從日神算起，已經有兩千年的歷史了。

看不起現代的日本是沒有用的。日本突然一躍而爲頭等國家，並非偶然的事。斷斷不能是偶然的事。國內的團結，紀律，組織能力，適應能力（也不妨說是摹倣力），武士道精神，苦幹精神，都是偉大的國民性。日本每年書籍的出版量，比英美還多，僅次於俄德，可見日本國力之一斑。

可是日本人的不近人情，不識世故，不機敏，缺少言論自由，也就是日本的危機。

日本無疑地已經躋上強國之列了。其所以能成爲強國，依我看來，完全是靠國民性的力量，不用思想。明治皇帝驚人的維新工作，以大刀闊斧的步伐，把日本造成一個現代國家；把現代工業，科學，軍事上的利器，放在一羣有封建社會的武士道，忠誠，國家主義的精神做背景的團結島民手中，其結果總是如此的。

日本把西方文明中的軍國主義，資本主義，國家主義，強權主義，全部吞了下去，把西方文明加在封建社會上，沒有思想的餘地。這使日本文明有一種機械化，缺少幽默，不近人情的特質。



呼，希望多啗有機會再到倫敦去，再在這圖書館裏寫上兩本小說！

## 東方學院 老舍

從一九二四的秋天，到一九二九的夏天，我一直的在倫敦住了五年。除了暑假寒假和春假中，我有時候離開倫敦幾天，到鄉間或別的城市去游玩，其餘的時間就都銷磨在這個大城裏。我的工作不許我到別處去，就是在假期裏，我還有時候得到學校去。我的錢也不許我隨意的去到各處跑，英國的旅館與火車票價都不很便宜。

我工作的地方是東方學院，倫敦大學的各學院之一。這裏，教授遠東近東和非洲的一切語言文字。重要的語言都成爲獨立的學系，如中國語，阿拉伯語等；在語言之外還講授文學哲學什麼的。次要的語言，就只設一個固定的講師，不成學系，如日本語；但如有人要特意的請求講授日本的文學或哲學等，也就由這個講師包辦。不甚重要的語言，便連固定的講師也不設，而是有了學生再臨時去請教員，按鐘點計算報酬。譬如有人要學蒙古語文或非洲的非英屬的某地語文，便是這麼辦。自然，這裏所謂的重要與不重要，是多少與英國的政治，軍事，商業等相關聯的。

在學系裏，大概的都是有一位教授，和兩位講師。教授差不多全是英國人；兩位講師總是一個英國人，和一個外國人——這就是說，中國語文系有一位中國講師，阿拉伯語文系有一位阿拉伯人作講師。這是三位固定的教員，其餘的多是臨時請來的，比如中國語文系裏，有時候於固定的講師外，還有好幾位臨時的教員，假若趕到有學生要學中國某一種方言的話；這系裏的教授與固定講師都是說官話的，那麼要是有人想學廈門話或紹興話，就非去臨時請人來教不可。

這裏的教授也就是倫敦大學的教授。這裏的講師可不都是倫敦大學的講師。以我自己說，我的聘書是東方學院發的，所以我只算學院裏的講師，和大學不發生關係。那些英國講師多數的是大學的講師，這倒不一定是因為英國講師的學問怎樣的好，而是一種資格問題：有了大學講師的資格，他們好有升格的希望，由講師而副教授而教授。教授既全是英國人，如前面所說過的，那麼外國人得到了大學的講師資格也沒有多大用處。況且有許多部分，根本不成爲學系，沒有教授，自然得到大學講師的資格也不會有什麼發展。在這裏，看出英國人的偏見來。以梵文，古希伯來文，阿拉伯文等說，英國的人才並不弱於大陸上的各國；至於遠東語文與學術的研究，英國顯然的追不上德國或法國。設若英國人願意，他們很可以用較低的薪水去到德法等國聘請較好的教授。可是他們不肯。他們的教授必須是英國人，不管學問怎樣。就我所知道的，這個學院裏的中國語文學系的教授，還沒有一位真正有點學問的。這在學術上是吃了虧，可是英國人自有英國人的辦法，決不會聽別人的。幸而呢，別的學系真有幾位好的教授與講師，好歹一擠拉，這個學院的教員大致的還算說得過去。況且，於各系的主

任教授而外，還有幾位學者來講專門的學問，像印度的古代律法，巴比倫的古代美術等等，把這學院的聲價也提高了不少。在這些教員之外，另有位音韻學專家，教給一切學生以發音與辨音的訓練與技巧，以增加學習語言的效率。這倒是個很好的辦法。

大概的說，此處的教授們並不像牛津或劍橋的教授們那樣只每年給學生們一個有系統的講演，而是每天與講師們一樣的教功課。這就必須說一說此處的學生了。到這裏來的學生，幾乎沒有任何的限制。以年齡說，有的是七十歲的老丈或老太婆，有的是十幾歲的小男孩或女孩。只要交上學費，便能入學。於是，一人學一樣，很少有兩個學生恰巧學一樣東西的。拿中國語文系說吧，當我在那兒的時候，學生中就有兩位七十多歲的老人：一位老人是專學中國字，不管牠們都念作什麼，所以他指定要英國的講師教他。另一位老人指定要跟我學，因為他非常注重發音；他對語言很有研究，古希臘，拉丁，希伯來，他都會，到七十多歲了，他要聽聽華語是什麼味兒；學了些日子華語，他又選上了日語。這兩個老人都很用功，頭髮雖白，心却不笨。這一對老人而外，還有許多學生有的學言語，有的念書，有的要在倫敦大學得學位而來預備論文，有的念元曲，有的念漢書，有的是要往中國去，所以先來學幾句話，有的是已在中國住過十年八年而想深造……總而言之，他們學的功課不同，程度不同，上課的時間不同，所要的教師也不同。這樣，一個人一班，教授與兩個講師便一天忙到晚了。這些學生中最小的，一個纔十二歲。

因此，教授與講師都沒法開一定的課程，而是兵來將擋，學生要學什麼，他們就得教什麼；學院當局最怕教

師們說：『這我可教不了。』於是，教授與講師就很不易當。還拿中國語文系說吧，有一回，一個英國醫生要求教他點中國醫學。我不肯教，教授也瞪了眼。結果呢，還是由教授和他對付了一個學期。我很佩服教授這點對付勁兒；我也準知道，假若他不肯敷衍這個醫生，大概院長那兒就更難對付。由這一點來說，我很喜歡這個學院的辦法，來者不拒，一人一班，完全聽學生的。不過，要這樣辦，教員可得真多，一系裏只有兩三個人，而想使個個學生滿意，是作不到的。

成班上課的也有：軍人與銀行裏的練習生。軍人有時候一來就是一撥兒，這一撥兒分成幾組，三個學中文，兩個學日文，四個學土耳其文……既是同時來的，所以可以成班。這是最好的學在。他們都是小軍官，又差不多都是世家出身，所以很有規矩，而且很用功。他們學會了一種語言，不管用得着與否，只要考試及格，在餉銀上就有好處。據說會一種語言的，可以每年多關一百鎊錢。他們在英國學一年中文，然後就可以派到中國來。到了中國，他們繼續用功，而後回到英國受試驗。試驗及格便加薪俸了。我幫助考過他們，考題很不容易：言語，要能和中國人說話；文字，要能讀大報紙上的社論與新聞，和能將中國的操典與公文譯成英文。學中文的如是，學別種語言的也如是。厲害！英國的祕密偵探是著名的，軍隊中就有這麼多，這麼好的人才呀！和哪一國交戰，他們就有會哪一國言語文字的軍官。我認得一個年輕的車官，他已考及格過四種言語的初級試驗，纔二十三歲！想打倒帝國主義麼，啊，得先充實自己的學問與知識，否則喊啞了嗓子只有自己難受而已。

最壞的學生是銀行的練習生們。這些都是中等人家的子弟——不然也進不到銀行去——可是沒有軍

人那樣的矩規與紀律。他們來學語言，只爲馬馬虎虎混個資格，考試一過，馬上就把『你有錢，我吃飯，』忘掉。考試及格，他們就有被調用到東方來的希望，只是希望並不保準。即使真被派遣到東方來，如新加坡、香港、上海等處，他們早知道滿可以不說一句東方語言而把事全辦了。他們是來到這個學院預備資格，不是預備言語，所以不好好的學習。教員們都不喜歡教他們，他們也看不起教員，特別是外國教員。沒有比英國中等人家的二十上下歲的少年再討厭的了，他們有英國人一切的討厭，而英國人所有的好處他們還沒有學到，因爲他們是正在剛要由孩子變成大人的時候，所以比大人更討厭。

班次這麼多，功課這麼複雜，不能不算是累活了。可是有一樣好處：他們排功課表總設法使每個教員空閒半天。星期六下午照例沒有課，再加上每週當中休息半天，合起來每一星期就有兩天的休息。再說呢，一年分爲三學期，每學期只上十個星期的課，一年倒可以有五個月的假日，還算不壞。不過，假期中可還有學生願意上課；學生願意，先生自然也得願意，所以我不能在假期中一氣離開倫敦許多天。這可也有好處，假期中上課，學費便歸先生要。

學院裏有個很不錯的圖書館，專藏關於東方學術的書籍，樓上還有些中國書。學生在上課前，下課後，不是在休息室裏，便是到圖書館去，因爲此外別無去處。這裏沒有運動場等等的設備，學生們只好到圖書館去看書，或在休息室裏吸煙，沒別的事可作。學生既多數的是一人一班，而且上課的時間不同，所以不會有什麼團體與運動。每一學期至多也不過有一次茶話會而已。這個會總是在圖書館裏開，全校的人都被約請，沒有演說，沒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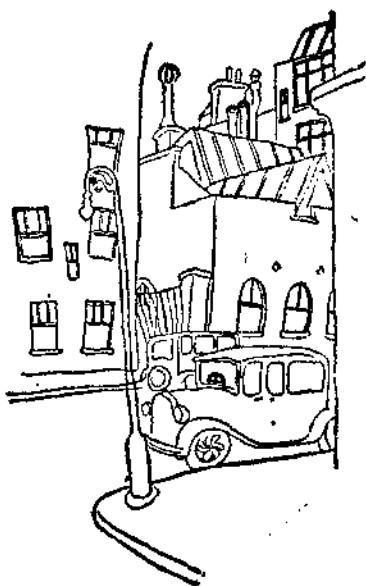
任何儀式，只有茶點，隨意的吃。在開這個會的時候，學生纔有彼此接談的機會，老幼男女聚在一處，一邊吃茶一邊談話。這纔看出來，學生並不少；平日一個人一班，此刻纔看到成羣的學生。

假期內，學院裏清靜極了，只有圖書館還開着，讀書的人可也並不甚多。我的老張的哲學，趙子曰，與二馬，大部分是在這裏寫的，因為這裏清靜啊。那時候，學院是在倫敦城裏，四外有好幾個火車站，按說必定很亂，可是在學院裏並聽不到什麼聲音。圖書館靠街，可是正對着一塊空地，有些花木，像個小公園。讀完了書，到這個小公園去坐一下，倒也方便。現在，據說這個學院已搬到大學裏去，圖書館與課室——一個友人來信這麼說——相距很遠，所以館裏更清靜了。哼，希望多啗有機會再到倫敦去，再在這圖書館裏寫上兩本小說！

## 領乾薪的守兵

談到英人的保守和尊重舊傳統的情形，這裏有一個很好的例子。據說，在歐戰期間，參戰的兵士日益減少，英國陸軍部為募集壯丁起見，派員分赴各處實行調查。有一個人員在調查首都政府機關守兵的職務時，發見守兵人數過多，有些簡直無事可做。唐寧街首相官邸門外長椅邊，也有一個守兵站着，終日無所事事。到底担任何種職務，實在難於索解。後來經過一番詳細調查，才曉得這長椅是兩百年前英國首相華爾波爵士（Sir Robert Walpole）最喜歡憩息的地方；那個守兵的職務就是要保護他。這樣代代相沿，到兩世紀後，這個守兵的崗位還沒有取消。

Osbert Sitwell 在 "Nash's" 雜誌上的話。



## 冷眼旁觀

### 鈔 票 狂 嘉 德

—Jean Giono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

二月十五日巴黎歐羅巴雜誌。

人類已經創造一顆新行星：一顆精神痛苦和肉體災難所造成的行星。他們已經拋棄土地。他們不再要求水果，米麥，自由，或快樂。他們只要他們自己所發明所製造的東西。他們有一張張的紙頭，名叫鈔票。為賺得更多的鈔票起見，他們突然決定要把畜牧場裏十六萬頭牲畜屠殺埋掉了。他們決定要把葡萄藤連根拔掉，因為如果他們不把葡萄藤拔掉，葡萄酒便會太便宜，這就是說，他們不能得到更多的鈔票啦。因為

當他們得在一張張的紙頭和葡萄酒間作選擇時，他們是要一張張的紙頭的。所以他們把咖啡，大麻，亞麻，和綿花燒毀了。田園豐收時，他們喃喃地埋怨了：我們的桃子，梨子，酒麥，蕃薯，糖蘿蔔，椰菜，西洋野菜，菠菜，大豆，扁豆，紅蘿蔔太多啦。過份肥沃的土地，產生了太多牛馬豬羊了。社會給一種普遍的大恐慌所震動了；我們要鈔票！我們要鈔票！政府，閣員，部長，議員，國王，皇帝，法律，法律，人類的法律，全爭先恐後地跑來救急了！我

們所有的東西都太多啦！快點，快點，快點放一把火將田園上的東西燒掉啊！用斧頭把果園斫平啊！用刀用棒把牛馬豬羊殺死擊死啊……如果這還不夠快：那麼索性用大礮，大礮，大礮去轟啊！

荒歉貧乏的時候重臨了！當地球變成一片荒漠時，我便可以把這頭唯有的小羊，這顆唯有的小梨，以非常的高價賣掉了。你肚子餓嗎？那再好沒有：你得多用幾張鈔票來買東西啊。一張張可愛的紙頭！要是我能把江河的水截住了，那夠多麼好啊！要是我能使水也變成昂貴的貨物，那夠多麼好啊！我可以拿水賣給你的。大家都可以免費隨便拿這條河里的水去喝；這是金錢上多麼重大的損失啊！

不但如此……世界上有三分之二的兒童營養不足；地球上百分之四十的人類不曾吃過樹上的水果。在一百人中，每年有三十二人餓死，還有四十人

永遠不曾吃飽。在這拜金主義的社會里，百分之七十的工人，不會有過充足的睡眠，不會有閒工夫可以欣賞花果滿樹的美景，不知道山上有春天。他們所製造的物品，百分之四十對人生沒有用處。百分之五十三的製造品是可以幫助人類的生活的，可是這些東西却藏在貨倉里，沒有人買，結果只好又交給工人，由他們把造好的東西毀掉再造，毀掉再造。

在這精神痛苦和肉體災難的行星上，只有工人才嚐到生活的真滋味。在入醫院受檢驗的一百個工人中，有四十三人身體已經壞到連醫生也認不出是人類的身體。他們的肺部已經變成——變成解剖學上的畸形怪物，沒有適當的病名可用了。這種畸形怪狀的肺臟真是太多了，醫生沒有辦法，只好也給它們造出一個病名來：叫做『工廠肺』。老實說，這些人的身體上，已經一無所有：沒有心臟，沒有血液，沒有視覺，沒

有嗅覺，也沒有味覺。他們是這顆精神痛苦和肉體災難的新行星上底新居民。建立在金錢上的社會，就是這樣毀滅收穫的東西，毀滅動物，毀滅人類，毀滅真世界，毀滅和平，毀滅真財富的。

可是，你今生今世在這世界上是有權利可以享受所收穫的穀類果實，享受真生活，享受快樂幸福，享

受真財富的。你不該再患鈔票狂。

所以，當痛苦向我襲擊時，我不能用聰明的話來安慰自己，因為只有大眾的快樂，才是我永久的快樂。我手里不願拿着一朵玫瑰花，到戰場上去度槍林彈雨的淒慘生活。



## 兩個留學生

許以牧

——某通訊記者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  
北平 Peiping Chronicle——

兩個學生到外國去再求深造，肄業於同一大學，選修同一課程，成績也都優異；可是結果有一個事業成功，另一個一敗塗地。為甚麼會發生這種現象呢？

最近我確看見過這種惹人注意的情形：有兩位清華大學出身的學生，同在美國最著名的工程學校馬州工程專門學院 (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肄業。現在有一位已經回國十年，重新建設一個有十萬人口的城市；另一位回國五年，一無所成，而且因為迷戀上海的舞女，弄得債台高築。這是甚麼原因呢？

中國的高等教育，差不多把政府的教育費全部用光，政府不惜用大量的經費，派大學生到外國去留學，希望可以多造就一些學識豐富的人才，為新中國謀幸福。這種目的有時候不能達到，因為許多回國的學生，都喜歡在物質生活比較豐富的城市工作，而像上海那種藏垢納污的環境，對於懂得西洋文化皮毛的人，是有害無益的。

讓我略述這兩位留學生的來歷。那位資格較老，事業成功的學生，出身於福建中等家庭，在廈門某教會學校讀書的時候，對機械學即已發生興趣，後來在清華大學肄業兩年，就赴美留學。他在美國半工半讀，

努力研究，意志甚為堅定。他覺得他的故鄉廈門，是個落後的城市，沒有甚麼有訓練的工程師在從事建設工作。他成竹在胸，決心負起這個重任來，計畫城市建設，建築堤岸，修整自來水管，排斥貪官污吏。

他受了高深的專門教育，又費了四個暑假，在美國各工程機關實習，才回廈門來。他開始計劃一間自來水公司，測量四週的山地，籌集資本，建築濾水廠，蓄水池，安置自來水管，進行十分順利。他今日已是該公司的總理。第二步他提出一個建設新堤岸的計劃（從前已經有荷蘭的工程師建築了一個堤岸，可是結果給海水衝掉。）他獲得各界人士的贊助，建築了一個新海岸，費資在一百萬元以上，工程的偉大可想而知。這堤岸是中國最值錢的堤岸。所經營的事業都很成功，因此大受社會人士的推重，各種地方團體和公共事業都少不了他。

這是一位未上四十歲的留學生所做出來的成績。另一位留學生呢？他也是出身於清華大學及美國馬州工程專門學院的留學生，現在上海一間著名的美商公司工作。他在國內的學業成績甚優，由政府派往美國專攻工程學，學成回國之後，就在這間美商公司服務，月薪三百元，在五年中每年可得加薪五十元。他由課室裏直接跳上最高的工程職位，完全不必像美國同學那樣，努力苦鬥，一步一步地升遷，到中年才飛黃騰達起來。在這種情形之下，結果如何，是顯而易見的。

今日這位三十二歲在青年，已經在向衰落的路上走了。他的工作是一種討厭的刻板生活。他不但把每月的五百五十元薪金全數花光（他不必供給家用，或資助親戚，）而且因為天天度着糜爛頹廢的生活，負了八百元的債務。他住在一間外人經營的宿舍，

那裏的寄宿者大都是跟他同樣的廢人，薪水很高，獨身不娶，在奢華墮落的生活中過日子。他們對工作已經覺得倦厭不堪，因為他們的事業是由上頭開始的，再也沒有發展的希望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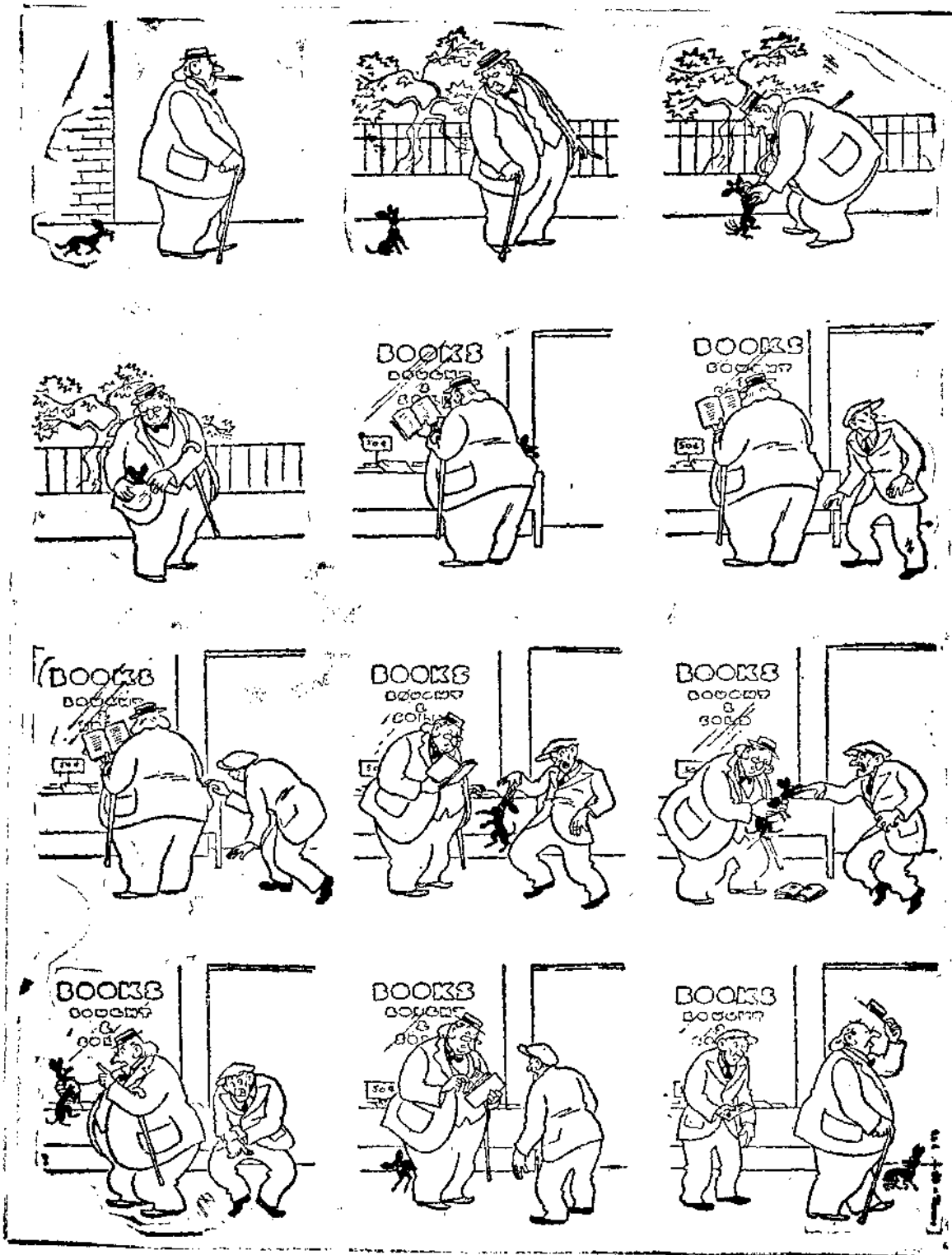
所以，政府今後對選派留學生的事情，似乎應該更加注意，對於領官費的留學生，尤應附以相當條件，使他們回國之後，對國家會有更偉大的貢獻。

我問那位傑出的福建工程師對研究工程學的學生有甚麼忠告。他的答語中有一句是：『回到你們的故鄉，去創造你們自己的職業。』

最近華北有些著名的工程師，對工程科畢業生之激增，發表很悲觀的言論。事實上，在今日的中國，工程師這一類的專門職業者並不至於懷才不遇，無事可做；只要他們能腳踏實地，埋頭苦幹，『回到故鄉去創造自己的職業』，他們的前途是非常遠大的。

慈善大家

轉載紐約客



絲 雨 輯者編

◎倫敦一月十三日電，謂外國新聞記者昨晚在此間舉行宴會，外相艾登亦被邀列席，當即發表演說，略謂：『牛油與大礮，二者之間，吾人寧捨大礮而取牛油。今日世界，固無需於大礮。』云云。話甚堂皇漂亮，不愧為大外交家。為實踐這種『大礮無用論』起見，我們希望艾登先生請英國把大礮，轟炸機，戰艦，及各種殺人新武器全部燬滅，以為首倡，未知辦得到否？

◎柏林一月十三日哈瓦斯社電，略謂『頃聞克虜伯鋼鐵公司，本屆股東可以分派紅利四厘，此為二十年來該公司所未有之現象。查該公司資本總額為一萬六千萬馬克，一九三五至三六年度盈餘總數，為一千四百四十萬馬克，即佔資本總額百分之九。但本年度該公司公積金增加數額，實際上約為二千萬馬克，可見贏利實數必不止一千餘萬馬克也。此外，最近兩年以來，克虜伯公司投資總額共達九千五百萬馬克之多，其中大部係用於軍備製造事業云。』西班牙一片荒涼，軍火商笑逐顏開。余欲無言。

◎倫敦一月十三日國民社電，謂英國前王愛德華之情人辛浦生夫人與其夫離婚案，已經法院核准。今日辛浦生復向法院控訴蘇德蘭夫人，謂在某處宴會席上，蘇夫人會稱，彼允與其妻離婚，曾受不少金錢之報酬，彼為保全名譽起見，故提出誹謗訴訟云。節外生枝，都是女人多嘴不好。

◎一月十三日西班牙阿拉伐加城（在叛軍手中）電，謂『瑪德里附郭前線昨日濃霧瀰漫，寒風砭骨，軍事行動，為之停頓』云。但願全世界從今以後，天天『濃霧瀰漫，寒風砭骨。』

◎同盟社一月二十八日東京電，謂嘗深刻之苦惱，蟄居組閣本部樓上之宇桓大將，朝餐後，昨下樓到內庭散步，見梅花盛開，悠然有感。對記者團問以組閣事則答：『余早晚散步，以此為樂。組閣以來，閉居樓上，未曾運動，因此腹覺飽滿，飲食乏味。頭亦因此而重，惟組閣之志，絕不少懈。』旋話頭一轉，謂『余又抱孫矣。』由組閣一轉而思及安產男孩之二女秀子，憂色似又稍減。大將繼謂：『孫』



# 風 片 輯者編

之命名殊難，其取組閣二字乎？唯此為戲言耳，果爾，必為余女所怨也。」言訖大笑。此君做人頗為有趣，倘有人味，莫怪組閣不成也。

◎一月二十七日倫敦電，謂保守黨極右派領袖邱吉爾在英國下議院宣稱：「德國現有飛機一百五十隊，每隊十二架，合計一千八百架，如將所有商用飛機，均改成軍用飛機，合併計算，則當有二千架。去年十一月我曾說英國空軍，不及德國三分之二，現在想起來，還估價過高。實則英國空軍力量，恐不及德國一半，斷不能與德國相比。英國如欲獲得安全，尚須經過十年。」云云。惶惶之狀，可見一斑。惟在此十年中，英國增加空軍，德國也增加起來，結果仍是「不及德國一半」，如何是好？

◎一月卅日路透社電謂：「希特勒演說，歷二小時始畢……旋即由衆院一致通過，將賦予希特勒之全權，展長四年。」云。此電譯得甚妙。

◎一月二十九日，美國全國有六千處舉行跳舞會，慶祝羅斯福總統壽辰，參加者將在百萬人以上，全部收入概

作溫泉基金，以施惠重癱症患者（按本刊第一期有鐵肺的故事一文，讀者如未看過，不妨翻來一讀）預測捐款可達一百萬元以上。不知人家辦慈善事業者，亦懂「措油的藝術」否？

◎記得去年九月九日，芬蘭西尼里斯第報竭力倡議諾貝爾和平獎金應贈與德總理希特勒（參閱本刊第三期雨絲風片）。今希氏竟下令禁止德人領取諾貝爾獎金，未免辜負人家一番美意。

◎一月卅日希特勒在國社黨秉政四週紀念典禮中，向衆院發表演說，答應各國以後不再有「驚人之舉」。又是一個驚人之舉。

◎東京一月二十九日路透社電，略謂「日本新任首相宇垣大將，因軍部之障礙繼續不已，業於今日放棄其組閣之努力，按宇垣係於五日之前，受命組閣，但因軍部反對，拒絕推荐新聞隨相人選，雖屢經疏通，仍歸無效，軍部各領袖宣稱，新首相之任何企圖，皆將歸於無用，其情形正等於以竹箸攪動堅硬之水泥也。」云。此喻甚妙。



科學家現在正在用細胞的模型和能維持生命的  
複雜機械，去尋覓生命秘密的新線索。

## 科學與生命之謎

王貽謀

——Edwin Teale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  
十二月號美國通俗科學雜誌——

爲了要研究科學上最大的神祕——生命之謎——許多實驗室裏的科學家，在近幾月來，已經得到驚人的成績。他們用人造血液，人造「原形質」和複雜的玻璃機器，開擴了生物學上的知識領域。他們這種成績，引起人類對於未來不可思議事物的幻想與了悟。

美國奧勒岡大學有兩位科學家，奧斯古博士(Dr. E. E. Osgood)和墨士克威梯(A. N. Muscovitz)，現在正用玻璃管，瓶子，真空管，和薄膜，想解決這個難題。他們的儀器，是一種在實驗室裏創造血細胞的人造骨骸；在這種骨骸裏，紅色的細胞，居然能在動物體外，用人工製造出來，這真是歷史上破天荒的事情。

他們用極巧妙的手術，從胸骨裏取出一些骨髓，把這種活的物質，移植到盛在管中的膠狀物質裏。他們用混合在一起的幾種瓦斯，通過這個管子，(管子老保持着一定的溫度，)又用一種特別的薄膜，使滋養料吸入，

廢物排出；這骨髓就在這自然狀態下生存着。它住在這個透明的房子裏，能夠生長，殺菌，產生新血細胞。

這種驚人的『玻璃骨骸』(Glass bone)是許多新發明之一；它能使現代科學家在實驗室裏目觀生命發展的程序。這種試驗是很複雜的，有時需一星期的預備，才可以作一次僅僅十五分鐘的試驗。勃朗大學的試驗就是這樣，在那裏，威爾遜博士(J. Walter Wilson)正在企圖探求動物生命的祕密。

在新近一次試驗裏，威爾遜博士用強有力的顯微鏡，觀察兔子腎上的細胞。他用一種人造的血液，使這個腎活了好幾個鐘頭；這種人造的血液，含有鹽液，養氣，和從牛血中取出來的紅血球。他觀察的結果，更證實了一種理論——就是單個的細胞能夠呼吸。把這個腎加熱之後，他發現溫度增高，養化的程度也增高。當他把毒質的結化物加到人工製造的血液裏時，他看見細胞裏面極小的結晶狀的竿狀物，都因這腎的死亡而粉碎了。

一九三五年的夏天，紐約洛基非勒研究院發表一個報告，更激動了科學家研究生命神祕的熱誠。

這報告上說：一百年來使發明家感覺棘手的那種機械上之謎，現在已經解決了。林白上校和卡勒爾博士(Dr. A. Carrel)是美國第一個得諾貝爾醫藥獎金的人，共同合作，製造出一個『機械心』，這個心臟也能像人類心臟那樣地使血液循環。這發明在科學研究上開闢了一個新領域。

單個的器官——肝，肺，腎，和腺——現在都可以用人工無限期地培養着；科學家可以從盛着它們的玻璃器外研究它們。他們因此能看見疾病發展的程序，也能研究食物和藥品對於單個器官有什麼影響。人類生死的問題，因此又得到進一步的認識了。

有一次，洛基非勒研究院的科學家，把甲狀腺附在這個「機械心」上。這腺的細胞就生長起來了，它的動脈也跳動了，它的分泌物繼續排洩了好幾個星期。這個甲狀腺是從一隻死貓身上取出來的。

還有一件更驚人的事情，就是：「在試驗管裏生雞蛋。」當小雞的卵巢用人造的血液培養着時，這卵巢仍然能發生作用，恰像上述的甲狀腺一樣，並且真的生了幾個發育未成熟的卵！

這種新技術可以幫助我們治療各種心病。華盛頓大學醫學院康梯滋博士，曾作過一種新試驗。他在試驗室裏，使已死的心臟復活，並且研究各種藥品對這患病的器官發生什麼影響。

因此，美國各地的科學家，已經製造了一種器械，可以使生命繼續下去，或模仿生命的種種活動。然而，科學家仍然沒有把真正的生命創造出來。他們的工作範圍外，還有一個不可知的世界。

兩世紀前，複式顯微鏡的發明家雷汝胡克(Van Leeuwenhoek)曾由泥水潭裏取出些極小的動物，叫做輪蟲。他把這些輪蟲放在實驗室裏，約有五個月之久，使它們都乾得象灰塵一樣。雷汝胡克用種種的試驗，證明這些蟲確已死了。可是當他把這些蟲擲在水裏，它們居然蠕動起來，又復活了。後來又有一個試驗家，把一些名叫線虫的小動物涼乾，二十八年後，把它們放在水中，居然又復活了；這種線虫普通平均僅有十個月的壽命。在醫學史上，也曾有過這種事情：當醫生簽了死亡證書以後，死人的心臟，有時仍然可以繼續跳躍十八小時。

生和死的分野，究竟是怎樣呢？所謂生命，究竟是個什麼神祕的東西呢？細胞死了以後，究竟是裏面的什麼東西消失了呢？人類經過五千年的研究，始終沒有得到一個答案。

亞里士多德是希臘時代最有智慧的人，他以為生命是從土裏產生出來的。甚至近代仍有科學家相信生命是由泥裏和腐爛的木頭裏生出來的。在現代，我們都知道這種說法不對。依克萊爾博士 (Dr. George W. Cline) 的意見，電是人類細胞中生命的特徵，我們的身體，是由無數極小的發電機（即細胞裏所含的電流）所組成的。所有的科學家當然不完全贊同這種意見。不過他們對於一個顛撲不破的定律，却一致信仰。這定律就是：『生命是從生命裏產生出來的，只有原形質才能創造原形質。』

紐約哥倫比亞大學凱木普博士 (Dr. William G. Camp) 為幫助研究生生命的秘密起見，曾創出一種用雀麥粉和水使純原形質滋長的新方法；他把一塊摺疊的濾過的紙，放在一個淺碟上，把碟子放在一個盛着水的寬口瓶子上，然後移置一些黏濕的物質在這張紙上。這種物質，是介於植物和動物生命之間的东西，差不張濕紙上這原形質開始形質了。在這已經是純原，多生長，漸漸蔓延。並且把凱木普博士灑在上面的雀麥粉也吞下去，消滅了。這活的膠質物，繼續生長着，不久就長成一層厚片，可以割下來，作試驗之用。

把原形質放在不到一英寸二百五十分之一的薄膜套裏，原形質就能造出細胞來。細胞是建築活物質所需用的磚塊，生物學上的研究，只研究到細胞，科學家相信細胞裏面就含着生命之謎的答案。

近年來，實驗室的科學家已經探知許多關於細胞的事實。他們觀察那些微小的東西，像『阿米巴』那樣地分裂為二。他們研究細胞內『染色體』(Chromosome)那些奇異的絲和塊——這種線狀的物體，是維繫『遺傳因子』(Gene)之用的，而『遺傳因子』是細胞內的原質，它的功用在於傳遞人的遺傳性。他個發現一

個「染色體」含着成千累萬像分子那樣小的「遺傳因子」。

幾個月前，康涅爾大學的科學研究員梅克林脫克（B. McCleintock）告訴我們一個重要的發現，就是原形質上那些幾乎看不見的微點，在細胞分裂的時候，是產生「染色體」的主要發動者。近來他又作進一步的試驗，結果居然能替這些微點攝了一幀相片。據梅克林脫克的意見，這些微點是由一些尚未發見的化學物混合而成的。

根據活細胞試驗的結果，不用牡兔交合也能夠生小兔這種事，在將來是有可能的。哈佛大學賓克士博士（Dr. G. Pincus）現在正努力作這種研究。他從一隻母兔身上，取出一個卵細胞，用化學物使之受胎，把它移植到另一母兔身上，這卵細胞居然發展成一個小兔胎。把這種卵細胞加熱，使它達到華氏一百十三度，也能起受胎作用。

在 Woods Hole 地方，有個美國生物實驗家，居然比賓克士博士還高一籌，不用雌性和雄性的動物，也能產生出活的動物來！把未受胎的海獺的卵細胞，放在離心機裏，旋轉起來，使它發生比重心引力大一萬倍的力量。哈威博士（Dr. E. B. Harvey）曾用這方法，把卵細胞分成兩個。她（即哈威博士）把那些未合細胞核的碎塊挑出來，用化學的方法，使之受胎，然後把它放在海水中，這卵細胞的碎片，就能發展，長成一種生物，能夠活着，能夠行動，但是這生物是未經雌雄性的交合而生產的。

生命和生命過程的研究，新近又有驚人的成績，就是關於性的方面，生育的方面，和生命的開始方面。

美國新近接到瑞士傳來的消息說：著名化學家魯齊加博士 (L. Ruzica) 已經創造出一種人造的性刺戟素 (sex hormone)，這種刺戟素是一種化學物質，滲入血液中，由一器官流入另一器官，而促進官能的動。魯齊加博士把這人造的刺戟素，注射到牡雞身上，牡雞的雞冠，便迅速地生長起來，比尋常的速度要大五倍。

美國農業部實驗室碩雷博士 (F. M. Scherby) 曾費了數年工夫，研究植物細胞和葉綠素 (chlorophyll)。葉綠素是樹葉上一種綠色原素，碩雷博士曾說：葉綠素對於植物，恰像血液對於動物那樣重要。

植物的生命和動物的生命，彼此的關係十分密切，所以植物生命的神祕，也就是動物生命的神祕，因此，科學家現在正企圖打破葉綠素之謎。奇形怪狀的植物細胞，對於研究葉綠素是很有幫助的。麥杜各博士 (D. F. MacDougal) 用細胞的莖 (cellulose capsule) 製造出一種人造的模仿細胞，他把它與膠狀的物質混合在一起，然後加上些酸液。他作這種試驗的時候，把人造的假細胞泡在鹼性液體裏，經過好幾天，假細胞仍然含有酸性，恰像人身內酸性細胞在鹼性血液裏一樣。

另外一個科學家，名叫斯伯爾博士 (M. A. Spaehr)，在加州生物學試驗室裏，裝置一個細胞模型，像真正活細胞一樣，能夠呼吸。它能夠吸收養氣和糖質，再把它們變成二氧化碳和水，像活細胞一樣。

科學家現在正在用這種細胞模型，和能維持生命及模仿生命的複雜機械，去尋覓生命祕密的新線索。現在各專家正在分頭尋求這種知識。他們所得的結果一旦合攏起來，成爲一條豁然貫通的理論，我們就可以對生命是什麼這個問題，作一個完滿的答案了。

一 百年 內  
科 學 家 的 責 任  
史 丁

美國賓州佛蘭克教授 (Prof. Thyndall Franck) 最近發表了十二個現世最重要的問題，據說是科學家在百年內應得予以解答的。有許多人以為可以發明的東西，都已被別人捷足先登了，其實不然。以下這十二個問題，你我都有予以解答的機會：

- (一) 延長人類平均壽命至一百歲。
- (二) 癩症、花柳病與關節炎之速治與痊癒。
- (三) 控制或消除一切痛楚。
- (四) 發明於二十四小時內環遊世界之安全旅行方法。
- (五) 傳遞電力，不藉電線並不耗電力。
- (六) 大量生產無線電播音機與收音機，其大小與手錶相彷彿。
- (七) 藉星球交通機器，作地球與月球間之交通。
- (八) 創造完美的人造日光。
- (九) 化學營養品與化學食物之普遍化。
- (十) 把女性美保持到老年。
- (十一) 發明彩色之立體電影，使觀眾得到實體感覺。
- (十二) 發明一種新藥方，使服該藥者滿足肉慾快感，而無任何流弊。

——譯自匈京 Budapest Az Est





地球上的東西和那些在天空怒吼着噴着火焰的  
宇宙物體比較起來，真是多麼渺小啊！

## 太空漫遊記

央伯

——Morris Markey原著，節譯自美國 McCall's 雜誌。——

我在美國加州的派薩鄧那 (Pasadena) 坐上汽車，駕着一條荒涼崎嶇的路駛到山上。在那兒，我離月亮只有五百哩了。把月亮看得這樣親切，真有點着急。那銀色的臉上佈滿痘斑。日常看慣那模糊瀟灑的樣子，變成許多大火山口和凸出的高山了。

一個鐘頭的汽車把我帶到威爾遜山觀象台裏，那兒有世界上最大的望遠鏡。只要把眼睛放到那透鏡上，我就像衝出了無限距離，處身在舉目無際的空間一樣。

關於那望遠鏡的事實，我是早已知道了的：第一點，牠不是一塊透鏡，而是一個直徑一百吋，用玻璃造成的反光鏡。牠是先在法國澆成，然後運到美國來的。在這裏再用了六年光陰，由工匠磨成一個非常準確的曲面。差不多每天都用棉花和粉去揩牠。這鏡鑲在一個大管底端的框上，管口正指着天空。鏡面所得的影像，再經過許多別的鏡反射到目鏡 (Eyepiece) 上來。大管掛在一個鋼架上，鋼架再浮在一桶水銀上。這些東西雖然共有

一百噸重，可是却裝得非常靈巧勻稱，可以隨意使牠跟所要觀測的星球一同移動。

用這個望遠鏡可以看見些什麼呢？起初只見滿天星斗。眼睛好的人在天清氣爽的晚上，不用望遠鏡也可以看到六千顆星。我的引導員是觀象台裏的一位職員，他把那管子搖到一面去，再請我看。起初我只能看見一個暗淡的光暈。可是當我的眼睛看慣那些閃耀無常的光線以後，我看見一團中心光明而四邊模糊的火球，有許多半透明的長光線，變成曲線，向外散出。牠發出一陣閃光，其後就一直保持着相當的光度。

『你正在看「仙女星座」(Constellation Andromeda)中的「旋渦星雲」(Spiral nebula)』引導員說。『牠也是一個宇宙，像我們的宇宙一樣，繞日而走。中間那點白光，就是牠的太陽。那些光綫就是雲狀的恆星和行星，和我們的天河相似。射入這管子裏的光，在一百萬多年前就由那堆星雲開始發出來。牠一直保持着每秒鐘十八萬六千哩的速度。那堆星雲現在也許已經不在那兒了。我們所看見的是牠一百萬年前的樣子。』

『像這樣的星雲，不知還有多少——其實是千千萬萬個的宇宙。牠們多數比我們這個宇宙大。有些正以每秒鐘一萬哩的速度，飛離我們這太陽系。有些中央星（就是牠們的太陽）的直徑，比從我們地球到太陽的全程，還大兩倍多，那就是說，多出了二萬萬哩。』

他移動那大管，目鏡上立刻星光燦爛，一堆美麗閃爍的小東西，像幾百顆鑽石襯在一塊黑天鵝絨上一樣。『那是「武仙座」(Constellation Hercules)中的大星團，』他說。『你所看見的是一千二百餘顆星，都聚作一團的。牠們離這地球大概有三萬光年左右。』

當我正在凝視這些可愛的珍寶時，他繼續說下去，「我們在這裏從事日常工作時，很少用眼睛去看，我們差不多全靠所攝到的照相去工作。我們也常常用分光器，去觀察構成每顆星的物質，和牠在那些兇猛的旋渦中起些什麼變化。我們還能用相當的儀器，準確地量出每顆星所發出的熱量——因為甚至那些最遠最微的閃光點，都有非常小量的熱度發射到地球上來的。」

總試驗所在派薩鄧那。測量的結果都送到那裏去研究。不過山上永遠有若干人在不顧家室地工作着。在冬天的時候，大路因為積雪，不能通行，他們得爬九哩的山路，到六千呎高的山上去。台長的命令說，這樣值錢的儀器，不能讓牠一刻休閒，必須儘量應用。

台上有六位職員，是畢生研究太陽的專家。陽光永遠逃不出他們的儀器。太陽的影像經過一個特製的望遠鏡，投在一塊四方形的白紙上——一個白圈裏面，有許多正在伸縮的星點。這些太陽黑子，似乎是從太陽內部噴出來的一堆無火的冷氣體，也許牠們早已燒完，或本來是一種不能着火的東西。牠們按期伸縮隱現的現象，在地球上發生很大的磁電擾亂，使無線電和電報大受影響。同時，牠們對於地球的氣候，也有一種很確定的影響。天文學家將來一定可以根據太陽黑子的變動，去預測氣候的長期變化。

在談話的當兒，指導員把望遠鏡移動，眼前立刻現出一個美麗的黃金色桃子，在地球的大氣中閃爍着，近得好像可以用手去摸似的。他說，「那是金星，是離我們最近的行星，和我們地球大小差不多。並且，牠與太陽的距離，也和地球一樣；這就是說，那邊的氣候，和地球的大略相同，所以和我們同樣的生物，在那裏有存在的可能。

可是我們對於金星的智識還不多，因為牠老是給雲封蔽着，從來就沒有人見過牠的表面。這也許是金星能養活生物的又一證據。因為有雲就有水氣，而水是生物所需要的東西。」

我說：「火星呢？」

「關於火星上住着人類或任何生物的傳說，我們這裏沒有人看到絲毫可靠的證據。一來因為牠離太陽遠，所以氣候非常之冷。水氣是有的，因為那邊的雲量是會增減的。那些線條，看來像是勻稱的圖案似的。有些理論家說，那是人造的運河。這種理論對不對，現在還沒有人敢說。像你我這種血肉之軀，自然無法生存於火星之上。不過那兒也許有些智慧的動物，正在望着我們說：『人類不能住在地球上，他們會熱死的。』」

他一面較準望遠鏡，一面說：「現在我給你看看最偉大的壯觀。」

我看見土星，那真是天空中的奇觀。在遠遠廣大無垠的黑天中，孤獨地顯出一幅奇光耀目的圖案。我看見土星和牠的三條腰帶，三個異常清楚的大環，繞在一顆橘子似的地球之上。

他說：「那些長環不是液體，也不是氣體。牠們是星塵，繞着行星旋轉的小東西，像我們的月亮繞着地球一樣。長環的內層，離行星的表面大約有七千哩。那些長環薄得和刀口差不多，我們每隔十五年，就有一次看不見牠們，因為那時候牠們的薄邊剛好對準着我們。」

我說：「這真像是一場夢。坐在這裏望着牠，真有點奇怪。世上簡直沒有地方和牠相似。」

他說：「星球就是由這些宇宙塵造成的。牠一直在轉着，結果自己聚成一個球體。以後那些包含在塵，氣體，

和固體中的原素，也許會發出火焰來。」

我說：「我可以看『俾達該斯』(Betelgeuse 係「獵戶座」中之第一星，光度最大——譯者註)嗎？」他把『俾達該斯』找出來，我看見牠在那裏發出火焰。整千整萬的太陽，滾成一個實體。我好像聽見那不能相信的洪爐的吼聲，在長夜中沸騰着，從無窮遠的上古，一直到不可計算的將來，永遠在燃燒着。我想起琴斯(Sir James Jeans)在他一本書裏所做的比較：人類所知道的東西，最大的是『俾達該斯』，最小的是電子。由體積的大小說來，人類剛好介於兩者之間。

我把這件事告訴我的朋友。他說：「琴斯還說過，天上的星和地球海灘上的沙一樣多。這說法很難找出證據，不過在原則上是對的，因為星的數目差不多是無窮的。而且在那不可想像而又不能看到的空間外，還有些什麼東西呢？」

「我們永遠看不到那盡頭的。」我說。

「因為實在沒有盡頭啊。」他說。

當我下山的時候，城市對於我好像沒有以前那樣偉大了。街車，電影院，汽車站，和高大的建築物，都失去了牠們的威力。地球上的東西，和那些在天空怒吼着，噴着火焰的宇宙物體比較起來，真是多麼渺小啊！再回到我們這個佔着天空一小角而旋轉着的小泥丸裏來，真是多麼渺小啊！

## · 地 · 球 · 的 · 誕 · 生 ·

(杜尤節自英國祈斯爵士原著的神秘宇宙)

據我們所知，比地球小的星球，實在很少。大多數的星球，容積比地球大幾千幾百倍。把幾千顆地球擺在這些星球中，還有許多空隙可以留出來。我們用天文鏡一照，不時可以看見比地球大幾百萬倍的星球。全宇宙星球的總數，大約與全世界海濱的細沙一樣多。這樣一比，我們就可以曉得我們老祖家的地球，和整個宇宙比較起來，是小得多麼可憐了。

這一大羣星球，不斷地在空間運行着。有一部份星球，成羣結隊在空中旅行，可是大部份都是孤獨的旅行者。因為宇宙之大，非吾人料想所能及，所以空間的星球雖是這麼大，又這麼多，可是要叫兩顆星球走得互相逼近，幾乎是萬不可能的事。在大半的時候，每顆星球都是單獨地運行着，好像萬頃狂洋中的孤舟一樣。假如要把星球當做船舶，那麼每一隻船的最近距離，總要在一百萬英里以上了。這樣一看，我們就很容易明瞭海中的船舶為甚麼難得碰頭了。

在約莫二十萬萬年前，千載一時的事情發生了。當時有一顆星球，竟走近太陽了。正像太陽與月亮在地球上引起浪潮一樣，這一顆星球一定也在太陽面上掀起浪潮的。可是這些浪潮，和渺小的月球在地球的海洋中所引起的小潮水，一定大不相同；當時太陽的表面，一定起了一陣很大很大的浪潮，這陣浪潮越來越高，高到和大山一樣，當這顆星球逼近太陽時，太陽上的浪潮更高到不堪設想了。在這顆星球退開之前，其引力大得把這大山似的浪潮激成小碎片了。正如海中的浪尖，跳出水花一樣。從那時起，這些碎片一直循太陽的週圍旋轉着。這些碎片都是星球，其中有一顆就是地球。



一個人與同性的朋友交往時，也許有這種習慣，可是對異性却沒有。這樣說來，他的個性祇能運行於半個世界中。

## 個 性 測 驗

孔斯文

—— Henry C. Link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十一月 Reader's Digest ——

個性素來是被認為不可摸捉的東西，某一種人有個性，某一種人缺少個性。可是現今個性是和學術上的智力一樣，既有一定的界限，又是可以測驗的。同時，我們也發現個性正和思想一樣，是可以訓練出來的。

我們向來所熟悉的「I. Q.」或智力商數 (Intelligence Quotient) 是測驗學校中所需要的智力的標準——測驗一個人對於人情物理的智識。「P. Q.」或稱個性商數 (Personality Quotient) 是測驗一個人對於人情物理之反應的新標準。這是一種尺度，用以測量人類處世所必需的各種性格。從這種個性測驗，我們曉得那種喜歡跟別個小孩玩耍的兒童，比那種大人不許他們去和吵鬧的遊伴厮混的小孩，有較好的個性。我們也曉得那種時常參加競賽遊戲的兒童，往往比那種偶然參加或不參加遊戲的小孩有較好的個性。從這種測驗上，我們更曉得一個人個性退化時，思想還可以進步。

我們的所謂個性者，是指我們能叫別人對我們發生興趣，或影響別人的程度而說。在求業時，在要求加薪

時，在交朋友或保持友誼時，我們非叫別人對我們發生興趣，或影響別人不可。在商界政界，或一切的社交中，就是由訓練得來的。是有正確的思想，和優良的品性，假如沒有堅強的個性，也是很不利。這種影響別人的能力，是由訓練得來的。習慣與技能造成的。一個笨小孩，由不斷的努力，學會了打網球，這樣就獲得一種個性習慣，叫他能夠叫別個小孩對他發生興趣，叫他能夠影響別個小孩。

要有堅強優良的個性，並不一定要學打網球，或是學習別種遊戲或技能，可是某一部門或是幾種學得的技能却是必要的。測驗個性商數的目的，是要決定那一類的習慣是重要的，以及一個人能養成多少習慣，或在養成多少習慣。

四年來，我的同事和我不斷地在發展這種測驗。我們已經測驗過兩千個高等學校的男女學生，和正在造成新習慣的兒童，特別是對異性方面所造成的新習慣。在幾年之內，由多數心理學家的合作，大約有五萬個青春時期的男女青年，將受同樣的測驗。這當然不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由心理學家設計的個性測驗，可是據我們所知，這是第一次把個性上的各種特點合併起來的個性測驗。

這種個性測驗包括兩百個問題，每個問題代表一種習慣，一些同類的習慣，或是一種態度。這些問題非常有趣，所以受測驗的兒童，在回答問題的二十分鐘中，往往把自己都忘了。這些問題是事實的問題，而不是意見的問題。在必要時，可以請父母與師長一同校正那些答案。

習慣中被認為最重要的，是那些與體力有關係的習慣。兒童所學習的各種團體遊戲或運動，對於個性都



有很大的幫助。在一日之中，把個人的體力充分利用，這在獲取堅強的個性上，似乎是一種基本條件。那種素來依時上牀，上牀後差不多立刻入眠的兒童，往往比那種上牀無定時，上牀後臥在床上胡思亂想的兒童，有較好的個性。那種利用空間去讀許多書，不去和別個小孩接近的兒童，那種私人練習特種技能（如音樂）的兒童，其個性商數，往往較低。

那些在星期日到主日學去，或父母在星期日去做禮拜的兒童，往往有較高的個性商數。可是加入童子軍，加入男女青年會，或是參加學校樂隊，對於兒童的個性，有更大的幫助。記憶並背誦一個好故事，介紹人家相識，出去時與友朋相偕，而不是形單影隻，問候人家，不「坦白地」去批評別人，常想見人，在委員會中服務，這種種習慣，都能使一個人有較高的個性商數。

一個人對於同性者的關係中，也許有這種種的習慣，可是對於異性却沒有。這樣說來，他的個性祇能運行於半個世界中。那些學跳舞的兒童，那些去參加男女茶會的兒童，那些入學時常和異性同行的兒童，那些參加學校課外活動的兒童，往往比那些沒有這種習慣的兒童，有較高的個性商數。那些有這種習慣的兒童，往往做些短期工作掙錢，來償付這種社交活動的費用。

在個性測驗中，那種得工作掙錢的兒童，分數高過不必做額外工作也有零錢可用的兒童。經濟獨立在個性與幸福中，是一個最重要的成份，不能自立的小孩，其個性商數總是較低的。

在這種測驗中，無論兒童所從事的是關於那一方面的活動，似乎都有一種固定的公式：那種專做自己所

喜歡做的事，在自己喜歡做時才做，以及隨己所欲地去做。兒童，其個性商數，往往較低。有一種兒童，常常做許多自己不喜歡做的事；因為別人告訴他說這些事是對的，而且是必要的，於是他便去做。這種兒童的個性商數，總是較高。比方說，他們對於向來所不喜歡的人，也作友誼上的交往。雖然辦事很多困難，可是他們還是繼續在委員會中服務。雖然他們球打不好，覺得難以爲情，可是他們還是繼續練習。雖然做短工妨礙到他們嬉戲的興趣，可是他們還是去做。這種兒童自然而然的發展出一種多方面的技術與能力。結果他們比那種爲所欲爲的兒童，反而能夠得到更多的興味，能與各種各類的人交往。

在發展堅強的個性上，訓練是一種基本條件，要教兒童去利用情感的衝動，以從事於較有價值的事工，最重要的時期是當他們年紀輕，不很懂事，也不至故意違背別人的話時。

個性商數較低的兒童，普通都有下述的特點：他們時常感覺疲倦，不想做事。他們事情做得越少，便越覺得不想做事。他們說「這事情我做不了，」或是說「那件事我做不好的，」於是便輕易把他們所該做的事放棄了。當事情不如意時，他們便鬱鬱不樂或大發脾氣。他們干涉別人的談話，批評別人，可是却痛恨別人批評自己。大人替他們做的事情已經太多了，應該勉強他們去做自己的事才對。

從這些事實上，我們在個性測驗中，可以看出一種可驚的總結果。有許多高中三年級的學生，和初入中學的學生比較起來，雖然年紀大了五年，也多受五年教育，可是他們的個性，不見得就比初進中學的學生更堅強。有些兒童的個性進步了，可是有些却退化了。後者所得到的書本智識雖然增加了，可是他們影響別人的習慣

却減少了。別個研究個性問題的心理學家，也發現同樣的結果。有一位心理學家，研究十一萬受救濟的失業者，看教育的程度，對於重新受僱的速率有什麼關係。除了在少數的技術職業以外，他發現受過初小教育與受過大學教育並沒有多大分別。有一種比學校教育更要緊的東西，是一種重要的因素。另外一位心理學家，測驗一萬個成人的個性與智力，發現普通的智力與個性並沒有關係，學校教育的程度與個性也沒有特殊關係。在一九三五年，有些心理學家發表研究婚姻成功因素的結果。他們以四百六十二對夫婦作為測驗對象。那些度着幸福的婚姻生活的配偶，其個性商數是比那些離婚的或無幸福可言的配偶高得多的。

對於個性的瞭解與測驗，是近年來心理學方面一件最重要的貢獻。個性測驗雖未達到完美的境地，可是目前的測驗，結果都大同小異，這些結果與智力測驗的結果往往是相反的。

智力的長進與個性的不長進或退縮，是今日我們教育制度所應解決的最大問題。個人的幸福全靠着這問題的解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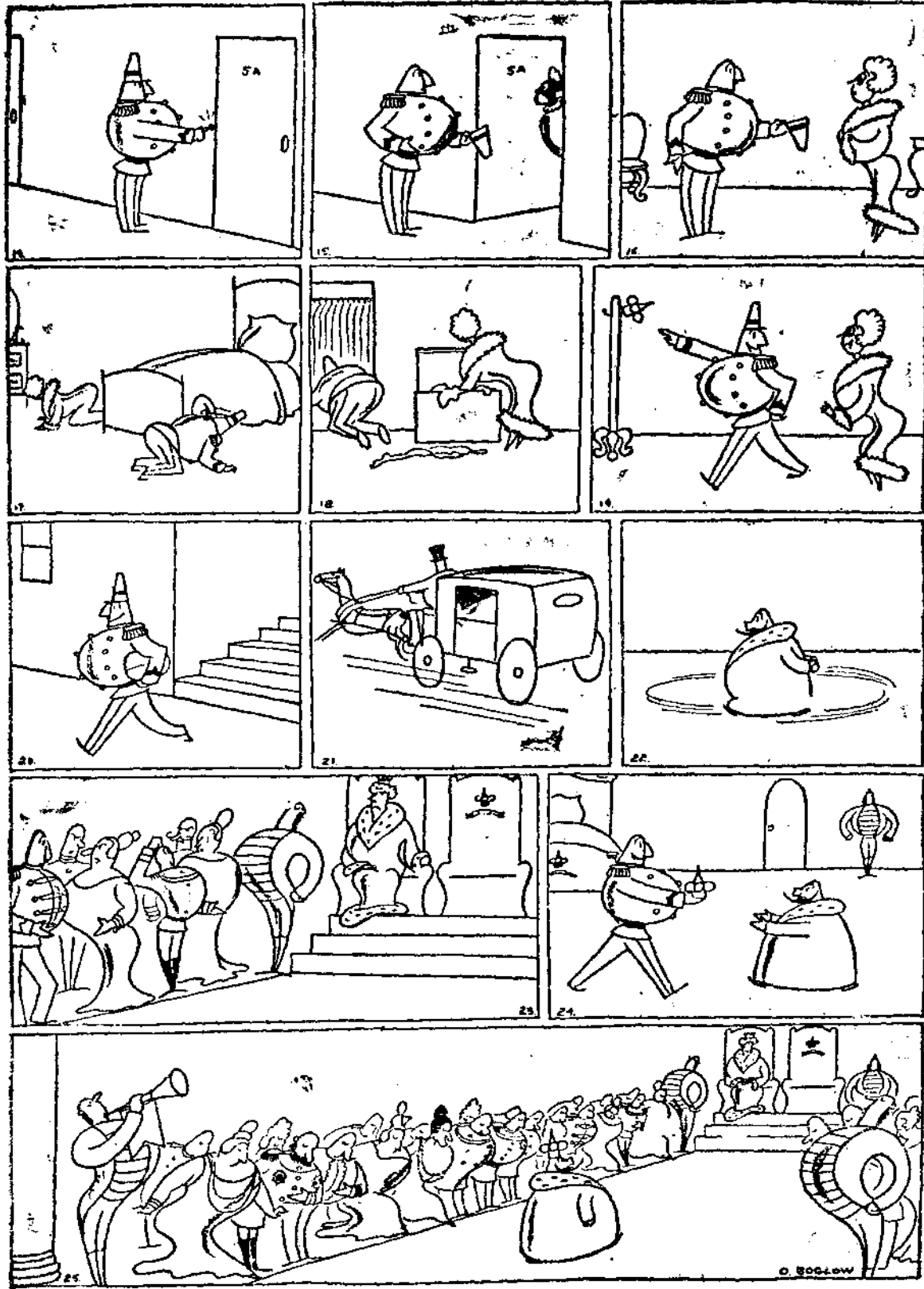
### 快樂秘訣

某東方皇帝，因為時常覺得不開心，便去請教一位哲學家，問他有甚麼法子可得快樂。哲學家叫他去找出國內最快樂的人，把那個人的襯衫拿來穿，那位皇帝找了許久，才算找到這人——可是這人身上並沒襯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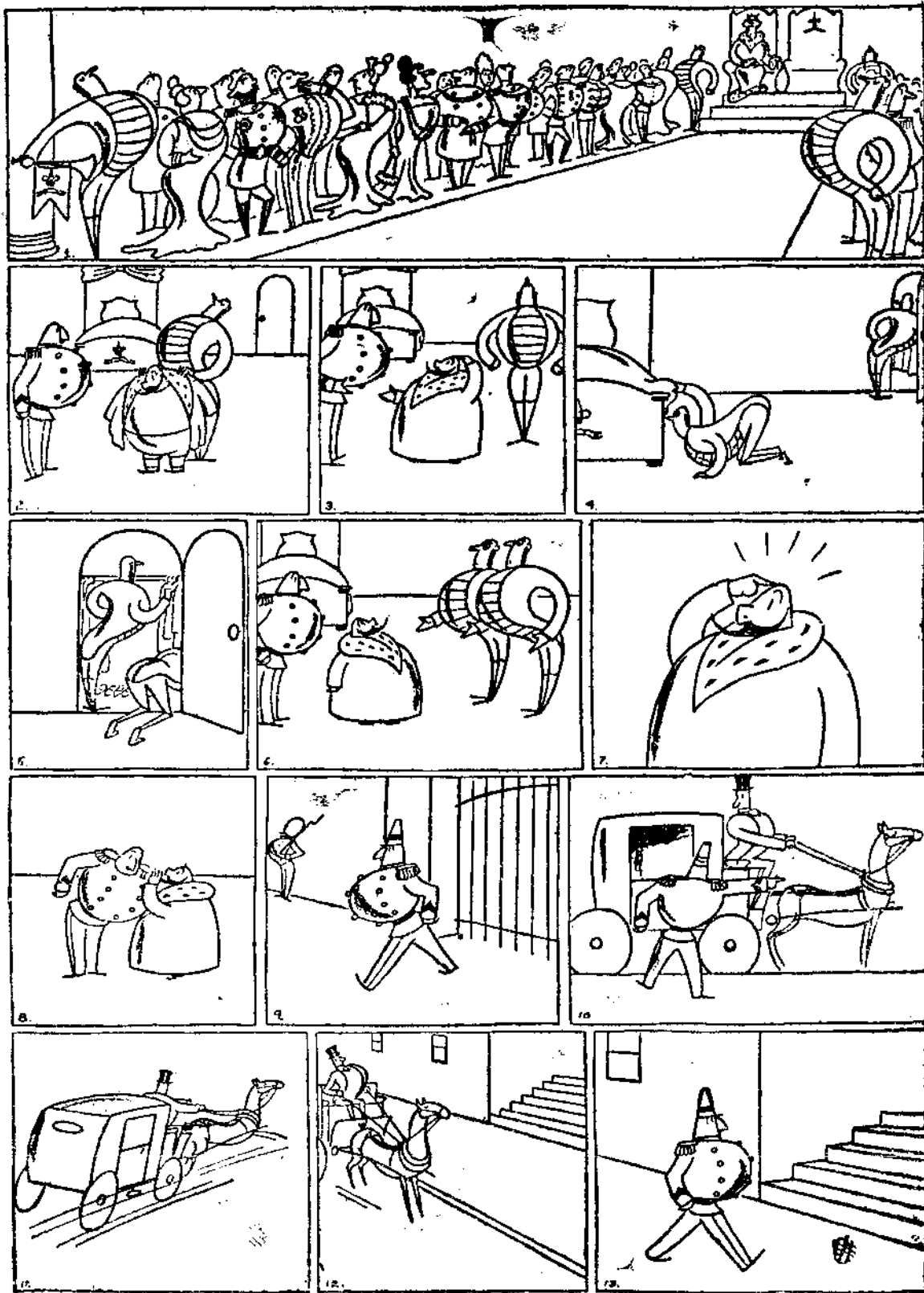
Darlington 博士

Thomas

轉載紐約客



# 失帽秘史





今日的教授法是在鼓起並且維持學生的興趣，指導他們自動地去開拓智識的園地。

## 教學新法 三思

— John Richmond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六年

三月一日倫敦安樂椅科學雜誌。

「教育是世界上最大的東西。」

這句話不是甚麼著名教育家的宣言，而是一個小孩子的老實意見。他破題兒第一遭在教育中看見世界不可思議的異象，自然而然地發出這種感歎來。

他的話委實是很有道理的。

年青的人覺得這世界是新奇的，他不斷地問道：「爲甚麼？」「怎麼會這樣？」他走過教育之門以後，終於看見一個比他的夢想還要奇妙的世界了。

今日有許多批評現代教育制度之不良，指出

它的缺點來。我們當然不能說現代教育制度沒有缺點，可是將它和幾十年前的教育制度比較起來，我們就可以看見進步的神速了。我們的曾祖如果生在今日，看見我們給學校兒童那麼大的自由和發展個性的機會，一定會大驚失色的。過去的學校兒童是「像蝸牛那樣，老大不願意地爬到學校裏去」的。這種有點可憐的情景現在已經看不到了。今日的兒童是以「上學爲樂事的，大家帶着書包向學校狂奔，『看誰先到！』」

今日的學校兒童對讀書覺得很有興趣；這是不足為奇的，從前那種注重「讀、寫、算」的教學法，平凡而乏味，使教師學生雙方都覺得吃力不討好，視上課為厭倦的刻板工作。今日的教授法是在鼓起並且維持學生的興趣，指導他們自動地去開拓智識的園地。總而言之，他們是「富於感受性和容納性的。」

有一間公共學校對各級學生講授天文學一科。教授這種科目是相當困難的，尤其是對低級的幼童。有一位教師想出一個很實際的方法。依他的主張，兒童對於日月星辰及其在天空的地位，應該有相當的智識，可以不必靠時錶和指南針，而尋出它們的位置和方向。這種見解是十分高明的。

這位熱心的教師覺得普通的星辰圖雖則很好，可是還不夠需要，所以他異想天開，拿一支張開的雨傘去代表包羅萬象的穹蒼，傘底畫着夜空的星辰位

置。教師就用這個模型去教學生，學生對這新奇的星辰圖興趣濃厚，進步甚速。

這間公共學校也教學生怎樣製陰影時間表，以衡量自己的影兒，察知時辰。天文學並不是容易教授的科目，可是一年級的學生一旦發生興趣，將來便不會遇到甚麼大困難了。

兒童初次學畫人像時，總是畫得很醜陋難看的。人像沒有頸項，頭部太大或太小，手臂及腳腿都很古怪。

有一位懂得最新教授法的教師對學生們說：「你們試量一量自己的身體，觀察各部的大小分配，便可以看出你們所畫的人像錯在何處了。」

那些學生聽見教師的話，大家就互相衡量身體，把所得的正確結果和所畫的人像作一比較，同時遵從教師的訓示去畫；後來他們經過幾次的練習，居然

能畫出一些身體各部頗為均衡合稱的人像。

有些德國學校在冬季那學期教學生下棋，特製大棋盤懸在課室的壁上，使學生一目了然，知道棋子移動的情形。教師又鼓勵學生自製棋盤，指定一些特殊的棋局，使他們帶回家去練習，成績如何，須於翌日報告。教師接到各生的報告之後，便選出兩個成績最佳的棋手，請他們用壁上的大棋盤對抗，以供全級學生的參考。下棋可以訓練學生的思想能力，同時可以鼓勵他們別出心裁，另闢蹊徑的勇氣。

有些學校鼓勵兒童練習演講。普通的兒童常常有其特殊嗜好，或自己感覺特別有趣味的題目。如果兒童有機會可以向級友作十分鐘的演講，講者和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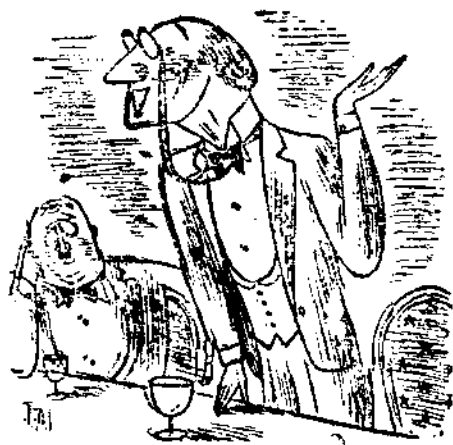
者雙方都能得到很大的利益。演講是訓練兒童發表口頭意見的絕妙方法。有一級年紀都在十一歲以下的小學生曾受過這種訓練；他們所選用的題目有『飛機』、『短尾鼯鼠』、『煤礦』、『機關槍』、『蜜蜂』等等，真是五花八門，妙趣橫生。教師和同學無疑地會聽到許多聞所未聞的新智識！

教育的一個主要目的是在刺激學生的心思，使他們願意學習，同時教學生怎樣用頭腦，怎樣吸收週遭的智識。如果我們相信這個原理，那麼我們當然應該以學生為本位，努力向這方面去發展，造出一些更新更好的教育方法。

★ 君 既 係 西 風 忠 實 讀 者  
請 介 紹 親 友 長 期 訂 閱

★





平衡的情緒是比平衡的智識專業重要得多的。

## 心 理 療 病 術

胡 悲

——節譯自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新聞學系教授 Walter B. Pitkin  
原著之“Take It Easy”一書，該書出版於一九三五年——

情緒，態度和感覺，是無形的炸藥。其爆發有時是猛烈的。有時情緒在你心中爆發起來，而你外表上却能坦然處之。若無其事。假若有一種情緒叫我們內心能鬆弛而不緊張，我們就說那情緒是好的。比方說，普通講來，悲哀是令人很不舒服的；但是我們都曉得『痛痛快快地哭一場』的利益。

普通情緒緊張的惡劣結果，往往發生在消化道上。有時候喉嚨緊張得可怖。肚子也緊縮得不能消化。有時候結腸的痙攣產生了便秘，潰瘍，和盲腸炎。這種病痛不是由短短幾分鐘的小刺激而來的。而是由長期的恐怖，憂慮，或暴怒的刺激，在內部肌肉上造成了一種習慣以後才發生的。

因過分的憂慮所引起的肚潰瘍，往往可以由放寬心事治愈。最近有四位哥倫比亞大學教授報告說，有十二個這種病人，在聽了心理學家關於情緒緊張與鬆弛的演講後，病都霍然而愈了。在每次聽講完畢以後，聽眾都喝冷水。這便是全部的療治手續。在六星期末了，除了兩個病人以外，其餘的都可以吃他們所喜歡吃的東

西了。耶魯大學醫學院的沙利文博士 (Dr. Albert J. Sullivan) 相信四分之三的潰瘍結腸炎，是由情感的擾亂而來的。消化道中會發生一種自食症。情感有時候使消化道受過度刺激，使消化道產生高速度消化力，結果把消化道的表層也消化掉了。沙利文醫生最近報告說，消除憂慮往往把病人這種病症治好，「好像是用魔術醫的，」醫藥治療法始終還沒成功過。

最重要的問題是：抱那一種情緒和態度最好。平衡的情緒生活是比平衡的智識事業重要得多的。假如我要在不幸中有保持甯靜的能力和有說流利德語的才能兩者之中選擇一樣，我是會毫不躊躇選擇前者的。

你情緒緊張。你不能消除你這種煩惱。你希望立刻得到援助。我們能替你想出什麼辦法呢？第一，要練習從容地工作，養成一種鎮靜和常專注的習慣。

去年有一晚，我向某商人報告一個和他的事業有關的農村情形。他是一個賺了大量財產的人。他用精力的時候是非常經濟的。

當我開始我的報告時，他沉坐在安樂椅中，閉着雙目，頭部低垂在胸。他似乎是在昏睡狀態中。我說了約莫四十分鐘的話，在這四十分鐘中，他好像失了知覺似的。當我說完時，他突然精神煥發，問了幾個問題，在三十分鐘中決定了他對於這件事的意見。他爲了這件事，把情緒完全鬆弛下來，把所有沒關係的刺激盡量隔除，閉着眼睛使他的耳朵能夠全神貫注。他的聽覺完全歸順就範，我所說的話容容易地鑽入他的耳中，和他記憶中有關係事連結起來。

傑各遜(Edmund Jacobson)的奇論說：「不要試行鬆弛情緒！停止試行鬆弛好了！」他的話是對的，因為無論試行怎樣結果是使肌肉工作的。摹倣閒靜的人，學上懶惰的輕鬆、溫暖、幽爛的感覺。一種最好的古法是面向地板而臥，把全身投靠地面。你假使把這法子學好，這就叫完全的鬆弛了。

我們大都不會把身體盡量地伸展。摹倣貓兒，它在臥得很安舒與閒適的。把腳指向下伸展，把手臂努力向頭上伸，同時伸直手指。一直伸到不能再伸。

每在緊閉雙目半小時後，站起來伸展你的身體。慢慢地散步。最好能夠呼吸些新鮮空氣。用一套肌肉把手臂伸直，再用相反的一套肌肉試把手臂拉回肩部。假如你眼睛緊張而沒帶着幻視的現象，這大概是由吸烟太多的緣故。因為『尼哥丁』會麻醉許多人眼部的小肌肉，尤其會阻礙它們做近視的工作。別種原因也會引起同樣的病狀，所以不要因為戒烟無效而失望。至少這種實驗是值得試的。

一根緊張然後鬆弛一會的肌肉從來不會遇到困難的。可是縱使是一根不重要的小肌肉，假如長時緊張，也要發生一種病的。一個在過高的桌上工作太久的主婦，也許會覺得疲乏不堪，而以為是因為工作過度才這樣的。許多打字員因為姿勢不良，與打字機所擺的位置不好，而發生焦急易怒或打得不準確的現象，其原因是因為受肩部或臂部肌肉小緊張的刺激，這種原因往往連患者本人也不大覺得的。

有幾個明理的工廠老闆，懂得寓休息於工作的祕密。他們叫工人在每小時中停止工作一兩次，去做一些與原來工作完全兩樣的事。在賓州(Pennsylvania)的紗廠紡織部裏，更換工人的比數是百分之二五。(意思

是說在每年裏兩個半工人做同一件工作，至於別部裏工人的更迭數目，却祇有百分之五。紡織部的工人多患神經炎，脚疾，和憂鬱症。

於是工廠當局就規定了一種休息時間。每兩小時強迫每個工人平臥休息，讓肌肉鬆弛十分鐘。情形就完全改變了。憂鬱症不再發生了，出品產量增高，工人們也初次賺起紅利來了。在第一年終，沒有更換工人的事件發生。每個工人都釘住他的位子！

有些最討厭與麻煩的緊張是由恐懼來的；最可怕的恐懼是無名的恐懼。覺得有一種危險，而不明白是那一種危險，會陷人身於極端緊張與恐怖的狀態中。從你曉得你所怕的是什麼東西那秒鐘起，你就開始覺得舒服好過了。

這裏有一條簡單的原則。當你覺得憂慮，恐懼和緊張的時候，停下來問你自己說：『唔，我在憂慮什麼東西呢？我到底怕什麼東西呢？』找個準確的答案。這麼一來，你的困難已經去掉一半了。因為尋找答案本身就可以減少你的緊張了。

你如果會把引起你恐懼的原因加以分析，就可以開始作理智的計劃了。你一這樣做，就不至於再生恐懼的情感。你一曉得第二步要怎麼做，就可以擊破恐懼。這樣可以消除恐怖的緊張，解放肌肉去做所選擇的行動。

當你在和一種長期困難的境遇苦鬥時，試把你的困難分成每二十四小時一部份的單位。然後解決你每天的工作，完全忘記你未來十幾天或幾百天的事。不要妄想把全部的問題一時解決了。這就是英國人向來所

謂機會主義的要素，有人稱之為「鬼混。」這實在是心理衛生中一條最好的戒條。

芝加哥，約紐州，和賓州的瘋人院曾作過一種實驗，結果表明音樂對於瘋人有神奇的影響。一個把過去所有的事遺忘淨盡的人，在聽了一曲聲韻美妙的音樂以後，會把過去的事記得幾乎清清楚楚。一個一直在和他的守護人打架的瘋子，突然寧靜下來了。許多沉陷於深度自省的病人，在聽過音樂以後，居然清醒了。

平常人比那些可憐的變態者可以從音樂獲得更大的益處。當樂韻在空中飄蕩時，聽者的身心便會寬鬆下來；音樂有解放的魔力。許多人告訴我，他們起先不懂什麼是完全寬弛與休息的祕訣，後來把電燈關掉，開起無線電機的好音樂來，然後投身床上，才曉得完全休息的樂趣。

簡單說一句，寬弛的藝術是和「於工作中找快樂」的哲學相輔而行的。這種哲學也許不幫助我們在麵包上擦乳油，但是它幫助我們消化，這是毫無疑義的。

## 女人最重要的十樣東西

美國婦女雜誌社於去年春間，以「現代女人以為最重要的十樣東西」為題，徵求國內一般婦女的意見。下列係該社所得的結果，次第依重要性排列，最重要的排在前頭：

- |        |           |            |
|--------|-----------|------------|
| (一) 美麗 | (二) 感情與愛情 | (三) 經濟上的安定 |
| (四) 青春 | (五) 健康    | (六) 孩子     |
| (八) 家庭 | (九) 週遭的世界 | (七) 時裝     |
|        |           | (十) 娛樂     |

# 花 筆

她有一條可以剪齊圍籬小樹的舌頭。——

Somerville and Martin Roos

一對好像被大風由後狂吹着的耳朵。——

Katherine Brush

一個平庸的中年人，沒有一個仇敵，可是朋

跟狗尾一樣地善於詞令。——H. G. Wells

友們都不喜歡他。——Oscar Wilde

空氣像花的感覺那樣柔軟。——Somerville and Martin Roos

白雲在天空旅行的山。——R. L. Stevenson

set Maugham

她像陽光那樣靜悄悄地走進來。——W.

興奮的小泡沫在她的話裏破滅了。——

M. Thackeray

Lorraine Stevens

那條船用她的長槳在海面上朝着我們走

濃霧中的汽笛發着憂鬱的疑問。——S. B.

來了。——Joseph Conrad

H. Hurst

黑夜把黃昏的帷幕扯下來，用一顆星釘住。

黎明開始在天空徘徊着，把星兒一顆一顆

——G. L. Hill

弄熄了。——A. G. Rosman

鳥兒棲息在電綫上，好像音樂五線譜上的

跟鏡子一樣地無記憶力。——R. Gillmore

黑音符。——Thorns Smith

跟黑影一樣地沉靜。——W. Benton

大時錶像縫紉機那樣地把時間縫起來。

不幸之神曉得他的住址。——James Ste-

——Joseph Roth

phens

浮英對照浮生六記

“SIX CHAPTERS OF A FLOATING LIFE”

by SHEN FU

Rendered into English by LIN YUTANG

CHAPTER TWO

THE LITTLE PLEASURES OF LIFE

I remember that when I was a child, I could stare at the sun with wide, open eyes. I could see the tiniest objects, and loved to observe the fine grains and patterns of small things, from which I derived a romantic, unworldly pleasure. When mosquitoes were humming round in summer, I transformed them in my imagination into a company of storks dancing in the air. And when I regarded them that way, they were real storks to me, flying by the hundreds and thousands, and I would look up at them until my neck was stiff. Again, I kept a few mosquitoes inside a white curtain and blew a puff of smoke round them, so that to me they became a company of white storks flying among the clouds, and their humming was to me the song of storks singing in high heaven, which delighted me intensely. Sometimes I would squat by a broken, earthen wall, or by a little bush on a raised flower-bed, with my eyes on the same level as the flower-bed itself, and there I

浮生六記

沈復著

林語堂譯

卷二

——閑情記趣——

余憶童稚時，能張目對日，明察秋毫，見藐小微物，必細察其紋理，故時有物外之趣。夏蚊成雷，私擬作羣鶴舞空。心之所向，則或千或百果然鶴也。昂首觀之，項爲之強。又留蚊於素帳中，徐噴以烟，使其冲烟飛鳴，作青雲白鶴觀，果如鶴唳雲端，怡然稱快。於土牆凹凸處，花臺小草叢雜處。常蹲其身，使與臺齊，定神細視，以叢

would look and look, transforming in my mind the little plot of grass into a forest and the ants and insects into wild animals. The little elevations on the ground became my hills, and the depressed areas became my valleys, and my spirit wandered in that world at leisure. One day, I saw two little insects fighting among the grass, and while I was all absorbed watching the fight, there suddenly appeared a big monster, overturning my hills and tearing up my forest—it was a little frog. With one lick of his tongue, he swallowed up the two little insects. I was so lost in my young imaginary world that I was taken unawares and quite frightened. When I had recovered myself, I caught the frog, struck it several dozen times and chased it out of the courtyard. Thinking of this incident afterwards when I was grown up, I understood that these two little insects were committing adultery by rape. “The wages of sin is death,” so says an ancient proverb, and I wondered whether it was true of the insects also. I was a naughty boy, and once my ball (for we call the genital organ a ‘ball’ in Soochow) was bitten by an earthworm and became swollen. Believing that the duck’s saliva would act as an antidote for insect bites, they held a duck over it, but the maid-servant, who was holding the duck, accidentally let her hand go, and the duck was going to swallow it. I got frightened and screamed. People used to tell this story to make fun of me. These were the little incidents of my childhood days.

草爲林，以蟲蟻爲獸，以土礫凸者爲邱，凹者爲壑，神游其中怡然自得。一日見二蟲鬥草間，觀之正濃。忽有龐然大物拔山倒樹而來，蓋一癩蝦蟆也，舌一吐而二蟲盡爲所吞。余年幼方出神，不覺呀然驚恐。神定，捉蟆蝦，鞭數十，驅之別院。年長思之，二蟲之鬥，蓋圖姦不從也。古語云，『姦近殺』，蟲亦然耶？貪此生涯，卵爲蚯蚓所哈，（吳俗呼陽曰卵，）腫不能便。捉鴨開口哈之，婢嫗偶釋手，鴨顛其頸作吞噬狀，驚而大哭；傳爲語柄。此皆幼時閑情也。



When I was grown up, I loved flowers very much and was very fond of training pot flowers and flower trees. When I knew Chang Lanp'o, I learnt from him the secrets of trimming branches and protecting joints, and later the art of grafting trees and making rockeries. The orchid was prized most among all the flowers because of its subdued fragrance and graceful charm, but it was difficult to obtain really good classic varieties. When Lanp'o died, he presented me with a pot of orchids, whose flowers had lotus-shaped petals; the centre of the flowers was broad and white, the petals were very neat and even at the "shoulders," and the stems were very slender. This type was classical, and I prized it like a piece of old jade. When I was working away from home, Yün used to take care of it personally and it grew beautifully. After two years, it died suddenly one day. I dug up its roots and found that they were white like marble, while nothing was wrong with the sprouts, either. At first, I could not understand this, but ascribed it with a sigh merely to my own bad luck, which might be unworthy to keep such flowers. Later on, I found out that some one had asked for some of the flowers from the same pot, had been refused, and had therefore killed it by pouring boiling water over it. Thenceforth I would never grow orchids again.

Next in preference came the azalea. Although it had no smell, its flowers lasted a long time and were very beautiful to look at, in addition to its being easy to train up. Because Yün loved these flowers so much,

及長，愛花成癖。喜剪盆樹。識張蘭坡，始精剪枝養節之法，繼悟接花疊石之法。花以蘭爲最，取其幽香韻致也，而瓣品之稍堪入譜者不可多得。蘭坡臨終時，贈余荷瓣素心春蘭一盆，皆肩平心闊，莖細瓣淨，可以入譜者。余珍如拱璧。值余幕游於外，芸能親爲灌溉，花葉頗茂。不二年，一旦忽萎死。起根視之，皆白如玉，且蘭芽勃然，初不可解，以爲無福消受，浩歎而已。事後始悉有人欲分不允，故用滾湯灌殺也。從此誓不植蘭。

次取杜鵑，雖無香而色可久玩，且易剪裁。以芸惜枝憐葉，不忍暢剪，

she would not stand for too much cutting and trimming, and that was the reason why it was difficult to make them grow into trees. The same thing was true of the other flowers.

The chrysanthemum, however, was my passion in the autumn of every year. I loved to arrange these flowers in vases, but not to raise them in pots, not because I did not want to have them that way, but because I had no garden in my home and could not take care of them myself. What I bought at the market were not properly trained and not to my liking. When arranging chrysanthemum flowers in vases, one should take an odd, not an even, number, and each vase should have flowers of only one colour. The mouth of the vase should be broad, so that the flowers could lie easily together. Whether there be half a dozen flowers or even thirty or forty of them in a vase, they should be so arranged as to come up together straight from the mouth of the vase, neither overcrowded, nor too much spread out, nor leaning against the mouth of the vase. This is called "keeping the handle firm." Sometimes they can stand gracefully erect, and sometimes spread out in different directions. In order to avoid a bare monotonous effect, they should be mixed with some flower buds and arranged in a kind of studied disorderliness. The leaves should not be too thick and the stems should not be too stiff. In using pins to hold the stems up, one should break the long pins off, rather than expose them. This is called "keeping the mouth of the vase clear."

故難成樹。其他盆玩皆然。

惟每年籬東菊綻，秋興成癖，喜摘插瓶，不愛盆玩。非盆玩不足觀，以家無園圃，不能自植，貨於市者，具叢雜無致，故不取耳。其插花朵，數宜單，不宜雙。每瓶取一種不取二色。瓶口取闊大不取窄小，闊大者舒展不拘自五七花至三四十花，必於瓶口中一叢怒起，以不散漫，不擠軋，不靠瓶口為妙；所謂「起把宜緊」也。或亭亭玉立，或飛舞橫斜。花取參差，間以花蕊，以免飛鏃耍盤之病。葉取不亂，梗取不強。用針宜藏，針長甯斷之，毋令針針露梗。所謂「瓶口宜清」

Place from three to seven vases on a table, depending on the size of the latter, for if there were too many of them, they would be overcrowded, looking like chrysanthemum screens at the market. The stands for the vases should be of different height, from three or four inches to two and a half feet, so that the different vases at different heights would balance one another and belong intimately to one another as in a picture with unity of composition. To put one vase low in the centre with two high at the sides, or to put a low one in front and a tall one behind, or to arrange them in symmetrical pairs, would be to create what is vulgarly called "a heap of gorgeous refuse." Proper spacing and arrangement must depend on the individual who has an understanding of pictorial composition.

In the case of flower bowls or open dishes, the method of making a support for the flowers is to mix refined resin with elm bark, flour and oil, and heat up the mixture with hot hay ashes until it becomes a kind of glue, and with it glue some nails upside down on to a piece of copper. This copper plate can then be heated up and glued on to the bottom of the bowl or dish. When it is cold, tie the flowers in groups by means of wire and stick them on those nails. The flowers should be allowed to incline sideways and not shoot up from the centre; it is also important that the stems and leaves should not come too closely together. After this is done, put some water in the bowl and cover up the copper support with some clean sand, so that the flowers will seem to

也。視桌之大小，一桌三瓶至七瓶而止，多則眉目不分。即同市井之菊屏矣。几之高低，自三四寸至二尺五六寸而止，必須參差高下互相照應，以氣勢聯絡爲上。若中高兩低，後高前低，成排對列，又犯俗所謂「錦灰堆」矣。或密或疎，或進或出，全在會心者得畫意乃可。

若盆碗盤洗，用漂青松香榆皮麵和油，先熬以稻灰收成膠，以銅片按釘向上，將膏火化粘銅片於盤碗盆洗中。俟冷，將花用鐵絲紮把，插於釘上，宜斜偏取勢，不可居中，更宜枝疎葉清，不可擁擠；然後加水，用碗沙少許掩銅片，使觀者疑叢花生於碗底方妙。

grow directly from the bottom of the bowl.

When picking branches from flower trees for decoration in vases, it is important to know how to trim them before putting them in the vase, for one cannot always go and pick them oneself, and those picked by others are often unsatisfactory. Hold the branch in your hand and turn it back and forth in different ways in order to see how it lies most expressively. After one has made up one's mind about it, lop off the superfluous branches, with the idea of making the twig look thin and sparse and quaintly beautiful. Next think how the stem is going to lie in the vase and with what kind of bend, so that when it is put there, the leaves and flowers can be shown to the best advantage. If one just takes any old branch in hand, chooses a straight section and puts it in the vase, the consequence will be that the stem will be too stiff, the branches will be too close together and the flowers and leaves will be turned in the wrong direction, devoid of all charm and expression. To make a straight twig crooked, cut a mark half way across the stem and insert a little piece of broken brick or stone at the joint; the straight branch will then become a bent one. In case the stem is too weak, put one or two pins to strengthen it. By means of this method, even maple leaves and bamboo twigs or even ordinary grass and thistles will look very well for decoration. Put a twig of green bamboo side by side with a few berries of Chinese matrimony vine or arrange some fine blades of grass together

若以木本花果插瓶，  
剪裁之法，(不能色色自  
覓，倩人攀折者每不合  
意)，必先執在手中，橫  
斜以觀其勢，反側以取  
其態。相定之後，剪去雜  
枝，以疎瘦古怪爲佳。再  
思其梗如何入瓶，或折  
或曲，插入瓶口，方免背  
葉側花之患。若一枝到  
手，先拘定其梗之直者  
插瓶中，勢必枝亂梗強，  
花側葉背，既難取態更  
無韻致矣。折梗打曲之  
法，鋸其梗之半而嵌以  
磚石，則直者曲矣。如患  
梗倒，敲一二釘以筦之，  
卽楓葉竹枝，亂草荆棘，  
均堪入選。或綠竹一竿  
配以枸杞數粒，幾莖細

with some branches of thistle. They will look quite poetic, if the arrangement is correct.

In planting new trees, it does not matter if the trunk comes up from the ground at an angle, for if let alone for a year, it will grow upwards by itself. On the other hand, if one lets the stem come up in a perpendicular line, it will be difficult later on for it to have a dynamic posture. As to the training of pot flowers, one should choose those with claw-like roots coming above the surface of the ground. Lop off the first three branches from the ground before allowing the next one to grow up, making a bend at every point where a new branch starts off. There should be seven such bends, or perhaps nine, from the lower end of a tree to its top. It is against good taste to have swollen joints at these bends, or to have two branches growing directly opposite each other at the same point. These must branch off in all directions from different points, for if one only allows those on the right and left to grow up, the effect will be very bare, or "the chest and back will be exposed," as we say. Nor, for instance, should they grow straight from the front or behind. There are "double-trunked and treble-trunked" trees which all spring from the same root above the ground. If the root were not claw-shaped, they would look like planted sticks and would on that account be disqualified.

(To be continued)

草伴以荆棘兩枝，苟位置得宜，另有世外之趣。

若新栽花木不妨歪斜取勢，聽其葉側，一年後枝葉自能向上。如樹樹直栽，即難取勢矣。至剪裁盆樹，先取根露鷄爪者，左右剪成三節，然後起枝。一枝一節，七枝到頂，或九枝到頂，枝忌對節如肩臂，節忌臃腫如鶴膝。須盤旋出枝，不可光留左右，以避赤胸露背之病。又不可前後直出。有名雙起三起者，一根而起兩三樹也。如根無爪形，便成插樹，故不取。

(待續)



蕭伯納：

愛蘭黛麗：

人生一切真實的東西，都是建在需要的基礎上的。你需要我到甚麼程度，我擁抱你也緊到那種程度；過了這種程度之後，我僅是一個奢侈品，以奢侈品而論，愛與恨是同類的熱情。

愛蘭黛麗：愛，每過一分鐘，我對你的愛便深了一層。我無能為力，我想我們的關係是會這樣進展下去的。……我要等到你需要我的時候，才跑來撫慰你。世間只有這種愛，才是大公無私的愛。

# 蕭伯納情書

黃嘉德 編譯

第十七信

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啊，親愛的蕭伯納，你好嗎？我自從上次和你筆談之後，時時刻刻都在地獄般的痛苦中過活；現在能夠再來寫信給你，真是覺得非常快活，使我歡樂吧（我不能使你歡樂），因為我是不能長存的了。我還沒有埋掉，可是已經死了。我的聲音在申伯賴第一夜上演時就已經「跑掉了」，可是每晚還得開口說個不停。啊，「那次會議」我可以在會議報告裏加上短短的一章的，不，還是由你加上吧，如果我告訴你，我那天早上也在那裏，你便有話可說了！我本來打算一直走進辦公處去，可是走到放門簾的地方就停步了。我聽見你說話的聲音，便飛也似地逃回家來，一路笑個不停。

我怎麼也不能走進辦公處去。我突然覺得在那種有趣的情形之下，我恐怕會遏不住一時的衝動，情不自禁起來。當我看見你的時候，我也許會伸出兩臂圍上你的頸項，擁抱着你的我也許會忸忸怩怩，羞人答答。我會做出甚麼舉動來，只有上帝知道！我想亨利歐爾文也許看不懂此中的幽默（他以為我發瘋了，可是還是個「善良的」女人，事實恰恰相反！）

你不願意暫時做人家（也許是隨便甚麼人）的歡樂對象嗎？你在過去的六星期中，已經成爲我唯一的歡樂對象了；我永遠感激你。雖然如此，我得附帶說一句話，你這人做事不公平。你在星期六評論上文的章寫得好極了，可是關於愛蘭黛麗那幾段，倒是美中不足。你在私人地方把她罵得痛快淋漓，頭頭是道，可是你該把給她的信放在那篇文章的前頭發表啊。你澈頭澈尾地知道：我在表演這個「溫柔順的女人」成績很壞，你該在星期六評論上把這種話乾乾脆脆，直截了當地說出來啊。

你不要把堪底達寄給我嗎？給我讀一下好了。我不把那劇本偷去的；我要認識她。你沒有再寫信給我的必要。

啊，今天真是個陰沉的日子。  
再會。

愛蘭黛麗

一八九六年十月二日





成事實時悔恨，預感，及各種溫柔親切的情感，把我的心臟壓碎了。你上星期六不走進來看我是對的。你如果走進來，一切便完結了。在一個幽靜的地方，在星光下——停住！我有點發癡了。黛麗小姐：你的僕人！

G. B. S. (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十月二日

第十九信

蕭伯納給愛蘭黛麗

「噯唷！你使我受情感的襲擊了。」他將把你心所欲的東西給你——這句話不斷地在我的腦殼裏響着，後來迫得我沒有辦法，不得不跑去彈鋼琴，讓這句話所含的情感，以及其他的情感一同發洩出來。

現在已經時過境遷了，所以讓我說些合理的話吧。讓我冷靜而正確地改正你信裏的話。拿我在星期六評論上的文章去代替我給你的信，那是絕對辦不到的事。可是你說得很對：我不再每星期寫信給你了——也不再天天寫信給你，因為好信是很難得的，不能像洗衣婦收洗衣服那樣按期的。況且，人家是不應該使你覺得厭煩的。請你住記，我不會做你的愛人，也不會做你的朋友；因為愛情和友情的報應之日快要到了。你不久就會覺得像那個漂泊的猶太人：你不久就會知道你非起身向前走去不可。你到那時候必須與我維持一種堅決不移的親密關係。我的愛情和我的友誼是毫無價值的。我必須被利用，把我身上全部有用的磚頭，拿去建造你底生命的堅固建築物，然後在我一無所有，毫無用處的時候，把我拋棄了。我祇有在被利用的時候，才會感覺到我自己的存在，纔能享受我自己的生活。我的一切戀愛事件都在悲慘中結束了，因為那些女人不能利用我。她們隱

匿起來，讓我想像着關於她們的事情；可是結果一種可怕的不快情感，一種說不出的厭煩來臨了；於是那個漂泊的猶太人必須再去尋找一個可以量盡利用他的人。人生一切真實的東西，都是建在需要的基礎上的；你需耍我到甚麼程度，我擁抱你也緊到那種程度；過了這種程度之後，我僅是一個奢侈品；以奢侈品而論，愛與恨是同類的熱情。

我在迷惘中說我自己是奢侈品了。這無異是在胡說八道。我有甚麼消息可以向你報告呢？

啊，我忘掉了。我曾經在費邊社得到一次偉大的勝利。我在事前曾經很鹵莽地誇口說，我們這一邊將凱旋而歸，敵人將被我擊破，打敗，衝散，夷滅，一網打盡。我作了一次猛烈狂暴的演講，事後自己覺得痛快無比。我曉得你對費邊社是沒有興趣的；可是我故意提出這件事，使你看一看那個街角社會主義者的功績。如果你的兒子推狄有一天信仰社會主義，說要用星期日上午的工夫，站在三角場等地方，叫路人去推翻社會，那麼鼓勵他去工作吧。在街角演講一年，對青年人是一種最有價值的訓練，尤其是如果他想要扮演李查王三世的話。

現在可以談我的全部戀史了。有一個女人，受了漂泊的猶太人的痛擊，正在向潰滅的路上走。此外有我那個愛爾蘭女士，及其一對淺綠色的眼睛和百萬財產；我不能不非常喜歡她，所以結果大概是沒有跟她發生戀愛的必要。此外又有貞奈德（註一）她一聽見有個愛爾蘭來的情敵，第一步便跑來質問我是否還愛她，同時

（註一）Janet Achurch 即林頓夫人（Mrs. Charles Charington），係現代英國名女伶，亦為蕭氏好友之一。

叫她的丈夫做證人；後來聽見我的保證的話之後，態度才緩和下去，良心發現，告訴我說：她對我有不貞的行為（跟上述那個丈夫）在明年二月之前不能上演我的堪底達——明年二月她又耍定再一次母親了。此外又有許多其他的女人，有的我一時記不起來，有的和你素昧生平。最後更有愛蘭；關於這個女人，我發誓要盡力不使我的好速者的愚蠢舉動，去破壞我對她的尊崇、敬仰和深沉的恩愛。我那種好速者的愚蠢舉動，常常會弄得我很好笑，很討厭，很下流的。我敢這樣發誓。只要你像過去那樣，繼續你的賢明的行為；使我捉不到，那就好了。你瞧，沒有一個人能像我這樣寫；我的信始終有點別出心裁；可是以人而言，我和別人該沒有一點不同的地方吧。一切男人在他們所崇拜的女人跟前，是完全相同的。你一定常常受男人崇拜，對崇拜者的症候一定知道得非常清楚。可是我細想起來，自己也知道得非常清楚的。我在二十九歲以前，確確實實是二十九歲，衣衫過於襤褸，不能博得任何女人的青睞。我穿着一件破爛的綠色外衣，袖口用剪刀剪齊，穿着一雙怕人的破皮鞋等等。後來我找到工作做，才用所得的薪金去買一套衣服。於是馬上有一個女人請我喝茶，伸臂擁抱我，說她崇拜我。我讓她崇拜，因為我對這種事情好奇心很大。我永不曾自視為漂亮的男子，所以覺得很驚異；可是我外表裝做若無其事，裝得十分成功。自從那時以後，當我每次跟一個女人單獨在房間裏時，她總伸臂擁抱着我，說她崇拜我。這是命運註定的啊。所以你要當心。如果你讓我跟我單獨在一塊兒一兩分鐘，你一定會伸臂擁抱我，說你崇拜我的；而我也不能担保對你會表現我平常那種憂鬱的忍耐。

我真的有點發癡了。我居然費了這麼多工夫去回憶過去的事情啊，不錯，還有那幾幀相片！我現在把它們

寄還；謝謝你。那青年男子很漂亮；下巴漂亮，嘴巴漂亮，上唇不太長，額頭漂亮，兩耳上的頭部很大。（驢子的頭全部在兩耳之下，像這個樣子——）（註二）而十九世紀最聰明的人拉薩 Ferdinand Lassalle 則是這個樣子——（註二）他的耳朵很低，佔據了衣領的地位。）

G. B. S.（蕭伯納）

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二日

第二十信

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呵，當我們相會的時候，我不可以伸臂擁抱你嗎？那麼我不演戲了。同時我也不能再『利用』你了；就此一刀兩斷，完結了吧。你是我利用過的唯一男子啦（但我尚未多利用你。）

推狄老早就信仰社會主義了。他很容易受感化，常常違背我的朋友的忠告，去接受一些甚麼主義。我每年給他五百鎊，使他在年紀很輕的時候，可以隨心所欲地去滿足他的奇想和幻覺；這麼一來，那個時期便可以及早過去。他是驢子，但他是白色的驢子啦。愛狄（註三）倒是個聰明而樸實的女孩。

不要再說這些家庭瑣事吧。你有三樁（或者是三十樁吧？）戀愛事件，又有費邊社的事情，又有星期六評

（註二）用鉛筆胡亂畫了兩幅圖。

（註三）Edith Craig 係愛蘭黛麗的女兒。

論的文章，又有……等等，一定是忙到不可開交，沒有工夫可以理睬我的。我要等到你「需要」我的時候，才跑來撫慰你。世間只有這種愛，才是大公無私的愛。我一生只給人家愛了（真正的愛）一次半，此外不曾受過人家的崇拜或戀愛；同時，我愛人家已經愛到十分討厭了。一方面的愛是不公平的。

再會，我的孩子。

愛蘭黛麗

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三日

第二十一信

愛蘭黛麗給蕭伯納

我讀完你那可怕而又可愛的劇本之後，哭得熱淚滂沱，兩眼紅腫了。我的親愛的，現在怎麼辦呢！我今晚怎好出去參加宴會呢？我非戴上那副藍色眼鏡不可，因為我的眼睛已經脹得熱刺刺了。可是我簡直沒辦法不把它從頭再讀一遍。我想亨利一定不要上演這個劇本的。我知道他看過一定會笑。這種事情有時使我痛恨他。他不願了解這種劇本的，這個可愛的聰明笨伯。我不能了解他所了解的東西。

貞奈德扮演堪底達這個角色，一定很稱職；可是我可以盡我所知道的幫助她去現身說法。關於這個劇本，其中一部分我可以表現得比她好；同時，其中大部分她可以表現得比我好。啊，曖啞，每過一分鐘，我對你的愛便深了一層。我無能為力，我想我們的關係是會這樣進展下去的！我們就這樣不會面吧。可是，我的親愛的，多寫幾個劇本給我讀吧。你的劇本感我之深，真不是我形容得出的。

你的E.T.（愛蘭黛麗）

一八九六年十月十九日



他們往往爲了一種自己所不能負責的行爲，而被無情的社會打上一個恥辱的烙印，到處被人譏笑排斥，抱憾終身，真是可憐！

## 私 生 子 凌 霜

——節譯自一九三六年九月二十六日美國“Literary Digest”——

在上星期內，美國全國六千餘醫院中，有四萬嬰兒呱呱墮地，初次呼吸到這塵世的空氣。幸運的嬰兒呢，有一個春風滿面的母親，和一個快活驕矜的父親，在旁維護着。不幸的嬰兒呢，降臨的時候沒有人歡迎，也沒有人感到快樂。他們是可憐的私生子，是男女不合法關係的結晶品。在世界文明國裏，私生子的數目據統計共有四千五百萬之多。

今日美國的私生子，共有三百餘萬。在過去不景氣最厲害的五年中，男女正當關係所產生的孩子，減

少了百分之十一，而私生子却增加了百分之十二。這一個社會問題之日趨嚴重，於此可見一斑。

在號稱思想前進的美國，制定法律，絕對保障私生子的權利和地位的州政府，至今也僅有紐約州等四個。這四州對私生子的規定是很簡單的。例如紐約州的生產證，只要當事人填寫嬰兒父母的姓名，不必註明他們是否會正式結婚。該州州長李曼（H. H. Lehman）說：「這條法令可以消滅不幸的私生子所受的恥辱。我始終以爲政府應該制定法律，絕對保

障私生子的權益，使他們獲得每個國民應有的社會地位。」

美國各州私生子的情形，頗不相同。南部諸州私生子生產率最高，因為黑人社會的私生子很多，平均每千人中有一百四十人係私生子，白種人的比數僅是千分之二十。在南卡羅奈那州（*South Carolina*）平均十萬居民中有二百三十八個私生子；在太平洋沿岸諸州，十萬居民中則僅有二十五個私生子。

美國每年增加了七萬餘個私生子。這些不幸者的母親是誰呢？她們多數是住在鄉村，居住城市的比較少。她們都是年輕的女人。百分之四十在二十歲至二十四歲之間，百分之十五在十五歲至十九歲之間。在另一方面，百分之三十八的父親年紀超過二十五歲。這些年青的母親，過去都不會渡着快樂的家庭生活。據社會工作人員的調查，她們有半數是來自破裂

了的家庭的，有的是死了父親或母親，有的是父母雙亡，有的是父母離婚，或分居，有的是母親被父親遺棄。這些母親多數是美國土著，歸化美國的外人較少。她們的智能水準很低。智能在普通人之下的佔百分之二十。百分之三十三在青春時代曾犯過罪。

歐洲各國私生子的情形，和美國相差無幾。有許多國家的私生子數目比美國還多。奧國居第一位，其私生子的數目，佔新生嬰兒的五分之一，而且尚在增加不已！德國的私生子佔新生嬰兒的百分之十二；丹麥佔百分之十；法國佔百分之八·五；英國佔百分之四·五；意國佔百分之一·三；捷克佔百分之一·一。各國私生子的死亡率，普通都比常兒為高，這多半是因為他們出世不久，就和母親隔絕了。然而，他們的環境雖則極為惡劣，困難重重，可是他們如果活得起來，倒常常能夠發揮常人所不及的卓越天才。

世界有許多最著名的音樂家，藝術家，伶人，著作家，政治家，甚至於國王，都是私生子。在另一方面，有許多私生子受不住環境的迫害，不幸夭折了；有的雖活得起來，可是他們往往爲了一種他自己所不能負責的行爲，而被無情的社會打上一個恥辱的烙印。到處被人譏笑排斥，抱憾終身，真是可憐！

北歐斯干珍拿維亞諸國（按Scandinavian

Countries 指挪威，瑞典，丹麥，及愛斯蘭等國）保護

私生子的法律，可說是世界各國的良好模範。挪威政府於一九一六年頒佈一條法律，使私生子可以和常兒同享承繼權。私生子的養育責任由父母雙方分擔。

瑞典政府於一九一八年頒佈一條法律，規定私生子應由父母雙方共同養育，但是除「訂婚後所生的子女」外（因在正式結婚之前出世，仍在私生子之列），私生子不得享父方承繼權。私生子均須在政

府機關登記，惟政府對此種生產事件，並不公佈。

蘇聯在這方面最爲前進，依其新頒佈的法律，私生子得與常兒同享種種權利，其社會地位也跟常兒完全一樣。

美國的法律不幸是根據英國舊法律而制定，頑固守舊的思想過於猖獗，道學的色彩過份濃厚，所以對待私生子的規定，極爲嚴酷無情。私生子在法律上沒有權利，不能取得承繼權，也沒有受父母養育的機會，在法律上沒有正式的親戚關係，甚至生他的母親，也不能算是他的親戚。如果他的父母在他出世後正式結婚，他也不能恢復正式的社會地位。

可是僅僅統計的數字，並不能表現私生子的悲慘生活。私生子血淚交流的苦訴，使鐵石心腸的人聽來，也會惻然有動於中，哀憐不置。今日各國的社會工作者，都在努力爲這些不幸者謀福利；這委實是刻不



容緩的義舉。下邊這一封信，是一個從小就由慈善機關收養的十四歲私生子寫的：

「親愛的媽：我接到你的信，真是覺得萬分的快樂。我居然會由我的媽得到一點消息，這意外的事情，使我驚喜得手慌腳亂，不知如何是好。我不知道我有媽媽啦。我也有爸爸嗎？兄弟嗎？姊妹嗎？伯叔嗎？姑嬸嗎？我現在很平安；你好嗎？媽？我希望你很平安快樂。請你再寫信給我，把你的一切事情全告訴我。」

你的兒子。」

這種孩子在社會上所受的障害，是很顯然的。他們差不多始終沒有和父母同度家庭生活的根本權利。他們受了社會環境和經濟問題的支配，常常更換保護人，結果身心沒有機會可以得到正常的發展。他們又須到處努力掩飾他們的家世，來歷，等等認為可恥的事實，因此產生了情感上的衝突，心中常有一

種不穩定的感覺，有時甚至造成一種自卑的心理，行為舉止受了障礙。

私生子縱使得到母親的養育衛護，經濟方面也會發生問題，因為她的生活能力終究有限，不能使他得到很大的發展。在開明的國度裏，這種不幸的母親，也許可以由政府領得相當的教濟金，可是杯水車薪，私生子的環境總是困難重重的。

據一九三五年的社會工作年鑑上說，從事這方面工作的社會機關，為數甚少。美國兒童局（United States Children's Bureau）對於增進私生子幸福的工作，最為努力。其事業可以分為三大類：（一）調查研究；（二）促進政府制定有利私生子的法律，同時製造社會新輿論，使一般人改變對私生子的傳統見解；（三）實際社會工作，注重私生子的保護養育。私人社會工作機關的主要工作，是介紹私生子

做人家的養子。據調查，做人家子嗣的兒童，差不多有三分之二是私生子。那些未得人家嗣立收養的私生子，則由一些組織現代化的慈善機關去栽培。世界各國人士對私生子的態度，已經漸漸改變了，政府對私生子也漸放棄歧視的傳統見解，企圖由法律上使他們取得一般人應有的社會地位和權利了。這不但是普天下無數飲泣吞聲的私生子的福音，而且也是人類文化向上發展的表徵。

### 關 係 不 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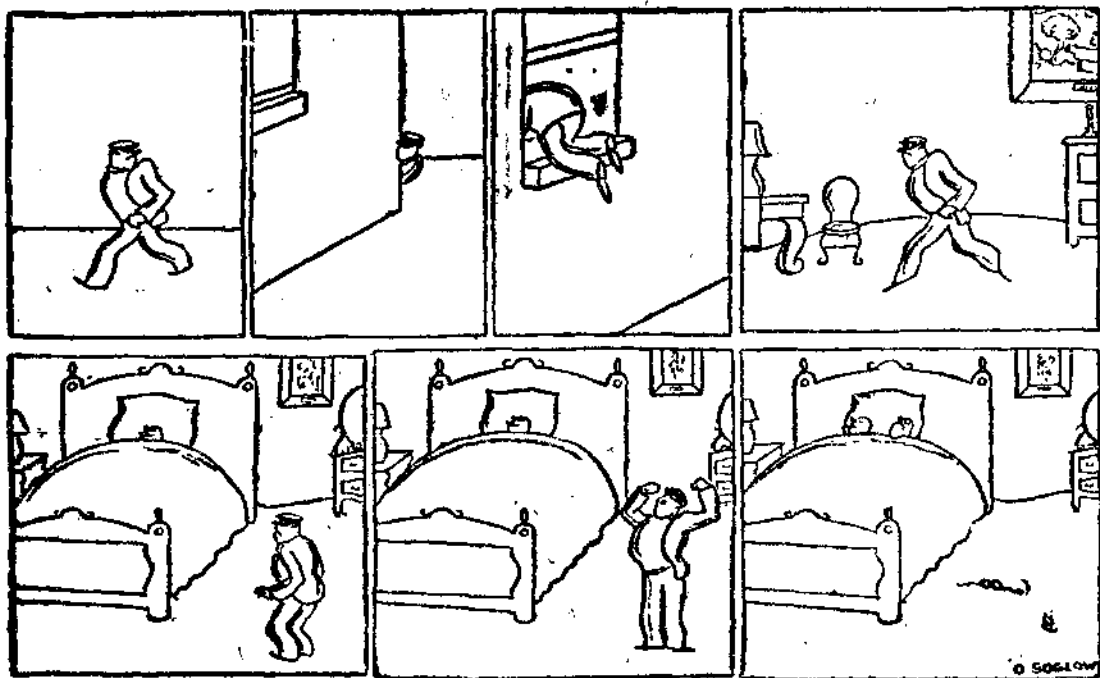
某牧師在宴會上聽一饅舌少年大談達爾文和他的人種源始。

「假使我祖父是隻猴子，那半瓶醋的小子發表主張，『我看不出那於我有什麼關係。』」  
 「是的，」牧師給他下註脚道，「我也看不出。不過那對於您祖老太太關係一定是很不小的。」

——鐵路雜誌

### 倦 極 欲 睡

轉載紐約客



壇 · 辯 · 小
-----------

• 孩 · 小 · 生 · 必 · 何 •

(誌雜“Forum”國美號月一十年六三九一自譯節)

面 反

James H. S. Moynahan

面 正

Pearl Buck

有些人應該生小孩，有的不應該。有些人是天生要做父母的，有的不是。我覺得父母如果盡其應盡的職責，絕對不會有頑皮小孩或壞小孩。這種討厭的小孩，僅是教養不良的結果！

如果你有小孩，你的報酬不在小孩將來所會給你的好處。你的報酬純然是一種快樂，一種看見新個性發展起來，生長起來的快樂。當你看見一個豐富活躍的新個性成熟了，可以在世上生活時，你的快樂是無窮盡的。如果你覺得為小孩所做的一切事情——由洗尿布到唸詩歌——不是快樂，如果你的小孩成為善良的人，在你看來還不是充分的報酬，那麼，你便知道你不該做父親或母親了。

譯心萍藍

沒有小孩的夫妻可以安安靜靜地坐下來吃頓飯，可以度閒居無擾的生活，可以有工夫享受各種合時代的靈魂糧食：書籍，音樂，繪畫，雕刻，戲劇，運動，及變動時代中的其他一切產物。做父母的呢？終日在苦惱煩擾中過活，碗碟啦，尿布啦，給亂七八糟的家庭環境弄得沒有閒工夫可以從事學識的修養，癖好的發展，或社會的交際。在這兩對夫妻之中，那一對享受着更美滿的生活呢？

當你年老不能工作時，你的小孩也許會奉養你。可是，由另一方面說起來，他們也許不會奉養你。他們也許還要靠你幫助他們——以及他們由婚姻帶來的分利者。睜開眼睛向你的四週觀察一番吧，反省一下吧。



諸位先生，讓我們做明達識趣的人，趕早自動給娘兒們一個機會吧！娘兒們，請你們來統治世界吧，願上帝祝福你們！

## 讓娘兒們幹吧 羅一山

——Verne Dyson 原著。節譯自美國婦女月刊。——

鬥爭。今日的世界是男性所統治的世界，可是將來也許有一天，社會組織發生變化，世界的大權換了主人，落在娘兒們的掌握中。誰曉得呢？

各國的婦女，現在已經產生了很明確的階級意識了。娘兒們已經造成一個世界的陣線，以男子為對象，從事地位和權力的爭奪戰了。各地的婦女都在排脫男子的監督，牽羈，或干涉，以獨立自主的姿態，在辦理她們自己的報紙，雜誌，銀行，和實業了。她們也有駐

在現代人類社會的各種階級鬥爭中，最有趣的莫如男女兩性的外大使，議員，和閣員部長了。據說美國將來總有一天會有一位女總統，在華盛頓的白宮裏發號令的。

土耳其的婦女，已經除去她們的面罩，踏出不見天日的深閨，與男子站在同一條戰線上，實行生活的鬥爭了。中國的婦女，已經打破纏足的陋習，剪短頭髮，除掉傳統的觀念，跑到社會來，與男子並駕齊驅，從事種種職業活動了。

甚至以循規蹈矩聞名的日本婦女，也在鼓吹男

女平權，努力取消藝妓制度，反對販買少女爲妓的可惡風尚。菲律賓的婦女，在幫助男同胞去取得國家的政治獨立地位之後，現在已進一步要求她們自身的獨立地位了；她也要求選舉權和承繼權。

娘兒們都在反對男子的傳統自利觀念，妄自尊大的態度和統治世界的專利權了。這種反抗的運動，是普遍全球的，聲勢雄壯的，誰敢遏止，而且誰能遏止這種洪濤的奔流呢！

在上古時代，當男人還未創造文字，社會風俗，藝術，法律和戰爭的時候，世界是由娘兒們統治的。歷史上有『女族長制』一名詞。在實行『女族長制』的社會里，子孫的承繼是以女性爲正統的，所有的子女都屬於母系。那時的人類才是比較快樂幸福的哪！

這制度使女人成爲一家之長，成爲宗教儀式和傳統的守護者；同時提高做母親者的政治社會地位。

華語中有『氏族』一詞，足以證明中國從前實行過『女族長制』。其他古代國家，也有所謂『母權』的規定。這都是在罪惡未侵進人間的時才有的現象啦。

貪婪好鬥的男性，已經毀滅了人類的文化，把世界弄得一團糟。現在該是娘兒們統治世界的時候了。提出這種要求的，並不僅限於女子；有一部分男人已經覺悟過來，作同樣的主張了。哈佛大學的惠勒教授（Professor William Morton Wheeler）曾坦白承認說，世界有許多罪惡是男人弄出來的。

他說，『男性由其人猿祖先，傳下許多反社會的傾向，例如進攻侵掠的習性，好奇心，不平衡的智能發展等。這些傾向，在過去的時代，使社會不斷發生盪動混亂，使人類不能過一刻安樂甯靜的生活。真的，我們的歷史似乎僅是男人輕舉妄動，行爲不端的紀錄。』

所以，他告訴我們，兩性間的『弱者』不是女人。

而是男人。由道德上說來，男人是弱者；由體質上說來，男人也不像女人那麼強壯。美國洛却斯特大學的梅約醫學博士（Dr. William J. Mayo）在做過長時間的觀察和研究之後，以為男性抵抗大疾病的力量，遠不及女性。

男性喜歡喝強烈的酒，吸煙，寢食無定時，過着放蕩無度的生活；因此弄得身體日漸衰弱。今日世上頹廢無用的人，多半是男性。女性確比男性更容易生病，可是她們的病痛，大抵較不嚴重。阿蘭醫學博士（Dr. E. V. Allen）在洛却斯特大學研究過三十萬個病人之後，發現男性更容易患消化系，肺部，腎部，和腦部的疾病，以及一般官能上的疾病。

因此，「男性問題」已經漸漸成爲人類社會一個極可憂慮的大問題了。爲解決這難題起見，婦女運動領袖曾提出蜜蜂和螞蟻，以爲人類的榜樣。這兩種

社會動物，早就指定了雄性應有的地位和工作了。蜂巢和蟻塚，因爲完全受雌性的支配，所以才會造成那麼有秩序，有紀律，勤勞奮發的模範社會。在這種社會里，主要防禦武器——螫——是長在雌性身上的；雄性沒有武裝，不能弄出亂子來。他們的唯有工作，僅是和雌性合作，繁殖子孫，努力發展事業，爲社會謀幸福。

由另一方面看來，在較上等動物的社會中，雄性比較浮躁，大胆，好誇，蠻勇，殘酷，而且不像雌性那樣足智多謀。在脊椎動物中，雄性已經成爲一種暴虐而富於破壞性的惡勢力了。

覺悟的娘兒們今日已經看見一個可怕的現象：在過去的世代，男人用諂媚，懇勸，及理想的戀愛來控制她們，使她們恬然處在次等的地位。男人用溫柔的話——中國叫做「枕頭邊的話」——鮮花，音樂，和美麗的衣服把女性壓服了。今日的娘兒們，對下述一

類的諂媚話，已經發生猜疑了：

「我認爲女人是一種美麗而浪漫的動物，應該用鳥獸的羽毛，珠寶，金鋼鑽，和錦繡綢緞爲裝飾的。大山貓將奉獻它的皮，去做她的披肩；孔雀，鸚鵡，和天鵝將把暖手筒獻給她；男人將爲她們到海底去尋貝殼，到山上去尋寶玉；大自然將用它的一切，去裝飾這個最完美的動物。」

現代的女人讀到阿狄生（Addison）這段女人禮讚時，是會聳着肩頭，用輕蔑的態度說聲「真的嗎？」的。

娘兒們把我們男人放在天秤上估量一下之後，大概已經看穿我們有沒有做新聞記者，實業家，政治家，和統治者的資格了。諸位先生，讓我們做明達識趣的人，趕早自動地給娘兒們一個機會吧。

娘兒們，請你們來統治世界吧，願上帝祝福你們！

## 西風合訂本

### 減低預約價目啓事

敬啓者，西風合訂本第一集發售預約啓事，已見本刊第六期封底，定價原爲每冊一元五角，預約每冊一元二角，茲爲優待讀者起見，特將預約價目減爲一元，國內奉送郵費，預約定三月底截止。至早已預約並寄下一元二角之讀者，本社當負責將多餘之二角於寄書時奉還，特此聲明。

## 名 · 人 · 簡 · 語 ·

在狗兒的眼中，人類都是拿破崙，因此養狗的玩意大為流行。——Aldous Huxley

要做一個善於辭令的人，只有一種辦法，就是學習聽人家的話。——Christopher Morley

祇有音樂這種語言使你說不出卑鄙或譏諷的話。——著作家兼音樂家 John Erskin

有些書使我夜里睡不着，有些書使我倦然入夢——我不知道那一種給我利益最大。——

十九世紀英國政治家 Disraeli

除人類之外，一切動物都知道生命的主要目的是享樂——十九世紀英國文豪，Samuel

Butler

幾世紀以來，人類對於殺人的方法和工具，有了許多進步，可是對於生活的方法和工具，却很少進步。——蕭伯納

女人是要被人愛的，不是要被人了解的。——王爾德

壞女人的戀愛害了男人，好女人的戀愛害了自己。——十九世紀法國女小說家喬治桑

大家都應該預備一個頗大的墳墓，把朋友的過失缺點全埋進去。——H. W. Beecher

我很喜歡一個菲律賓人的格言：『蒼蠅飛不進閉住的嘴。』——前菲律賓總督 Theodore

Roosevelt, Jr.

後來，有一天晚上，我跟着母親走進浴室，乘她在刷牙的時候，把我已訂婚的消息告訴她，使她在開口之前，有想一想的時間。——女作家

Alice Roosevelt Longworth

我們需要更多乾淨的腦子，更多醒醒的手。——故美國電影明星 Will Rogers





在上帝的眼中，一切人類都是平等的。

## 甘地的魔力

洪 鴿

—— R. K. Narayan 原著。譯自倫敦保守黨週刊《旁觀者》。

碧瑪的丈夫說：『我六點鐘就回來。你要是預備好，我們就一同到海濱去。』

『我要到皇家劇院去。甘地要在那裏演講。』

『那很好，』她丈夫說，『可是在赴會以前，別忘記把寶飾脫下來，收在箱子裏。』

『要是你去赴會，別忘記把錢包收在保險箱裏，

』碧瑪也說。

『我想我不去赴那個會的，』丈夫說着，便離家

到辦公處去。

在三點鐘的時候，碧瑪站在鏡子前，把身上的珍珠寶飾一樣樣脫下。半小時後，已經脫得精光了。她從鏡子中審量自己，稍微覺得有些失望。隔壁的律師太太一定也去赴會的，失掉一個炫示新金項環的機會了，多麼可惜！

她滿足了，因為現在她身上沒有東西可以在會

場中失去了。她連手環也脫掉。她突然記起已婚的女人，在星期五空着手腕出門是很不吉利的。她便戴上兩個最小的手環，並且決意要用衣袖遮蓋起來。

演講會是五點開始的，可是在四點鐘時，碧瑪已經到皇家劇院了。她設法在前排佔到一個座位。旁邊坐着一位她的朋友，她看見那位朋友身上也空得出奇。「爲甚麼呢？你的寶飾呢？」碧瑪問道。那位朋友回答說：「我特意把寶飾脫下，收在家裏。四年前甘地到這兒來時，我也到這會場裏來赴會。他先演講，然後向大家募捐，我竟不知不覺地把八個手環和一個值六十金鎊的項圈脫下，獻在他的腳下了。甘地在半小時中，募得三千盧比（按 Rupee 係印度錢幣，值一先令四辨士——譯者註。）完全是珍珠寶飾：不曉得爲甚麼，他一開口募捐，沒有人能抵抗他的魔力，不把東西捐給他。我空着身子回家，我的丈夫氣得三個月不

與我交談。今天要是我沒把全部寶飾都脫下，他是不許我出門的。」

身穿着白土布，頭上戴着白土布製成的帽子的義勇隊，忙着搬動椅子，在台前排列花盆，維持羣衆的秩序。四點十五分時，演講廳中已經擠滿人了。羣衆有的坐在窗架上，有的坐在氣窗上，有的站着，把甬道和門路都塞住了。

在五時正，甘地來了。大家都站了起來。「甘地萬歲」的呼聲，響遍全廳。甘地站在台上微笑着，向會衆鞠躬。碧瑪站着，緊握雙手。她想到，原來這就是甘地。她向甘地行禮多次，然後坐下。演講廳的各部，都有花冠向甘地拋去。有許多女人衝上前去摸他的腳，差不多過了半小時，秩序才算恢復。甘地蹲在台上，一個垂着鬚鬚在招待甘地的老年人，走向台前來，手中拿着一卷紙，讀歡迎詞，歡迎這位偉大人物，報告「低賤者僕

人協會」(Servants of Untouchables Society)本地支會的工作。

歡迎詞讀完以後，甘地演講了。他的聲音有一種沉靜誘人的特點，催眠聽衆，叫他們聽從他的話。

「你們得曉得，我到這裏來所負的使命是革新。照我看來，這是爲真理而發起的，我請求你們幫助這種革新運動。」他說。在上帝的眼中，一切人類都是平等的。誰能說他的眼睛或耳朵比他的手或脚，或身體中的任何其他部份高尚呢？一切都是一樣重要的。同樣的，社會中的每一部份，也是和其他任何部份一樣重要的。階級制度祇是一種分工制度而。祭師階級在上頭專司宗教與靈性上的工作，賤民（按 Pariah 係印度最低階級的人）做我們所需要的低賤的事與打掃的工作；可是我們不能因此而把後者看做患麻瘋病的人。在上帝的眼中，大家都是平等的。

他大約講了四十分鐘。聽衆像被催眠似地注視着。碧瑪分明看見甘地頭上有一圈光。她對於他所說的每一句話，完全表示同意。她覺得非常可憐那個到她家裏來做打掃工作的人，她時常毫無理由地咒罵他，欺負他。

演講完畢以後，甘地便回到正經事上來了。他說：「諸位聽衆一定早已猜出他是來募捐的了。他需要錢去幫助窮苦階級的人。他向女人們說，『你們該獻寶飾去做這種工作。』」

會場中的女人起了一陣騷動。甘地開玩笑似地說：「我生爲放債階級的人，在你們把所有的錢和任何可以賣錢的東西裝在我袋裏之前，我不能走。請快一點。我今晚還有一個會。」

有人擠過羣衆，把一隻銀盤放在甘地的手中。一個女人跳上台去，脫下項圈來給他。甘地向她道謝，但

是問她可還要戴手指上的指環。那女人在羣衆鼓掌聲中，把指環脫下交給甘地。

於是許多人都向台前衝去。大家都很快地把財物交給甘地。他好像有甚麼磁力似地，把東西都吸引了去。男婦老幼紛紛走近甘地，把東西捐給他。坐在碧瑪右面那些男人，坐在碧瑪左面那些女人，蹲在地氈上的小孩子——大家都衝上前去，捐些東西給甘地。碧瑪用她的衣袖遮住手環，坐着抵抗從心中發出來的熱狂。當大家不再擁上前去時，甘地的身旁已經堆滿各種東西——銀碟，盤子，花瓶，自來水筆，手錶，指環，寶飾，錢幣，和花冠。

甘地感謝聽衆所捐的東西，他說他立刻要把那些東西拍賣，化成現錢。可是在拍賣之前，他要曉得聽衆是否再沒有東西可以捐助了。他問道：「兄弟姊妹們，你可曾把你們的一切都捐出來？」他向四週看着。

碧瑪把掛着手環的手腕遮在衣袖底下，手發抖了。當甘地向她看時，她覺得已經被發覺了。她走上台去，把她的兩個手環脫下，放在甘地面前。他微笑着說：「姊妹啊，謝謝你。」碧瑪覺得這是最榮耀的時候。她丈夫回來得頗遲，照常吃了晚飯，上牀去睡。他沒注意到碧瑪空着的手腕。

她作種種瘋狂的想像，想到丈夫發覺她失去手環時會怎樣。他也許會叫她回外婆家去。他也許三四個月不和她交談。祇有茜末料得出會發生甚麼事。她想早知如此，就不該去看甘地。

她決意不提起這件事，到早晨再說。可是在十一點鐘的時候，她再也按捺不住了。這種提心吊胆的心情，真是令人難過。她捶捶她丈夫，把他叫醒，把手環的事情告訴他。起初他太疲倦了，不曉得她說點甚麼。她再搖搖他，重說一遍。他靜默了幾分鐘——這幾分鐘

在碧瑪看來簡直是一千年。

他終於很溫和地開口了：「我警告你別戴寶飾

到那兒去。」她一句話也沒說。他們靜默了一會，接着

他說：「你聽我怎樣吧。起初我不想去赴會，可是後來

和一位朋友一同踱進去了。我身上有五十盧比，是從

銀行裏支出，預備明天付房租的，當義勇員來捐錢時，

我把那些錢投進箱子裏去了。」

「你真厭透了！我們明天房租怎麼辦呢？」碧瑪

很生氣地質問他說。

## 本 刊 預 告

孔夫子在美國	林語堂	瘋狂種種	蕭靜
威尼斯之月	徐訐	牛津和劍橋	段木
流浪兒日記	史丁	暗殺專家	許以牧
無線電警察	倪受民	天空女招待	羅一山
大學性解放運動	曾越鄰	少女求夫記	王宏喜
墮胎	凌霜	睡眠研究	歐麗莎
流氓訓練法	夢谷	監獄內景	藍萍心
未來戰爭利器	陳未鳴	神祕人類(西書精華)	黃嘉音



她是一個了不得的誠實人，對一切都坦白，因此所有的美德與缺點，畢露無遺；她不願掩飾自己，也不要取悅於人。她和她的丈夫共同努力於研究工作，在科學上已有很大的貢獻。

## 一位女次長 因明

法國白崙內閣科學研究部次長愛蘭·佐利奧·居里夫人 (Madame Irène Joliot-Curie) 乃鐳的發現者居里氏之女也。法國婦女得任閣員，夫人實為第一人。此文原為法文，係其妹夏娃·居里女士 (Eve Curie) 所作，載巴黎“Marianne”週刊，題為“Madame la Secrétaire”。美國活時代月刊譯為英文，載在本年九月號，茲從活時代節譯出來——譯者識

她是一個科學家，又是兩個大科學家的女兒，另一個科學家的妻子。她一定有很堅強的個性，才會得到現在的地位。她不像這個，也不模仿那個，甚至也不模仿她偉大的母親。一個青年女子，始而在巴黎大學念書，繼入實驗室工作，後與一個同事結婚，卒而夫婦共享最高的名譽，這是可驚可喜的身世——我總以為這只有一條

成功之路。我想這成功的祕訣，惟我們母親知道，她一去世即已帶之俱去。依我看來，做一個偉大的女科學家必須跟我們母親一樣，有她的熱誠，她的剛毅，她的柔和，她的美德。那知有另一個女人，其事業的歷程與我們母親一式一樣，可是其為人則完全不同，這個人就是我的姊姊愛蘭·佐利奧·居里。她的性格，她的異乎尋常的行動，永遠使我驚奇。

幼時，我姊姊的行爲，在我看來，真是不可思議，老實說是豈有此理的。最不痛快的是看見她把一盒糖果放在她那黃色松木小櫥裏，總是排得井井有條，一次只拿了一塊吃，其餘竟會完全不去動它；要是我呢，這寶庫只要一兩個鐘頭，就吃得一乾二淨。我看見她把法郎一個一個的存到儲蓄銀行裏，爲數似乎很不少，但她從不取用，只因她從不需要什麼東西。我看見她天天準時上學，帶回家做的功課寫得很清楚，書也念得很熟。她這個人是孤僻的，遲慢的，不易使人接近的，出色學生的誇張氣派，她全沒有。但她自有勝人之處：知識一得到，便在她那清晰無比的頭腦裏牢牢記往。就是我們母親當初，到學士與碩士考期，也要焦急起來，但我姊姊則視考期也和平日一般無二。她鎮鎮靜靜地到巴黎大學去考，考了回來，知其必取，於是靜候金榜掛名。

她真是一位心平氣和的少婦。苦惱，灰心，悲觀是什麼東西，她一點也不知道——至少在我是覺得這樣的。她具有一種才能，會把一切足以分心的瑣細煩惱統統避免。她絕對有自信心，然而絕對不驕矜自負。她所需要的是什麼，她總明白，且能使其滿足，不慌忙，不誇張，而有沈着的勇氣。

她最喜歡的工作是科學研究。一九二一年，她在報告錄裏發表第一篇物理學論文。到一九三五年，在十四

年的辛勤工作之後，她終於得到諾貝爾化學獎金；這使她芳名鵲起，又使她知道，她和她的丈夫共同努力於研究工作，在科學上，已有很大的貢獻。

都市的生活，塵囂喧鬧，她極厭惡，因此在巴黎近郊和在不列旦尼（Brittany），各造一所房子。這樣，她就可以一年到頭在適合於衛生的空氣裏工作，同時又可以過着她所稱心如意的簡單家庭生活。她愛好運動，即在工作極繁重時，她也會找個空兒，去游泳，去滑冰，去划船，去爬山。反之，無論什麼力量，都不能強她去做她所討厭的事情，例如叫她留心到服裝上面，或要她接見無聊客人，或禁止她在官場應酬席上不打呵欠。

她永遠是恬靜和靄的，使在她旁邊的人都感到愉快；大戰四年中她所看護的傷兵，多年共同工作的母親，和實驗室裏她所領導的學生，無不感到如此。

至於她和我，二人的情誼雖是坦白忠誠，但不能變成親密，惟一原因是我們沒有共同的缺點。她不輕浮，不抖亂，也不作兒女態。勸她愛護頭髮，修整容顏，我總是白費心思。我從來無法激怒她，也從來不聽見她說句猥褻話。據我所知，她一生不曾撒過謊。她是一個了不得的誠實人，對一切都坦白，所有美德與缺點，畢露無遺；她不願掩飾自己，也不要取悅於人。

一九二六年，她與佐利奧（Frédéric Joliot）訂婚，她把這消息告訴母親和我之後，有一天又帶他來看我們。他在鐳學研究所（Radium Institute）裏，是一個最出色最熱心的工作人員。十年之後，他倆的結合，一個是有思想的女學者，一個是充滿着生氣和高尚理想的熱烈的青年科學家，可算是一段最美滿的姻緣了。她



從來不離開丈夫，因為他倆同在一處做科學研究工作，與丈夫共處，她變成一個比較近人情，比較溫順的人。我看她已經漸漸適應於家庭生活，變成一個主婦，深切注意着她的兩個小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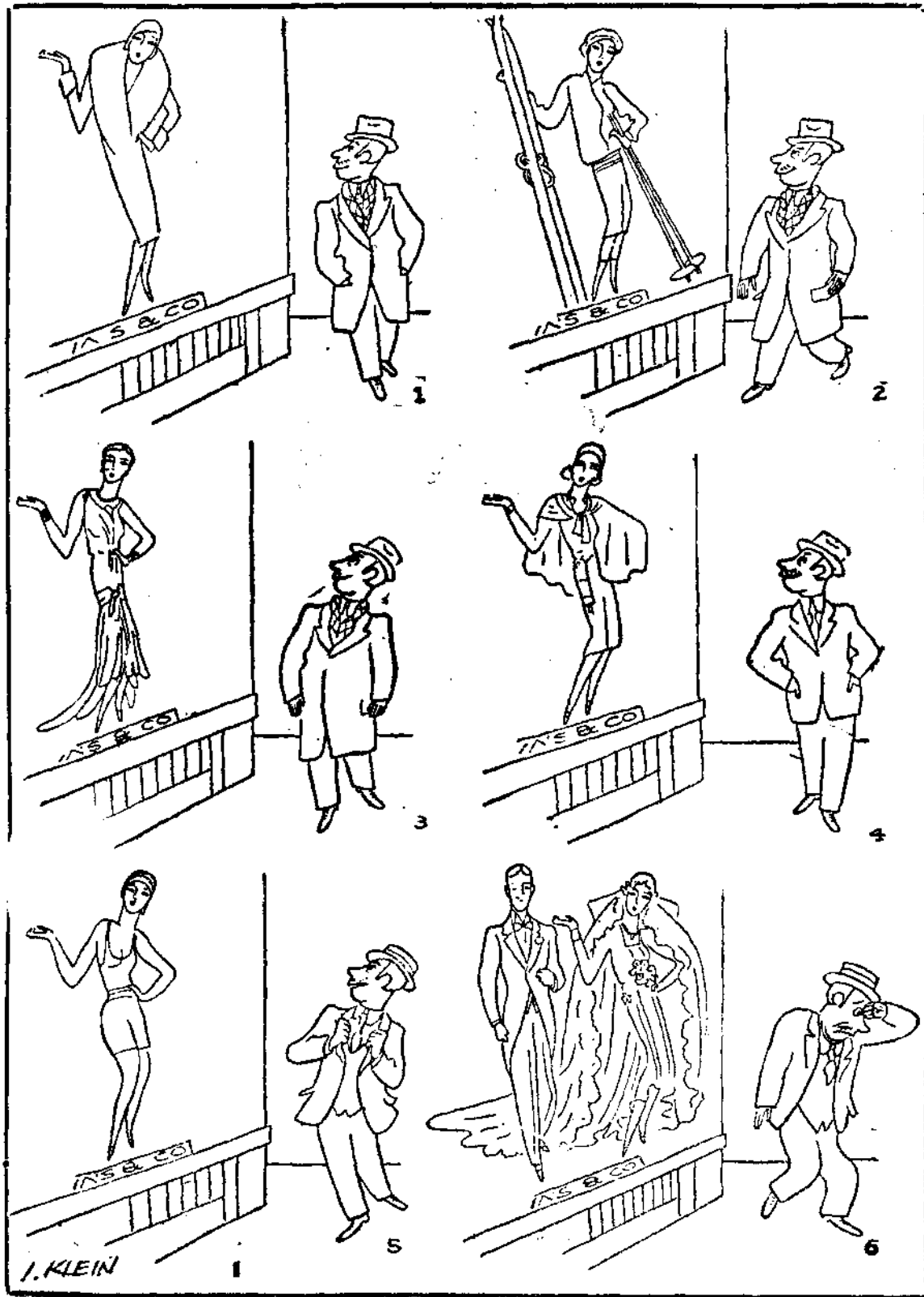
這位恬靜的物理學家，現在也為社會問題，甚至政治問題，而興奮起來了。在某種觀念上，我們的意見不同，所以在不久以前，我居然跟這位從不發怒的姊姊熱烈爭論了一場——一場爭論至少延長七分鐘！這意外事件使我們覺得驚奇，你看我，我看你，默然片刻。終於大家都笑了起來，隨即轉變談鋒，我就請她說明「人造鏽」到底是什麼東西，她是因發現這東西而得到諾貝爾獎金的。

### 本刊預告

洋涇浜英語	黃嘉德	巴黎流氓	三思
驗血偵探術	史丁	毒菌征服記	胡悲
美國苛捐什稅	默然	蘇聯新婦女	倪受民
扒竊	田望中	矛盾的世界	夢谷
治盲新術	曾維明	日常哲學	陸茜
紐約一華人	周駿章	海底寶藏	吳志鵬
誰該進大學	孔斯文	瘋狂畫家(西書精華)	黃嘉音

他的失戀

轉載紐約客





我走過好幾條街，簡直沒有一個窗戶上的玻璃是完整的。全市好像經過了一次大地震。

## 瑪德里見聞記

袁君暨

——美國名記者 Louis Fischer 原著，譯自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美國民族週刊——

一個月前的今天（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六日），瑪德里便開始被包圍了。不過，以土地而論，叛軍在這四星期中，一點也沒有得到甚麼。在十一月十六日，政府軍有一縱隊被小部份的摩爾人給趕跑。於是叛軍得以進駐大學近郊。政府軍隊很頑強地與這一隊佔優勢的敵軍對抗，甚至瑪德里一米突的地方也不願白白丟掉。叛軍總司令弗蘭科在軍隊與物質兩方面的重大損失下，簡直是束手無策。

叛軍每天都作猛烈的攻擊。政府軍有時維持原來的戰線，有時不免要稍微退却，跟叛軍們死拼。無論怎樣說吧，最近瑪德里的四周總算是沉靜下來了，然而所謂沉靜僅是相對的形容詞。每天晚上，當城內車馬的嘈雜聲停息之後，我從旅館的窗間聽到不間斷的炮聲和銳利的機關槍聲，機關槍聲聽來很像一大隊馬隊在圓石路上跑的聲音。然而，大體上看來，敵人的壓迫算是鬆弛一點。據我猜想，大概許是正在重整旗鼓，或是等着援兵吧。無疑的，政府軍的空軍戰士們，在這次擊退弗蘭科將軍的侵犯的偉業裏，功勞甚大。最近，政府軍又置備了許

多坦克飛機，這種飛機飛得很低，可以運輸軍需品和軍隊。

據軍界的推測，弗蘭科在最近的將來，將由數千德軍的援助，大舉進攻瑪德里。這些德軍是從加的斯（Cádiz）上岸的。這個消息倒是真的。昨天下午，因為是星期六，我便從旅館向着克蘭維亞街信步走去，這是瑪德里最熱鬧的街道。突然發生一個很大的聲音——「彈子！」我對自己說。這種猛烈而堅實的聲音，使我覺得很奇怪。我走進一家很時髦的賣男子應用物的商店，去買羊毛襪。（瑪德里的各大商店仍屯着大批的毛襪衣，毛毯，法蘭絨的衣服；可是，在四公哩外的地方，這時正有好多人在冰天雪地的戰壕內呢。）有一羣閒人正在討論這種聲音的來源。有人告訴我說，「那是我們的大炮。」我想不出政府為什麼把炮放在城市的中心。於是，我又回到街上來，人們都忙着跑到街上來，都是一樣的莫名其妙。嘈雜的聲音愈來愈大。煙從一些高聳雲際的樓房頂上冒出來，弗蘭科又來轟炸城市的中心了。今天早晨叛軍又開始用大炮轟擊，現在寫這篇文章的時候，聽到外面不遠的地方，有建築物被射中的砰礮聲。在這種情況下，一個人要怎樣做才好呢？在早晨七點鐘時，我就被炮火聲驚醒。我本來打算先穿上衣服，後來一想，穿上衣服也沒有用，所以索性一頭翻身又睡下，一直睡到八點半。起床後就忙着洗澡，刮臉，早餐；現在我正在打字機的旁邊啦。當然，我所住的旅館不久就會變成叛軍炮手的目標。可是，就這樣逃掉了，却有點丟臉。

弗蘭科將軍，西班牙反動派最高的教會領袖，對於攻擊老百姓的戰略，不是沒有經驗的。對於瑪德里的婦孺，他已經戰勝好多次了。空軍轟炸住宅區，是有定時的，所以人人都在看手錶，並且說「四點了，他們還沒有來

擲炸彈呢。」我看見過好多次工廠在製造槍炮，聽見過好多次的空襲，也會參觀炸彈打成的坑，也曾看見人們在倒塌的房屋中做救濟工作。可是，星期五那一次的襲擊，我敢說世界上沒有比這更殘忍可怕的事了。當天下午兩點鐘，我坐在一輛汽車裏，忽然看見滿街的人都在奔逃，不一會，滿街都跑空了。我一聽便知道這是飛機的摩托聲。轟隆一聲，街那頭一座五層大廈有一陣高山似的濃煙，從頂上直冒出來。我們剛轉了個灣，又是一種能震耳欲聾的爆裂聲，在我們前邊大約有三百碼的地方，一座很大的建築物崩倒在前邊的道路上，我們便急忙丟開車子，躲避到一個大門裏面。炸彈的回音彷彿是要想傳到全世界，使人不禁毛骨悚然。「再一彈，又將打中甚麼地方呢？」我想躲在這裏終究不很妙，便勉強鼓起一點力氣來，把門推開，看看裏頭還有比較安全的地方沒有；可是屋內一股冷氣，使我不得已又退回來。不料又有一種爆裂的聲音，就在我們前面第三個房子處發出來。同時，不知什麼地方又中了炸彈了，聽起來好像是落在行人道上面。半塊被炸黑了的花崗石，從空中飛過來，恰好落在我起先站着的門口。這時一個女人開了門讓我們進去。「真野蠻啊！」她大聲這樣喊着。

這幾分內沒有炸彈聲。我們推開了門，又回到了街上。飛機的響聲也停息了。一個騎軍用摩托腳踏車的兵士，要求我們把汽車借給他，以為救護之用。不久，他們運了一些受傷者回去了；這些人不是缺腿，就是缺胳膊，再不就是臉上缺了一部份。看見這種慘景，不禁使人萬分痛惡，一直到現在，這種情緒還沒有消失。

在被炸毀的樓房下層，老人，女人，小孩，都爬了出來。他們全是白色的，白頭髮，白面孔，白衣服——被炸碎的灰泥所染白。一個十三歲的女孩子，找了半天，找出來一個鳥籠，裏頭是一隻死了的金絲雀；她胳膊下還挾着一

個牛奶瓶。一個女人抱着一個尚在哺乳的嬰孩，兩個都在大聲號哭，女人的衣服已經變黑了，旁邊還拉着一個孩子。一個滿面皺紋的老太婆，裹在一條毛毯裏面，她臉上的每一部分，都在不由自主地戰慄着，昏頭昏腦地再三問道：『我到什麼地去呀？』

當我回旅館的時候，一大羣無家可歸的人在街頭彷徨着，有的帶着一件大衣，有的拿了一包衣服，有的抱着一條小孩用的褲子。婦女們都在搓着她們的手，顯出萬分絕望的樣子。這種情形已經繼續了幾星期。我走過好幾條街，簡直沒有一個窗戶上的玻璃是完整的。全市好像是經過一次大地震。然而居民們仍得繼續在那兒住着。『他們能到什麼地方去呢？』所有的資力全都用在戰爭上，西班牙政府在這種要車沒有車，要糧沒有糧，要錢沒有錢的情形之下，沒有方法可以把民衆搬到別地方去，同時外國也未加以援助。在這種美麗的文明都市變成一片瓦礫場的時候，那些天天跑到教堂裏去向上帝祈禱的人類的人道主義，在那裏呢？

後來我聽說這一次空襲是用廿八架『容克廠』和兩架 Copronis 的飛機。這些空中英雄知道他們殺死的是一些無辜的婦孺及無戰鬥力的人。他們已經這樣幹了幾個星期了；這種時候，正是他們大好的實習機會啦。他們是由柏林和羅馬得到命令的；他們的長官要他們這樣散佈恐怖的種子的。

在西班牙，兩大集團正在鬥爭着。法西斯主義者先由外國輸送飛機與軍需品去，現在又先派遣軍隊去。他們的潛水艇與其他軍艦，居然會出面監視並干涉政府軍東方各港口的艦隊。他們這種無恥的舉動，是聞所未聞的，因為在過去許多事件裏——阿比西尼亞，萊茵區等等——英法已經答應他們的要求了。民主政治的外

交，是敵不過驕傲的法西斯主義者的。要是弗蘭科戰勝了，歐洲將要變成黑暗的境地，或者會發生大戰。如果墨索里尼與希特勒準備好了的話，瑪德里也許會失陷，也許不至失陷。可是這並不是終點。政府軍在那瓦（Nava）阿斯都里亞（Asturias），亞拉岡（Aragon）等地，已經得到重要的軍事勝利；這些地方都是叛軍的中心地帶。弗蘭科的後方已經因農人的怠工和工人的抵抗而發生動搖了。據俘虜的報告，在他手下的，僅是一些未受訓練的摩爾人，因為他的後備兵已經用完了，而真正的西班牙人又不願意去替他打仗。

現在還未到決定勝負的日子，這件事情會繼續到什麼時候，不是一般人所能想像得到的！

## 本刊預告

- |            |     |           |     |
|------------|-----|-----------|-----|
| 太陽黑點與不景氣…… | 李心永 | 懶惰的眞因……   | 王宏喜 |
| 百萬富翁的煩惱……  | 王潛庵 | 幹嗎要離婚……   | 陸茜  |
| 報紙大王赫斯脫……  | 黃嘉德 | 和平教育……    | 陳未鳴 |
| 個性的化學……    | 孔斯文 | 囹圄生活……    | 洪鵠  |
| 特別偵探……     | 林疑今 | 大學教育的疑問…… | 歐麗莎 |
| 法國通訊……     | 葉叔良 | 維他命的故事……  | 史丁  |



德國航空部長戈林對全德的民衆說，「每個德國人都說做飛行家。」這一句話大家都非常重視，因為今日的德國已經逐漸有變成「飛行國」的趨勢了。

## 防空總動員 金安人

—— Dorothy Wodman 原著，節譯自一九三五年四月廿四日巴黎《V.》雜誌 ——

在現代的戰爭中，空軍的活躍把前線與後方的分野破壞了。一國的備戰，民氣是最重要的。民氣普通來自人民身上，尤其是從企業重鎮附近的民衆身上。這班後方民衆的責任，事實上是比前線的將士更重要的，因為飛機的轟炸與瓦斯的施放，大多集中在後方。今日德國政府領導下的備戰狂，最注重的也就是這一點。

德國民衆的戰時訓練，最重要的是防禦敵軍的空中襲擊。關於防空的宣傳，敵軍空襲時的種種危險，都很詳盡地描寫出來。這種宣傳的目的有二，第一，叫一般冥頑不靈的民衆能夠觸目驚心，知所警戒。第二，叫民衆曉得假如有充分的準備，危險並不如初料之大的。

「飛行國」是一本極受歡迎的書。作者在書中說，遇到空中襲擊時，不但城市與企業中心有極大的危險，「就是森林或麥田，也很容易為敵機擲下的燃燒彈焚燒淨盡。」這種故意說出來的驚人之語，是要增強民衆



抵抗的意志。可是爲要免除民衆發生恐怖的情緒起見，作者便投以如下的「安神丸」：「舉凡能夠減少德國危險的方策，都已經安排妥當；我們有避難地窖，有撲滅毒氣隊，有向民衆警告的汽笛，隨時隨地都有滅火機。我們現在正在趕緊把屋中會着火的東西移去，將來所有的房屋，都不會着火的。我們甚至把防毒面具給家庭中的婦女，叫她們能夠應用純熟。城市燈火管制的演習，已經訓練純熟了。學校裏的學童，都有防空的必要常識，政府並且指定靠得住的人，叫他們在敵人空襲時維持學校中的組織與訓練。」

該書也說明市民以及出售防毒面具的理髮師的責任。甚至藝術家也要參加防空計劃。詩人應該「改作劇本，把敵人空襲時民衆的全般情緒表現出來。劇中人物自始至終不應有惶恐或驚駭的表示，應該不時發笑，最重要的是要勸告別人堅持鎮靜，像大家所表現的鎮靜態度一樣。」

一九三五年的日耳曼國防一書，把軍事觀點上的防空分爲兩部，一部是前線軍隊的抵抗，另一部是後方民衆的抵抗。在這兩部中，都有積極防空與消極防空的分別。前線的消極防空，包括軍隊的掩蔽與特別通訊隊，還有種種聲浪偵察機與電報機的設備，以便播送敵軍行進的訊息。積極的防空包括驅逐機，各種口徑的高射砲，機關槍，與管制聲浪的設備。後方的消極防空包括救護醫院地點的選擇，防毒面具的應用，與防空地窖的建造。後方的消極防空最重要的是偵察隊的組織，與前方偵察隊的工作大約相同。分配於各區域中的飛機，巡視全國，由一架發令機負責指揮。這些飛機都有必要的收音機與瞭望鏡，這些飛機一偵知敵機的蹤跡，便立刻用電話、電報，與無線電播送給全國民衆。

德國防空的組織中心及其原動力，是德國防空部（Reichs-Luftschutzbund簡稱RLB）是戈林（Goering）將軍在一九三三年四月設立的，該部直接受航空部長的指揮。這個防空部由退休的將軍格林（Hugo Grimme）擔任主席，他是歐戰時期的防空部長與國內防空局的領袖。參謀部幾乎全是老軍官與航空隊員，其地段組織正與商業航空的十六區域相符。全德國沒有一個地方沒有分部。

在一九三四年德國防空部的工作報告中，格林將軍說全國的會員一共有五百萬人，分成一千八百分部。從那時起，由印刷品的宣傳及其組織之健全，會員人數日增月盛。到一九三四年，德國防空部變成非加入不可的團體了。在柏林，全部家長都被迫入會，會費於收稅時同時徵收。在珂朗（Cologne）地方，凡入會的人，可得減稅的利益。在萊比錫（Leipzig）地方，警長警告全部公民道：『別等法律來強迫你贊助防空』。

總部在各地並指派糾察人員，管理房屋的防空，負責遷移各種容易燃着的物件，以及房客在防空總部中的註冊等問題。防空總部選擇這些糾察隊的目的，是希望在開戰時，全國三十五歲以下的成人，無人能避免入伍。因為在事實上，德國防空部對全國民衆，施行一種縝密的政治監視計劃。每個糾察隊員，都有一套卡片索引，把他所負責的一切房客的情報，都註得很詳盡。這些卡片共分三種顏色，一種是有健全的政治觀點的；一種是比較有疑問的贊助者，第三種是紅色卡片，專記那些絕對靠不住的人。在這些卡片上，有一百個以上的問題。其中有一部份問題是如此的：丈夫在晚上回家嗎？他常出去嗎？他普通在什麼時候回家？這一家時常有客人嗎？是男客還是女客？這些客人按期來訪呢？還是不定期的？這一家讀甚麼報章雜誌？房客可有無線電收音機？如果有

的話，他可常聽國外電台的播音？他可接到許多外國信件？

在一九三四年八月十四日，柏林所有的房客，都被請去赴防空演講會。那些未來赴演講會的事，後由糾察隊員嚴密審問，查明他們所以遲遲未來的緣故。

防空部除了在三天至八天中舉行一次國防演講會之外，並舉行大規模的防空演習。在一九三三年的十月裏，柏林舉行過一次小規模的防空演習。一九三五年三月十九日，又舉行了一次大規模的演習。Volkskischer Beobachter 有一段描寫關於這次演習的實情。該書說：『在三月十九日，由航空部長發令，舉行燈火管制。這在德國防空演習史上是很重要的一頁。在晚上十時正，全柏林市四百萬民衆，頓時都陷於黑暗中了。在起初，還留着四千五百盞電燈，以便進行必要的安全策略。車輛也還可以靠黯淡的燈光前進，可是在十一點時，防空部發令熄滅一切燈火。電車、公共汽車、汽車都在暗中摸索前進；查票員和司機人都靠手電筒行使職務。這大會似乎突然消失在黑暗中了。』

『從空中簡直是沒法子認出這城市的。飛行員祇能靠無線電機指出大略的方向。』

第二天，全市舉行白日防空演習，有吱吱亂叫的汽笛聲，有大烟幕，有火焰衝出的煤氣管，有射出水來的自來水管。行人道上滿地是從屋頂放射的人造火。關於這次的演習，民族日報結論道：『這樣一來，柏林的民衆就稍微可以曉得，假如國防策略不能保證或維持和平時，還會發生甚麼樣的事情。』

戈林警告全德民衆說：『每個法國人都該做飛行家。』這一句話大家都非常重視，因為德國已經逐漸有

變成「飛行國」的趨勢了。

德國重整空軍軍備的目的，可以從無名氏所著的「國防教育」一書中看出。該書中有一段說：「大家都曉得，在歐戰期間，英國東南部的夏坦姆（Chatham）地方，有一顆兩百二十磅的炸彈，炸死了一百三十一個水手，同時還炸傷九十人。還有一顆同樣的炸彈，也在倫敦炸燬一大列房子，其中有二十座房子被炸燬，有四百家受大損失。在最後一次襲擊倫敦時，德國方面派出三十六架飛機，其中有六架平安地回來了——可是在英國方面，他們抵抗時把所有的火藥都用完了，因為有八百尊大砲在抵禦空襲。敵軍方面（按即英法等國——譯者註）還有九十八架驅逐機，和十萬步兵抵抗。除了死傷之外，還有一部份民衆因恐怖而發神經病。據倫敦一位醫生說，在德軍施行轟炸那三個月到八個月期間，有兩萬八千人因恐怖刺激而得病了。」

法國議員特拉沙（Delasalle）的意見是很對的，他說：大規模的襲擊是無法防禦的。戈林曾在一九三五年四月一日說，「德國現在已經準備好，可以抵抗天空襲擊了。」從軍事方面看來，這句話的意義就是說，德國飛行隊已經準備飛行了。德國的飛行隊比任何別國都大，這並不是一句誇張的話，他們並且時常舉行航空演習，精益求精，不讓飛機退化，變成廢鐵。

某政治家說，祇有傻瓜才敢說他的話準對。不知他這句話是否準對？——笨拙



很少人知道酷刑是我們今日所謂高尚文明社會的一種重要工具。現代行刑者手段之毒辣，技術之高超，真要使中古時代的行刑專家自歎不如，甘拜下風呢。

## 洋鬼子的暴行 默然

——節譯自一九三六年各國報章雜誌的時事評論——

人類歷史上充滿着酷刑和殘暴行為的記錄；西班牙宗教裁判時代，中世紀，法國革命，及其他大時代的酷刑和暴虐，是大家認為平常不過的事情。可是很少人知道酷刑是我們今日所謂高尚文明社會的一種重要工具。現代行刑者手段之毒辣，技術之高超，真要使西班牙宗教裁判時代的行刑專家覺得自歎不如，甘拜下風呢。暴行之能夠代代相承，流傳至今，大抵是得到宗教勢力和政治勢力的鼓勵，同時也獲得刑法的暗中幫助。酷刑的效用，隨人類的物質文明而發展，今日已經成為政治上的一種主要工具了。

由歷史的觀點上看起來，現代西方國家的酷刑中心是蘇聯，意大利，德國，和美國。

讓我們先由蘇聯講起。在一九一七年，當克倫斯基（Kerensky）在蘇聯革命政府裏掌權的時候，則秦斯基（Felix Dzerzhinsky）的名字還沒有人曉得。一年後，他被政府委任為「撲滅反革命，怠工，和曠職行

動的特別委員會」的主席，他的名字便一躍而成家喻戶曉，婦孺皆知的恐怖代名詞。這個委員會事實上是政府的密探總機關，普通叫做Cheka。

這密探機關在蘇聯內戰期間極為活躍。據可靠的統計，在那八年中，它所殺死的人，每年平均都在二十萬以上。這機關共有工作人員數千，政府官員也須非正式地和它取得聯絡，隨時報告從事反革命工作的個人或團體，以便對付。

在這個環境之下，錯誤，暴行，和冤枉的慘事，是不可避免的。這裏有一個故事，可以證明當時因錯誤致死，含冤莫白的可怕情形。這故事是由一個前任蘇聯政府人民委員（一九二〇年在蘇聯任職，今則僑居國外）一部未發表的回憶錄裏摘錄出來的：

「我記得在一九一八年，蘇聯人民委員會會舉行一次大會，討論鐵道工人糧食的問題。則秦斯基常常跑來列席，一語不發地坐着，傾聽委員們的議論，聽了一半，便靜悄悄地溜出會場。這天他又來參加會議，坐在離列寧不遠的地方。這場會議非常枯燥乏味，可是當時所討論的問題十分嚴重，所以大家的情緒都很緊張。

「列寧在參加討論會時，舉動常常很隨便，不拘細節。他不大注意各委員的演說，時或站起來散散步，坐在別人的身邊談話。他也常常寫些紙條，叫人送交各委員，彼此筆談。

「這天，他寫了一張紙條給則秦斯基，問道：「獄中現在有多少政治犯？」則秦斯基覆道：「差不多一千五百。」列寧讀後在這數目的前邊劃上一個十字，又把紙條送還則秦斯基。

「於是一樁奇怪的事情發生了。則秦斯基站起來，目不旁視地走出議場。沒有一個人注意到那張紙條或他離場的舉動。到第二天，大家才曉得發生了甚麼事情。原來則秦斯基以為列甯所劃的十字是一道行刑的命令，當天晚上便把那一千五百政治犯全都槍斃了。」

「可是列甯並不要他槍決這些政治犯。則秦斯基誤會他的原意了。列甯往往在報告上劃了一個十字，表示他已經閱過。於是，當委員們正在討論鐵道工人的糧食問題時，一千五百個政治犯不明不白地被殺了。」

有個名叫伊撒培（Essad-Bey）的人，曾搜集到許多關於這時期蘇聯密探機關暴行的故事。他講到一個名叫潘克拉托夫（Pankratov）的農夫，曾親手殘殺過幾千人。這個擔任密探工作的農夫，外表是個很恬靜和平的人，生性則陰險暴戾。他那種忠於職守的精神，真是罕有。他甚至把每天領到的及用掉的子彈數目，詳細登記起來，以供參考。他在行刑的時候，往往殘忍無情地把犯人鞭打一番，接着用手槍在他們的臉上痛擊幾下，然後才心滿意足地開槍，結束了他們的狗命。

奧德沙（Odessa）地方有個名叫約翰生（Johnson）的黑種巨漢；他的刀割手術，非常巧妙。他只要很敏捷地把刀使用了幾下，便可以把人身上的皮肉割得有條有理，筋肉畢露；到這時候，無論多麼堅強牢固的筋肉，也儘可以寫寫意意地用手拉出來了。

伊撒培又講到一些殺人不眨眼的女魔王；其中有一個名叫格勒賓紐考伐（Vera Grebennikova）。這女「英雄」開頭拜上述的約翰生為師傅，可是過了不久，已經另外創造了一種凌遲犯人的妙技。她有方法

可以在短時間內把犯人的身體割成碎片。爲珍護自己的衣服起見，她在行刑時，往往脫盡衣服，赤裸裸地一絲不掛。這女人也許很缺乏羞恥觀念，可是氣力和殘酷的心腸，却是一點也不缺乏的。據說，她在六星期內，一共殺死七百人，平均一天殺十五人！

蘇聯十月革命之後，革命黨和保皇黨的鬥爭，並沒有完全停止，雙方勾心鬥角，陰謀詭計還是有增無已。則秦斯基在一九一八年，發覺一個組織嚴密的反革命團體。這秘密團體的領袖，是一個極聰明的陰謀家，名叫沙文考夫（Savinkov）；他一方面組織暗殺黨，謀刺革命政府各領袖，一方面又計劃在莫斯科實行武裝暴動。則秦斯基偵知沙文考夫在莫斯科，可是這人行蹤詭秘，神出鬼沒，無論用甚麼方法，都捉不到。恰巧則秦斯基部下有一個小軍官，曾在莫斯科波克羅夫醫院治過病，跟院中一個看護婦發生戀愛。有一天，這看護婦跑到密探機關，慌慌張張地報告說，那小軍官會暗中告訴她：有人計劃在莫斯科實行幾次有組織的暴動，目的在推翻政府，屠殺擁護政府的人員。那小軍官叫她暫時離開莫斯科，以避萬一的危險。

則秦斯基立刻派出暗探去監視那小軍官的行動。有一天，他們曉得他到馬利勒新斯基街一座房子裏去，馬上通知總部，派大批警探到該處抄搜。原來那裏便是「國家與自由防禦同盟」的一個辦事處。這次的陰謀，計劃得非常草率，一包包的重要文件，塞在書桌的抽屜裏，炸彈與手槍則堆在床底下。警探抄獲這些重要證據，同時捉去十三個叛徒。三天後，他們探知該同盟總機關的所在地，又捕獲許多要員。沙文考夫逃至外省，銷聲匿跡，不知去向。這叛黨機關的人員，幾乎全數被捕，在密探總機關的地窖裏受刑就死了。



今日西方各國最流行的酷刑，大都是許多世紀以來所用的方法。現代的人類在這方面當然也有幾種『新發明』，不過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的祖宗是酷刑的妙手哪。

德國國社黨和意大利法西斯黨最常用的兩種酷刑，都很簡單，而且歷史很悠久。這兩種酷刑是長時間的鞭打，和灌蓖麻油。蓖麻油的數量普遍是由一品脫至一夸爾。把這麼一大杯的蓖麻油吞進腹裏，結果如何，可想而知。此種酷刑有一個妙處：就是這一大杯蓖麻油，可使腸胃五臟破裂，流血不止，外表無甚異狀，而且可以延至三四天後才死，報告上儘可寫着『病死』或『壽終正寢』等字樣，不至留下甚麼酷刑的痕跡。

然而，這還不能算是德意兩國的『正式』酷刑。要看驚心動魄的『正式』酷刑，還得到『集中監獄』這一類政治犯監獄去。下面一段話是郎何夫（Wolfgang Langhof）在集中監獄裏過十三個月監禁生活的經驗談：

『他們的面部到處是傷痕，兩耳破碎，嘴唇裂開，眼睛滿佈着血筋，紅腫得怕人。……獄吏的木棍，雨點般地打在我的身上，我的身體，鼻孔，嘴巴，都流着鮮血。我動也不能動，頸部和臂膀腫起來了，門牙全部打落，全身皮肉脹得很痛，皮膚上紫，藍，黑，青，紅，各種顏色都有。……』

那些不幸跟『阿利安』（“Aryan”）種的德國人發生肉體關係的猶太女人，所受的酷刑尤其可怕。行刑者第一步先把那女人的衣服脫得精光，然後用鞭子痛抽一番；接着把她的頭髮剃光，迫她喝下一品脫的蓖麻油，最後用一種擦不掉的液質，在她的裸體上寫了一些猥褻的詞句。到這時候，刑罰的『儀式』才算完畢；奄

奄一息的可憐女人，被拋在一邊待死了。

意人發明了一種新酷刑，其功用是把一個人打成碎片！他們特製一種大頭棒，尾端比中部較重，頗為柔軟。使用這種木棒的行刑者，均訓練有素，用假人練習過，所以技術極為精良。

經驗豐富的行刑者，總把木棒向犯人的臉孔下部打下去。他們為避免打死犯人起見，普通總不敲破頭顱的。擊碎牙牀更是他們的拿手好戲。牙牀破碎的犯人，半死不活地躺了幾個月，除呻吟之外，自然不會痛罵他們的獨裁者了。

至於在所謂自由國度的美國，酷刑也是司空見慣的玩意兒。不過美國的酷刑，不以手段之細膩見稱，而是以氣勢的雄壯見長。酷刑的滋味，嚐得最深者莫如黑人，因為在美國南部，私刑、塗黑油，甚至炮烙之刑，都是常有的事。

可是在美國其他各地，曉得用酷刑的人還多着呢：監獄當局、匪徒、破壞罷工者和警察，都各有其巧妙的技術。最近有三個居住密西西比河岸的黑人，因犯罪嫌疑，被捕入獄；監獄當局為迫出他們的口供起見，把他們吊在樹上，脫盡衣服，用釘有金屬扣子的皮帶痛抽，弄得背部皮開肉綻，血肉模糊。三個黑人被打得死去活來，只好含冤莫訴地供認了。後來最高法院發見他們無罪，才沒判定死刑，可是他們這一場苦，已經吃得夠了。

匪徒和破壞罷工者以鞭打槍殺為拿手好戲。可是他們在施行這些技術之前，總要先把仇人的耳朵和舌頭割掉；用扣針和牙籤插進他們的指甲下；又用香烟點火器燒灼他們身上的嫩肉，才覺得心滿意足。

此外，警察局鞭打犯人的手段，也得提起來說。你願在不飲，不食，不睡的狀態下，一連給偵探們輪流審訊九十二小時嗎？你喜歡被人家強迫張眼注視一盞幾千燭光的電燈，一連幾小時不准閉一閉眼嗎？你喜歡讓人家用木棒痛擊喉核，一直擊到口吐鮮血嗎？

這些痛快的玩意兒，可以在美國的警局裏看到。還有一種酷刑，叫做「輕擊」。行刑者把犯人縛在椅上，然後用一條橡皮管敲他的頭顱，使他的頭腦裏感到一種震盪的劇痛，同時不使他失去知覺。差不多每二十分鐘敲一下，不急不徐，跟機器一樣準確。犯人翌晨到法庭去受審問時，這種傷痕是看不見的；可是他的頭腦，覺得非常靈敏，這種不舒服的感覺，至少繼續幾星期或幾個月，才會消失。

在二十世紀的文明世界裏，這一切暴行和酷刑，居然還存在着，而且有變本加厲之勢，真是令人痛心疾首之事。可是這還不足為怪；頂奇怪的現象，倒是社會人士似乎很少知道這種事情，而且，縱使他們知道，他們也是視若無睹，漠不關心的。

本刊長篇

兩大貢獻

林語堂譯：浮生六記（漢英對照）

黃嘉德譯：蕭伯納情書



這是爸爸教孩子玩的一種奇怪的遊戲；是的，在美麗的雪地上所玩的奇怪遊戲。玩啊，孩子，頂要緊不要給人家捉了去！

## 盜 竊 教 育

藍萍心

這是一篇短篇小說，故事很簡單，可是其所含的意義却很複雜，很嚴重。在這裏有失業者的悲哀，飢餓，寒冷，父子間真情的流露，生活的掙扎，犯罪與貧窮的決鬥。讀完這篇小說，令人不禁灑着同情之淚。它提出一個極嚴重的社會問題，讀者切不可等閒視之。本文作者為 Albert Maltz。原文載一九三六年十二月號美國“Scribner's”雜誌——譯者識

「我就這樣跳上牛乳車去」

「你忘掉一樣東西了！」

「甚麼？我沒忘掉。」

「你到底怎麼啦？」

那小孩蹙着額頭，默然不語。他

年紀看來還未滿十歲。他那憔悴瘦

削的小臉，在冰冷的空氣中凍得有點發青。他嚟着惺忪的睡眠，努力振起精神來。

「好啦，走吧！」那男人說。

「我記不起你的話了。」

兩人靜默了一會。

「我不哭。」那孩子說。「你當

「你要給人家捉去嗎？」

那男人嘆了一口氣。他想到，「我是甚麼呢，嬰孩嗎？」

「你的舉動真像嬰孩。我告訴

「我不會給人家捉去的，爸爸。這種遊戲我玩過的。我曉得怎樣玩的。」

我從前總到這個時候才起身的，吃了一頓熱烘烘的早餐，然後拿一個盛午餐的小桶，走到電車站去等車子。」

「呵——」  
那孩子走出門外，伸手掏起一

「你怎會玩呢？怎麼玩法你都說不出啦。」

他舉手把濃密的黑鬚上的白雪抹去。他想到，「你這可憐的小猴子；你這時候還不該起床。你該回去睡覺啦。」

「我不是瞎子。你不必告訴我，我也看得見。你拿雪幹嗎？」

「我玩給你看吧。」  
「我不要再看你玩。我們現在回家去吧。」

「他媽的，別回家去吧。」  
「你幹嗎呢？那並不會使你的話了嗎？」

「我要弄一個雪球。」  
「你的頭腦裏只會想這種事情嗎？我好像聽見你說過，要幫助小

「你別呢罵。看你這樣子，將來非做流氓無賴不可。」

那孩子搖搖頭，歪扭着小臉，露着沈鬱悲哀的樣子。  
「你現在怎麼啦——哭嗎？」

「妹妹？」

「我不是要幫助她嗎？」

「不，你不幫助她。你的心全在

紙袋拿出來吧。我要你把一切全預

那孩子說，「不要再叫我重說一遍吧。」

想別樣事情；應該做的事情倒不做啦。走進這裏來吧。」

那孩子由衣袋裏拿出一個弄

「如果你不告訴我，我們就馬上回家。」

他粗暴地握着那孩子的兩臂，

氣。

「因為他僅走到那綠色房子

把他拉進門裏來。『你忘記帶那個

「以後你得做甚麼呢？」

的邊門哪；他送牛乳到隔壁房子時，

紙袋了！你忘掉頂要緊的東西了。你

「以後我等那送牛乳的人走

是一直走到後門去的。我會做的，爸，

既然忘記帶紙袋，我怎能相信你不

到房子後邊。」

你不要怕啊。」

會弄出亂子來呢？」

「那一座房子？」

「我曉得你會做的。」那男人

「我沒忘記帶紙袋，爸，」那孩

「那邊那一座。」

說，「可是我們得非常當心哪，你手

子說。『我把紙袋放在衣袋裏呢，對

「綠色的房子嗎？」

冷嗎？」

嗎？我以為你不是要問紙袋的事

「不是，是隔壁的房子。」

「不很冷。」

啦。」

「為甚麼不是那座綠色的房

「把紙袋挾在臂膀下吧。」

「你得把所有的話全告訴我

子呢？」

那男人把孩子那雙小小的白

一遍。我要曉得你没弄錯啦。現在把

「呵，——我全曉得的，爸爸，」

手，放在他自己又厚又紅的手掌裏，

慢慢地摩擦着。

「以後怎樣呢？」

「當那送牛乳的轉彎到那座

房子的後邊去時，我衝過去，拿了一

瓶牛乳。我把牛乳放在紙袋裏，然後

向那一邊走過去。」

「你跑嗎？」

「不，我祇是像平常那樣地走

着。」

「假使他看見你，在後邊緊追

你，你快一點飛步狂奔，對嗎？」

「不，我還是照樣走着。我讓他

捉住我，然後放聲大哭。」

「你哭得出聲來嗎？」

「當然哭得出聲來。我已經練

習過了。珍妮以為我真的在哭呢。」

那孩子笑着說：「我假裝給人家打

了。」

「別響！別說得這麼大聲。」

「我的手已經暖了，爸。」

「把手放在衣袋裏吧。我暫且

替你拿着紙袋。假使你給人家捉住，

你怎麼辦呢？」

「我儘管哭個不休；接着你便

走過來，對那送牛乳的說你認識我，

說我是個窮孩子——」

「別響！」

那男人伸手掩住孩子的嘴巴。

「有人來了。你假裝有東西飛進眼

睛。」

那孩子閉着一隻眼睛。那男人

假裝在檢視他。

一個無家可歸的人冒着飛舞

的雪花，慢吞吞地踱過去。他的頭上

包着一條麻布。

「我們的生活比他還要好呢，

那男人自言自語着。

他們凝望着他，一直到他的背

影在雪花中消失了。

「雪下得越來越大了，」那孩

子低聲細語道：「那送牛乳的在街

的那一邊看不見我。我可以多拿幾

瓶的。」

「一瓶夠了！——我告訴他我

認識你之後，又說些甚麼呢？」

「你說我是個窮孩子，家裏有

「這種舉動證明你剛吃飽，肚

「好的。」

個生病的媽媽；我拿牛乳要給她喝；

皮覺得舒服啦。」那男人對他說。

牛乳車慢慢地循着大街駛過

假使他這次放了我，你可以担保我

「不錯，我剛吃過兩隻雞蛋

來。那男人跟孩子躲在門內，蹲着不

不再做這種事情的。——就是這樣，

——

動。

沒有別的，對嗎，爸爸？」

那男人突然張皇起來。「牛乳

「等到牛乳車駛到那自來水

「沒有別的。」那男人嘆了一

車來了！把紙袋拿好。我叫你出去才

龍頭邊！別慌張！好吧，孩子。一直走過

口氣，伸手抹一抹鬍子。「你肚子餓

出去。」

去吧！」

嗎？」

「好的。」那孩子的臉孔給緊

那孩子踏出門外，兩腳在軟綿

「有點餓。」

張的情緒激得通紅。「你看見牛瓶

綿的雪中高舉着，一步一步地向街

那男人緊握着孩子的臂膀。「

車的時候告訴我吧。我不會把事情

心慢慢走去。

不要緊。我肚子也餓。你祇須吐吐涎

弄錯的。」

「我剛才應該叫他把帽子戴

沫，拍拍肚皮就好了。」他向雪地吐

「還有一句話不要忘記。假使

得低些。雪片一定會飛進他的眼睛，

涎沫，又用手拍拍肚皮。

事情弄僵了，你聽我的叫喊好了。如

「那男人想道。他張着口呼吸着。他

那孩子學他的樣。兩人對望着

果我喊聲「跑，」你便拚命跑。你一

的胸部起伏着，呼吸覺得很困難，很

笑一笑。

直跑，不管我怎樣做，聽見嗎？」

痛苦。



那送牛乳者的影兒在房子背後消失了。那孩子向前一躍，跳上牛乳車的前部，伸手進去。

那男人自言自語道：「爲甚麼這樣久還沒拿到牛乳呢？啊，天啊，爲甚麼這樣久？」

那孩子跳下雪地。他把牛乳瓶塞進紙袋，急忙地大踏步走過街

來。送牛乳者剛走出巷來。那男人屏息地凝望着他，看見他拿着牛乳一直走到隔壁的房子去。事情成功了。孩子平安無事了。

那男人抹抹鬍子，吞着涎沫，然後深深地歎了一口氣。他走出去找孩子。

那孩子站在下一條街角等候

他。他那小小的臉孔，發射着快樂的

光輝。「我拿到牛乳了。沒弄出亂子來，對嗎？」他急急地問道。

「不錯，孩子，你做得好。」那男人一邊說，一邊輕拍他的頭。「牛乳瓶給我拿吧。」

「我拿得起的。」孩子答道。

「好吧。」

「是的，很容易的，爸爸。我可以

寫寫意意再拿一瓶的。」他跟着他父親在街上前進，在雪上且滑且走

着。「我明天可以拿兩瓶嗎，爸爸？可以嗎？」

那男人沒有回答。

「喂，爸爸！」那孩子拉一拉他

父親的外衣。

「甚麼？」

「可以嗎？」

「可以甚麼？」

「我明天可以拿兩瓶嗎？很容易的。我一定拿得到的。」

「不可以。」

「呵，我一定拿得到兩瓶的。」

「不可以。」

他們倆默默地走着。

「我真想把這件事告訴朋友，

」孩子說。

那男人停了步。「你告訴人家，

我便打死你。打死你！」

「是的，我曉得。我不告訴人家。」

「你聽我說——聽我說——」

那孩子說，「爸爸，你不要難過。」

我不過是這樣想吧了。」

「那男人用一種哽住的声音說，」

我長大時是不會做竊賊的。我曉得

「這是偷竊啊，」那男人說，「

我們是為你的小妹妹才這樣做的。

偷竊是犯罪的行為哩。」

這是偷竊啊！」

你曉得吧？」

那男人沉默不語。他站着，凝望

「是的，我曉得。走吧，爸，我覺得

「是的，我曉得。」

着地上。

冷哪。」

「我一生不曾偷過東西，」那

「走吧，爸。我覺得冷哪。」

那男人突然又停住步，「你曉

男人說，「我一生勤勤苦苦地工作

他們輕快地在清新的白雪裏

得偷竊是犯罪的行為嗎？」

着。我賺的錢總夠家用的。你可以去

走着。

「是的，我曉得，爸。」

問你媽。」

西風合訂本第一集將近出版……

火速預約！

定價一元五角

預約祇收一元

三月底截止



法國的偵探，能像福爾摩斯那樣，用神妙不可思議的技術去解決案件，使犯人俯首就縛。

## 法國福爾摩斯 許以牧

—Fletcher Pratt 原著，節譯自

一九三六年正月號美國水星雜誌。

法國的警探局，也許是歷史上效能最高的偵探機關。這機關的偵探，能像福爾摩斯那樣，用神妙不可思議的技術去解決案件，使局外人嘆為觀止。法國警探局能有那麼偉大的成績，真是不足為奇的事。

偵探在處理案件時，對所進行的事務是負着全責的。整個警探局都得聽他的指揮。也許要化學專家替他化驗一雙襪子，或調用一隊兵士；這些要求都可以實現。如果他的上司問他案件進行如何，他一定會答道：「別響！這是秘密！我已經得到一個重要的線索了！」在法國，偵探捕獲犯人，認為是當然的事，所以功勞並不大；報酬的高低倒以捕獲犯人時手段巧妙與否為斷。

有個著名的偵探名叫柏提龍（Alphonse Bertillon）曾因想出一個處置竊賊的妙法，而引起上司的注意。有個竊賊為了一件巨案被捕入獄，可是警局找不到真憑實據。柏提龍請一個人扮演這竊賊的行爲，很細心地把想像中的犯案經過情形記錄下來。於是他乘竊賊熟睡的時候，跑進監房裏去。

「你在這裏幹嗎？」那個竊賊清醒時問他道。

柏提龍很鎮靜地答道：「把你的供詞記錄下來。你已經在夢中把你偷竊的經過詳情和盤托出了。」於是他把想像的犯罪記錄讀出來給他聽；他的想像居然非常準確，弄得竊賊目瞪口呆，驚惶失措，終於在供詞上簽字直認了。

一百年前，法國有個著名警探，名叫維多克（Vidocq）有一次，他聽見一個名叫格味夫（Gueuvive）的巴黎流氓說要當面殺死他，就假裝做流氓，跟格味夫交結朋友。格味夫不知就裏，便請他的新朋友幫他，把維多克解決了；維多克一口答應，就跟那流氓在他自己的屋外，守了四夜，預備殺死他自己。到第五夜，維多克覺得玩笑也開得夠了，就慫恿格味夫一同跑進他自己的寓所去偷東西；在屋裏的時候，他乘機把那流氓一棍擊倒，送入監獄。

法國的犯案往往複雜異常，所以偵探非有高人一等的機智不可。試舉齊特勒男爵（Baron Zeidler）被殺一案來說吧。那兇徒用一根嵌着馬蹄鐵的木棍，把齊特勒男爵打死，然後把屍體移在馬房裏；在那裏，男爵養了一匹粗野不馴的獵馬。柏提龍細察齊特勒頭顱上的馬蹄鐵印，知道只有當他頭部向地時，才有被馬踢死的可能。他根據了這個疑點，終於把正兇捉到了。再拿蘭西（Andre Rancy）一案來說。蘭西是個以盜竊為副業的歌舞班演員，訓練了兩頭會偷東西的黑猩猩。他到各地獻藝時，總帶這兩頭畜牲同行，讓它們在旅館裏行竊。後來巴黎的偵探貝勒（M. Bayle）偵查出猩猩的指紋，終於把他定罪了。

法國警察的科學偵探術極爲發達。在指紋學尙未十分盛行的時候，柏提龍已經發見人類的耳朵無法假裝，而且沒有兩個耳朵是完全雷同的。法國偵探受過一種訓練，能把所要捕捉的犯人的耳朵，分門別類起來。他們一旦得到一幀犯人耳朵的清晰照相時，犯人便逃不出他們的掌握。

有一次巴黎一個銀行行員犯罪逃亡。他是一個身材高大的胖子，兩眼突出，長着一頭蓬鬆的黑髮。他在藏匿的期間，故意少吃東西，餓得很消瘦，把大部分的頭髮剃掉，又把所餘的頭髮染成灰色，用一種刺戟藥使眼睛變小，同時使之生出黏液來，裝上一副灰色的長鬍子，用白蠟注射法，使鼻頭隆起，走路時彎腰曲背，拿着手杖。可是他第一次到外頭去便給偵探捉去了，因爲耳朵是無法化裝的啊。

里昂的洛卡博士 (Dr. Locard) 說，除指紋之外，人身上還有許多特徵可以證明誰是犯罪的人。手背上的血管形狀是無法改變的，而且沒有兩人相同；手掌上的紋路也是如此（馬賽有個殺人犯逃走時在沙灘上跌了一交，留下一個手印在沙上，因此被捕。）腳底的紋路，也各不相同。有個名叫勃蘭志尼 (Pranini) 的兇犯，曾一連殺死三個女人。他每次行兇，總先把衣服脫掉，以免在衣服上留下血跡；可是他於忙亂中留了一個染血的腳印在地板上，終於被捕就刑。

洛卡博士也曾以顯微鏡照相術，研究人類指紋里皮膚毛孔的形狀，證明毛孔的形狀，也跟指紋一樣地各不相同。以毛孔的形狀爲證據有一個優點，就是所佔的面積，比指紋還要小，應用更便。有一次，一個竊賊在夜間拿一根蠟燭去偷東西，沒有留下指紋；可是當他在施展妙技的時候，偶然有一滴跟眼淚一樣大的蠟燭油，滴在

他的手指上；他把這滴油弄掉。不料洛卡博士就拿這滴蠟燭油去研究，以毛孔的形狀爲線索，把犯人捉到了。

法國警探局用種種東西去證明犯人。辦公室中收藏着各著名犯人的指紋，頭顱，手臂，手指，和鼻頭的尺寸，耳朵的形狀，以及許多關於他們生活習慣的記錄。法國的陪審官似乎也比別國的陪審官更願意接受科學上的證據。

法國的偵探都受過特殊的訓練，曉得怎樣利用種種證據，使犯人俯首就縛。竊案發生之後，法國偵探便跑到出事地點，把竊賊穿開窗戶或牆壁時所留下的鐵棍痕迹，用蠟製成模型。在顯微鏡的檢察下，各種用具都有其特殊的痕迹。巴黎一個珠寶大竊案，就是以這種方法破案的；偵探證明店窗上留下的痕迹，是某嫌疑犯的一根鐵鍊弄出來的。

法國的偵探由軍隊裏直接選拔出來，不必先當警察。他們都會受過高深的教育。在訓練的期間，他們第一步是閱讀嘉卜里歐（Gaborian）及福爾摩斯的偵探小說。福爾摩斯曾說了許多警句，如「你雖看見，可是沒有詳細觀察，」「線索無論多麼微小，都是十分重要的。」這些警句已經成爲法國偵探的格言了。

法國偵探也模倣福爾摩斯的方法去解決案件。你記得福爾摩斯曾說他已寫了一篇以烟灰證明烟草種類的論文嗎？法國有個在實驗室裏工作的偵探，確曾寫出這種討論烟灰烟草的論文。此外，偵探們也寫了許多討論其他問題的論文——如研究胭脂口紅的種類，及塗過口紅的嘴唇所留下的痕迹（有個法國偵探發見某妓女常常用某一牌子的口紅塗唇，而以唇印簽在信上。敘利亞一個暗殺案就是這樣解決了的。）——研究

各種質料的衣服和柔軟東西接觸後所留下的痕迹，——研究犯人身上的寄生虫（洛卡博士曾在某暗殺案的出事地點發見一種條虫的卵，證明係由某嫌疑犯身上落下來）——甚至研究歐洲東部犯人的心理。法國的偵探制度當然還不是十全十美的。他們如果遇到欺詐這類毫無實質線索的案件，便會覺得有許多困難的問題，不易解決。可是案件如果有實質的線索，法國偵探總會施展其高人一等的妙技的。

### 如 是 我 聞

最近倫敦有人開了一所學校，專教女人怎樣買布。不久恐有人要教鴿子怎樣飛了。（立托意新聞）

女人的需要：十四歲以前——健康與好父母；十四歲到四十歲——美麗；從四十到六十——好人格；六十以後——錢。（美國婦女家庭雜誌）

從心理學上看來，結婚對於男人的好處是比對於女人的好處大的。據克拉克大學的威羅美（Raymond R. Willoughby）先生宣稱，患神經病的丈夫比患神經病的婦夫少，可是患神經病的妻子却比患

神經病的老處女多。（新聞週報）

據說，女孩比男孩有多活四年的希望。這是很公道的，因為女孩要說的話多着啦。——倫敦意見

某美國科學家宣稱他發現了兩萬萬年前的星魚化石。明年這時候這隻星魚該是兩萬萬零一歲了。

一個政治家說他空耗了一生四分之三的時間。另外那四分之一時間一定是花在睡眠上的。

自然學家宣稱蝸牛有二十個以上的老婆。可是它對於老婆似乎不很滿意似的，回家時走得那樣慢。

——笨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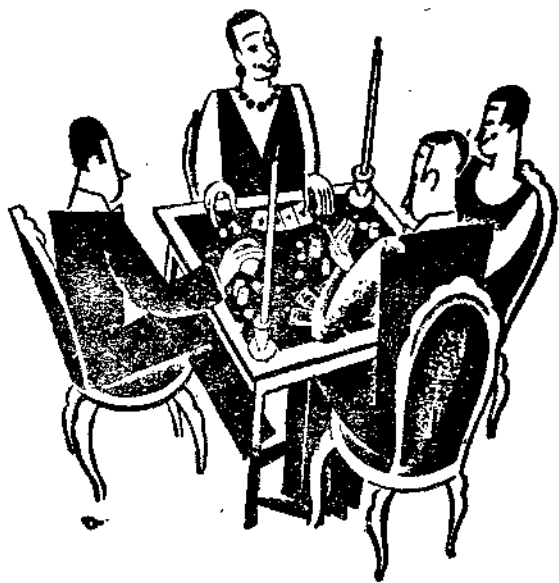
蒼蠅陷入蛛網時，蜘蛛立刻加以襲擊。可是把蒼蠅擺在蜘蛛眼前，不落入網中，蜘蛛却連忙逃開。

藝術結晶

轉載笨拙







我每次遇到他，總想起他已經忘記欠我一塊錢了。

## 一 塊 錢

亞 伍

——Stephen Leacock 原著。譯自 *Over the Footlights*——

朋友杜君欠我一塊錢。已經欠十二個月了，恐怕很少歸還的希望吧。我每次遇到他，總想起他已經忘記欠我一塊錢了。他遇到我時，還是向來那一付坦白誠懇的態度。我那塊錢已經被他忘得一乾二淨了。我曉得我永遠拿不回那塊錢了。

在另一方面，我一生都會記得杜君欠我一塊錢。我相信這對於我們的友誼毫無妨礙，可是我却永不健忘。記這件事。不曉得別人怎樣，不過假若有人向我借一塊錢，我直把這件事牢記着，一直記到入墓穴。

讓我把事情說出來吧。在去年四月八日（我特地把日子寫出，因為杜君或許會看到這篇文章），杜君要到伯莫台去時，向我借這塊錢。當時他需要一塊零用錢，要租汽車；我便借給他。事情發生得又簡單又自然，直到事情過去，我才有點覺得他祇說「給我一塊錢，好嗎？」我說「可以可以。一塊錢夠嗎？」我曉得杜君把那塊錢接去時，他原意是要還的。

他從伯莫台寄一封信給我。我想把信打開時，那塊錢一定在裏邊。可是沒有。他祇說氣溫高到近一百度。這數目騙我於一時。

三星期後，杜君回來了。我到火車站去接他，——並不是因為那一塊錢，而是因為我真的看得起他。我覺得他去了三星期回來時，看見有人在車站接他，一定很快活的。我說：「我們租部汽車到俱樂部去吧。」可是他回答說：「不，我們走去吧。」

那天晚上，我們一直在一起，談着伯莫台。我當時想到那一塊錢，可是當然沒提起。沒法子提起的。我問他伯莫台地方用的是甚麼幣制，跟美國洋錢的市價可一樣。（我說美國洋錢時故意說得稍微響一點，）可是結果還不能叫他想起那塊錢。

過了好一會（我幾乎每天與杜君在俱樂部裏碰頭，）我才明白他已經完全忘記那塊錢了。有一天，我問他這次花多少旅費，他說他沒記賬。不久以後，我又問他旅行後生活可安定得下，他說他完全忘了。因此我曉得一切都完了。

我對杜君一點也沒有懷恨的意思。我祇把他加在欠我一塊錢而忘記還我的人的名單上。現在名單上已經有不少人了。我對他們所抱的態度並沒改變，我祇希望我能把這事忘記。

我時常遇到杜君。前天晚上，我在吃晚飯時遇見他，他自自然然地談着波蘭的事。他說波蘭永遠不會還所欠的債。你們總以為這一類的事，會叫他記起欠錢的事了吧？可是並不。

不過在這時候，時常有一種頗為痛心的思想，浮現我的腦際。我想，假若杜君欠我一塊錢，把事情忘了，那麼從理論上說來，我也該有欠人家一塊錢，而把事情忘了的可能性。也許人家也有一張單子記下來。我越想越覺得不痛快，因為我一忘記借人家的一塊錢，我一生一世也不會還的。

世界上假若有借錢給我的人，我希望他們會說出來。不是一時全來，而是一部份一部份來，最好能依字母次序來，我將立刻把他們的名字寫在紙上。不過我得聲明，我不把打撲克牌時借給我一塊錢的人算在內，我也不是想到（我小心不去想到）上個月在體育俱樂部裏把三角錢借給我買汽水的那個人。可是假如有人在我要到伯莫台去時，借一塊錢給我付汽車資，我想把那塊錢還給他。

不但如此：我想要發起一種大運動，一種「恢復誠實」的運動，叫大家把那些借來的一塊錢都還清。我們要記得，那些最強大的國家，都是建立在絕對誠實的基礎上的。

末了，我想請讀者諸君別把這本書亂丟，免得被蒙得婁地方大學俱樂部裏的杜少校看見。

### 幽 默 紳 士

有個伶人跟一個不知名的紳士在一間酒店裏吵架，爭鬧不已；後來伶人怒不可遏，由座上跳起來，把他的名片拋在桌上，氣憤憤地走出門去。他的意思是要這個紳士和他約個時間地點，實行決鬥。可是那個頗有幽默感的紳士，却恬然把名片拿起來，看看伶人的姓名，接着在姓名上寫了下列幾個字：「請許持片者入場。」然後他才付完酒賬，寫寫意地走到當地的大劇院去看一次免費的好戲——德國萊比錫 Reklams Universum。



他發明一種新方法，把傳記從呆笨無趣變為活潑輕快的寫法。他在傳記中參入寫小說的方法，但又不遠離事實，不歪曲事實。

## 斯脫奇的人志

陳煒謙

——介紹他的「縮本寫真」——

在中國近來印行的雜誌文中，「人志」一項，頗佔重要地位。中文的雜誌，不用說，騰挪很多的篇幅，來登載這一類文字。即英文雜誌如中國評論等，前此亦特闢專欄刊登。這真是大有風起雲湧之勢。此中原因何在呢？我想不一定是受了鶴兒祐輔氏「思想，山水，人物」那種劃分的影響。傳狀之作，原於史氏，在中國本有悠長的歷史。不過舊史官所作的傳，多是「官官相讓」，限於達官貴人。而清朝又定下規律，凡仕非賜諡及死事者，不得為傳。所以什麼史官的傳，倒真是「王胖子的褲帶，希鬆平常。」那麼，「禮失而求諸野」，倒是文人閒時弄筆作的傳，往往很值得讀。這類的傳，小大由之，深入淺出，姚姬傳所謂「文士作傳，凡為坊者種樹之流而已。」正是如此。

一提起「人志」，使我自然而然的想起那號稱為近代傳記宗師的斯脫奇 (Lytton Strachey) 來。他的名字，近來在中國很有人提到過。他作品的無形的影響，也可以在國人的著作中尋出。這是後話，暫且不表。如今只先簡略的介紹他的「縮本寫真集」 (Portraits In Miniature)。這是他的傳記小品，與他的長篇傳記

「維多利亞女皇」齊名。

先問斯脫奇的人志，即「縮本寫真」好處究竟在那裏呢？

這自然在於他的寫法新穎，輕鬆爽快，在傳記文學中，他可以說是革命者。

要說明斯脫奇的革新的傳記，最好先敘述一般歷史傳記的枯燥寫法。記得昆第里安（Quintilian）或比爾波姆（Max Beerholm）曾經說過這樣的趣話：「歷史的本身是翻來覆去的重複的，史學家彼此之間也一模一樣。」於是圭達拉（Philip Guedalla）——記着他就是斯脫奇的私淑弟子——在這後面添上註脚道：「我們可以補充一句，歷史重複牠的本身的時候是有趣的，但史學家則不然。」何以說歷史重複牠本生的時候是有趣的呢？譬如有一位初入世的青年，對於這世間朋比爲好，昏瞶糊塗的現狀大爲不滿，咬牙切齒，熱血沸騰，這真是「不難要自盡」了（借用大華烈士的話），然而倘使他翻翻歷史，就會覺得這樣的事原是「古已有之」——只能付之一嘆而已。說是有趣，有趣在此。倘使史學家都千篇一律，一模一樣——「重複」了，還有什麼趣味？然而這正是，舊派歷史傳記家的大毛病。他們要寫得謹嚴，淵博，但結果往往適得其反。即如上述的圭達拉，他就從他的老師那裏學得了兩件法寶——若嘲若諷，半真半假。他就用這口吻，專門嘲笑這般舊式傳記作家。這般舊式傳記家的文章，簡直不是文章。這是一種毛病——你可以稱爲「太勤勉的病」。何以要羅此病？就因爲太淵博了。這類作家還彷彿染了一種美國式的病，專門畫一些表格，作一些統計，依樣畫葫蘆，生吞活剝的嵌填進去。他們作的簡直不是傳記。但是，你說，不是明明寫着叫「傳記」麼？——不是是一些「公式」。

倘若有什麼奇特的人物死了，圭特拉說，這般傳記家就照例填一公式：

「其生也享受太豐，而其死也掙扎太苦。」於是，「同時代的人輾轉哀告說，『他的一生事業就告終了。在這一生中，變化之多一如牠的事件之繁，離奇古怪，一如牠的希罕無匹。』」

這類的傳記談千篇等於談一篇，或者不如說，讀了等於乾脆不讀。所以斯脫奇的革新傳記，真是平地滾起一聲雷，一新世人耳目。他發明一種新方法，把傳記從呆笨無趣變為活潑輕快的寫法。他在傳記中參入寫小說的方法，但又不遠離事實，不歪曲事實。他腦經裏淵博，但紙上不賣弄淵博；他讀書頂多，但寫來不露痕迹。他把歷史家與小品家合而為一：他的傳記是歷史，但也是良好的小品文。他以傳記為一新文體，他的格調與方法都是革命的。他是這種新形式的惟一能手。難怪他的著作銷路跟小說一樣大，要「不翼而飛」，「不脛而走」了。

他是在傳記的領域中，化板重為輕鬆的第一人。

為達這目的，斯脫奇使用種種的方法。首先，他極善拉扯。善拉扯本是妮語體小品文的一大特色，他本來無須像中學生作的說理文那樣結構謹嚴。妮語體的小品文並不是不要「統一」，但這「統一」往往是屬於情調的。只要情調和諧，可以容納多量的「閒敘」或「瞎扯」。因此之故，斯脫奇能在百忙中夾入輕筆，嚴重中出以空靈。所以你剛才在聽見他毫不留情地批評休謨（Hume）的弱點，你正在伸長了頸子，屏息不敢喘氣，替這位玄妙的史學家擔心，但一不留神，斯脫奇反把你帶入另一世界，津津有味地講起休謨僑居巴黎時的生活情形來了。在「記波士威爾」一文裏，斯脫奇開始就使你大吃一驚，因為他告訴你這偉大的「約翰生行述的」

作者，原來是一位懶王，一位好色鬼，一位酒徒，一位市井無賴。跟着就引用波士威爾同他的朋友泰卜爾的神妙通信，信中講他的戀愛史實（虧得波士威爾這小子，對於各位女友，都有他各式各樣的肉麻稱呼，亂叫起乖乖來了。）當你正如劉姥姥進大觀園一般目迷五色的時候，忽地一聲霹靂：波士威爾的太太於此時死去了！本來在五十歲時喪偶，並沒有什麼『空房難守』，然而波士威爾却覺得不耐『空幃』，在酒杯中去尋求解脫。結果弄得他又向他的朋友泰卜爾大訴其苦。像這樣的左之右之，小大由之，神而明之的寫法，舊式傳記能辦到麼？

要作一個成功的歷史傳記家，有三個條件是缺一不可的。這三個條件是：（一）學問，（二）見解，（三）文章。舊派的傳記家只有學問，缺少了後兩項，結果止於『掉書袋』，優點變成了弱點——『一種太勤勉的病』。如上文所云。單有見解而沒有文章，則見解無所附麗。單有文章而無見解，結果是空空洞洞，言之無物。斯脫奇呢，於上述三者之外，又加上了特種香料：若嘲若諷，而在諷諷中不失公平。更用他小說家的生花妙筆，寫來飄飄欲仙，栩栩欲活。使你讀了之後，不但『知道』這些歷史事實，而且『感覺』得很美，如入了迷魂陣一般。因為他如此寫來，自有一種吸人的媚態。把人物小志當成一種藝術作品來寫，這類創作中沒有人能及他者，亦全為此。

斯脫奇的這些超凡的見解，又不是如舊派的歷史家的『第一第二』或『一則再則』般的呆板平凡的表達出來。他採取了一種新形式：他會幽默。不，他善於逗趣，他有一種有力的武器，『諷刺』。如吉朋（Gibbon）的一生是幸運的驕兒，斯脫奇在描寫他的時候，便以這幸運為經，以吉朋的生活與著作為緯，很爽快的寫出來。又因為他有漂亮的文章，所以他的『記吉朋』一文，跳盪得也如什麼人在大辦喜筵，高燒紅燭，預示喜歡！又如

休謨的氣質，是帶點形而上學的色彩的，於是斯脫奇便批評說：「一個純正哲學者的優點，往往變成一位歷史家的弱點。這種對於事物的空洞的，無色彩的，缺乏想像的眼光，在推究因果律的時候，固然是大可贊賞。但如果人們要想描寫伊里莎白女皇時，他却需要另外的本領才行。」這真是針針見血，入木三分的話啊！

新脫奇有時候似乎是在講笑話，其實是認真的。因為他是現代人，所以他具有現代人的眼光；他的人生觀是觀察的，體會的，同情的，懷疑的——而後者尤其要緊。好嘲弄與多懷疑是他的兩大特色。他對於一切的權威，都不盲目的去承認，甚至於加以撲斥，把牠們拿來重新估價，以不同的眼光和看法，來顯示他們的優點與劣點。例如他批評波士威爾是妄誕可笑的，甚至說妄誕可笑是波士威爾的完好無缺的藝術的主要條件。這彷彿是在講笑話。但是他又說：「自白是很多人都想做，而僅只少數人能做的事。首先要眼光清楚，其次表現坦白，缺此二者，則人要吐露心曲是不可能的。」這便是批評的正經話了。其他無論是麥可萊，或加萊爾，他都把他們的優點與劣點，以科學家冷靜的頭腦去分析，還他一個本來面目。他的「人志」處處都表現這種亦莊亦諧的精神。

斯脫奇的這一派「人志」的作法，影響很大，摹倣他的人很多。其中最著名的，在英國有Philip Guedalla，在德國有Emil Ludwig，在法國有Andre Maurois。在中國呢？——我躊躇着。中文作品我說不清。但中國人所寫的英文小品，受他的影響最爲顯著。如溫源寧先生用英文寫的「不夠知己」(Imperfect Understanding)亦最能說俏皮話，亦莊亦諧，短小精悍，的是受了斯脫奇的影響。天下月刊二卷二期登有全增嘏先生的一篇「記曾國藩」，我以爲很能代表斯脫奇派的人志寫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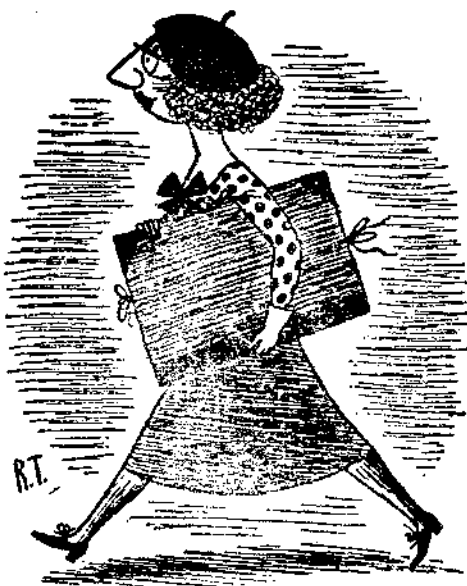


我且舉一事爲證。譬如關於曾國藩之死，年譜所記爲：「二月初二日，公方閱案牘，握筆而病作，遂止。病旋已。初四日午後，公乃散步署西花園，子紀澤從。公連呼足麻，扶掖回書房，端坐三刻，乃薨。是日戌時也。金陵微雨，天色慘淡。」國藩的幼女所手訂的崇德老人八十年譜所記爲：「至（二月）廿六日出門拜客，忽欲語而不能，似將動風抽掣者。稍服藥旋即愈矣。衆以請假暫休爲勸，公曰：『請假後甯有銷假時耶？』又詢歐陽夫人以竹亭公逝世時病，蓋竹亭公亦以二月初四日逝世也。語竟，公曰：『吾他日當俄然而逝，不至如此也。』至二月初四日，……於署西花園中散步。久之，忽足屢前蹴。惠敏在旁請曰：『納履未安耶？』公曰：『吾覺足麻也。』惠敏亟與從行之。戈什哈扶掖，漸不能行。因呼椅至，掖坐椅中，昇以入花廳，家人環集，不能復語，遂薨。」

全先生上文所記，與此大同小異。但下面接着說：「坐着，家人圍集四周，其時已失知覺，不能言語了。他的腦經像一陣漩流般旋轉，他注目凝望深處，頭腦忽然又平靜下來。從這平靜的表面浮現出他過去生活的影象來：他看見皇太后對他慈祥的說話；他聽見打戰的吶喊聲與軍鼓聲，看見南京的城牆倒塌了，他湖口的旗艦着火——於是他的舊夢又重溫過來，他還是童生在試場應考呢……過了一會，他頭腦更平靜，他看見一幅影象，使他快樂得直跳起來：他看見他祖父在後園摘菜，他提着一個菜籃……」

這末了的一段，便是所謂「似小說，似史實。」「於敘事之中，夾以幻想。」——完全是斯脫奇式的寫法了。斯脫奇的「縮本寫真」共收入人物小志十八篇，其中六篇是講六個英國歷史家的，其餘亦多奇特可記。

倫敦 Chatto And Windus 出版，定價六先令，特爲附筆介紹。



## 西書精華

——讀完一篇等於看一部好書

### 成功秘訣

WAKE UP AND LIVE!

黃嘉音

Dorothea Brande原著。一九三六年  
紐約 Simon & Schuster 書局出版。

本書原著者是一位美國女作家，當過美國水星的發行部主任，書人與美州評論的助理編輯。著過好幾本書，頗得聲譽。最成功的是一九三四年的『作家登龍術』與一九三五年的『絕世貴婦』兩書。作者在本書中自己說：『我兩年以前的生活是失敗的。除我以外沒人曉得我的地位不錯，生活也不沉悶，可是我自己曉得我是失敗了。我的成功是突如其來的。有一天，我在讀一本麥耶士(F. W. H. Myers)原著的關於『人類個性』的書，讀到一句句子，突然若有所悟，便把書本丟下。當我重新拾起書來時，我已經變成另外一個人了。從那時起，我的生活都完全改變了。在我發現這成功秘訣以前的二十年中，我寫過十七篇短篇小說，二十篇書評，五六篇零零碎碎的報紙上的文章，試寫一部小說。平均起

來，每年著兩篇完整的作品。可是在我發現成功祕訣以後的兩年中，我却寫過三本書，二十四篇文章，四篇短篇小說，七十二篇演詞，還有三本新書的題材。」

書中的話，都是原著者的經驗之談。有地方看起來也許似乎荒誕可笑，可是我們試平心靜氣地一想，就可以曉得書中所說的，都很值得我們回味。——嘉音註

### 豈有此理

我們假如把花在失敗上的時間與精力，用以奮發有為，我們必得成功無疑。

比方說，一個人在朝北一百英里處，有一個重要的約會，假如他守約，那麼他就必得幸福與繁榮。他的時間剛夠到那邊去，汽車油也不多不少。他便把汽車開出，可是却臨時改變原意，以為在向北開去之前，先朝南開二十五英里好玩一點。

這不是豈有此理的事嗎？

可是我們平常做事，也是跟這寓言中的主人翁一樣的：我們朝錯誤的方向走。我們花費了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去獲得失敗的結果，要是我們用那些時間與精力，朝正當的方向做去，我們一定可以成功。

失敗是我們把精力用在誤錯的途徑上之謂。失敗也要花費精力的，這一點是我們平常所沒注意到的。心理學家就可以告訴你，我們在抵抗行動時，要花費多少精力。我們要抵抗生命力，叫我們靜止不動，我們也必得用力掙扎一番。

我們把時間，花費在無謂的工作上而獲得失敗

的結果，我們就可以看出，我們是把精力用錯方向了。

那些成功的人，看見同樣日落的景緻，呼吸同樣的空氣，也同樣愛人與被愛；此外，他們還有一點旁的東西：他們曉得他們在朝生命與生長的方向前進。

那麼，我們怎麼會失敗呢？我們爲甚麼苦心孤詣，以得失敗的結果呢？

因爲我們除了被生之意志，權力的意志所驅使之外，我們還受另外一種意志，失敗的意志所驅使。

### 胡混 一 生

在青年時代，我們往往看不出自己有失敗的意志的病象。我們遇事躊躇不前，便說是門徑未熟，自然有點害怕。我們初出茅廬，辦事不力，便說是工作不合理想。

在起初，我們往往有決堅的心意，不放棄我們的

真目標，可是從早上九點做到下午五時這種刻板工作，是很煩麻而討厭的；當全世界的人都在遊樂時，當成功的希望並不怎麼明顯時，要我們去繼續工作，那非有超人的力量不辦。於是我們便胡里胡塗地混過一生，對社會沒有任何貢獻，也不曉得自己有甚麼才能。假使我們能夠過相當舒適的生活，能夠獲取人家一點尊敬與稱讚，得到一點權勢，以及一些愛，我們便自以爲了不得。我們甚而以我們的刁滑自傲。

### 失 敗 的 意 志

羅馬皇帝奧理洛(Marcus Aurelius)在他的格言中警告自己說，『別以爲你能活一千歲那樣地幹吧。』我們隨時隨地可以聽到『已經遲了』的警告。可是那些被失敗的意志所屈服的人，却把寶貴的光陰隨意浪費，似乎光陰無盡時似的。比方說，有些人

天天多睡，每天多睡從兩小時到六小時。還有許多醒覺的睡眠者，沉迷在數不盡的空耗時日的事情上：那些獨玩紙牌戲者，病態的書生，組字遊戲者，組圖遊戲者。娛樂與入迷是有分別的，而且這分別也不難看出。還有一些電影迷與戲迷，永遠在矯揉造作的人，無目的的談話者，一夜不缺的跳舞迷，假使有一天沒有茶會，宴會，或雞尾酒的社交集會，他們便以為那天是白過了。這種人都是受了失敗的意志所支配。他們有一種不自覺的心意，想把人生塞滿不必要的事情，叫自己沒有時間可做最必要的工作。這種意志簡單地說，就是失敗的意志。

我們為甚麼常受失敗的意志所支配呢？因為我們是一種善於做夢的動物。我們的現實生活雖然不很快樂，可是我們却時常做一種快樂生活的夢想，來滿足我們的心。

失敗的意志還可以給我們另外一種滿足，就是可以避免掙扎與奮鬥，可以免除掙扎與奮鬥時所受的苦楚與羞辱。

可是成功的酬報是比失敗的酬報有價值得多的。成功所給我們的滿足，是一種真實的滿足。我們生活於幻想中時，猶如漂浮於茫茫大海之中，一旦成功，却似在大海中漂浮了幾星期後，得登彼岸了。

### 恢復自信

我們既常受失敗的意志所支配，那麼阻礙我們跑上成功之途的到底是什麼呢？關於這一點，我們可以由催眠術上曉得一些原理。有一種跑上高地，便會覺得頭昏腦眩的人，在受催眠以後，能夠在很高的狹板上走得很安穩。有一個矮小稚弱的人，在被催眠後，能舉起很重的東西。麥耶士在論催眠術與人類個性

一文中說起一個故事，他說有一位年青的新女演員，突然被請去代替劇團中的女主角做戲，她因心中恐懼而全身癱瘓了。後來由專家略加催眠，表演異常成功。在同一文中，他還說催眠術可以除去恐懼心，恢復一個人的自信力。

這種掃除羞懼心，恢復自信力的催眠術，其實就是暫時把過去的記憶遺忘——把過去失敗的記憶穩藏起來，同時解放當時所需要的才能。那些想重新向成功之途走的人，應該記住這一點。

我們平常做事，往往是用嘗試的辦法，一直試到成功為止。可是在嘗試途中，我們總免不了要經過失敗，受人家的嘲笑，有時候受到真痛苦，有時候受到奇恥大辱，我們最後雖然成功，可是以前失敗的與痛苦的記憶，却還是殘留着。

我們在不知不覺中，一直在設法避免痛苦，羞辱，

與疲倦。這就是我們在應該積極行動的時候，被惰性所屈服的原因。我們在不知不覺中，情願不做一事，而不願去遭遇或許會有的波折與痛苦，也不情願憶起過去的失敗。不然我們就選擇些較輕易的事來做，避重就輕，或是故意把事情做得像以前失敗時一樣，然後找些口實，趕快退避。我們終於自願失去千載一時的機會了。

### 背城借一

我們要從失敗轉向成功之途，第一個重要的條件是：好像沒有失敗的可能那樣地幹。

我們大家都曉得，人類有時候有一種所謂「背城借一」的勇氣。當一個人遇到種種的困苦與災難，把他成功的希望完全毀滅了時，這時他迫不得已，祇好拚出他所有的勇氣，置生死於度外，狠命一幹，其所

得的成功，往往非吾人意料所能及。

不過背城借一的勇氣，並不是克服失敗的惟一武器。人類的理想力，可以把事情幹得更好。我們可以訓練出一種心情，叫我們能夠充滿生命力，好像沒有失敗的可能那樣地幹。

我們怎樣能有這種心情，叫我們能死命地幹，好像沒有失敗的可能呢？祇要回想你以前的成功，甚至想到你學校時代的成功。你所應抓住的就是這種成功時的心情——這種鎮靜自信的感覺。

專心注意你成功時的心情吧，因為這就是你工作時所應有的心情。你可以時常練習，直到隨時隨地會有這種心情。當你得到這種心情時，把它保持一會兒，似乎在等候發令似的。突然間，你會感覺精力充足，精神百倍了。你已經從你自己接得工作的命令，你可以開始幹了。這時你就覺得你再也不必勉強自己去

工作；你所有的精力都足以推進這工作了。

## 成功十誡

在獲得這種成功動作的心情之後，我們還得把腦經訓練得更敏銳，較能隨機應變。我們得用最少量的努力，去完成每日的工作。我們要過美滿的生活，便得鍛鍊我們的腦經，好像運動家在鍛鍊身體一樣。以下十條，便是我的自我思想訓練法：

(一) 每天一小時，除了回答人家直接的問題以外，不說別的話。實行這一條時，應該顯得非常自然，不可給人家一種錯誤的印象，以為你在生氣或頭痛。無必要時就別說話，回答人家的問題時也要適可而止，不要引人家再發問。你祇要試一試，就曉得這不是什麼容易的事了。我們平常說話，都是隨隨便便糊塗，貿然說出，所以結果往往沒有甚麼力量。這種訓

練叫你的話結實有力。

(二) 每天費半小時專想一個問題。這一條看來簡單，可是起頭却很難實行。起初每天祇要想五分鐘，逐漸增加，直增到半小時。起先應該想具體的東西：譬如一朵花。別把花擺在眼前；把它造在腦中。先由五官報告花的形狀色澤香氣；然後想到花怎樣生長的，長在那裏；再想到花象徵什麼東西；最後想到花有什麼用。先從這種簡單具體的東西，逐漸想到複雜抽象的問題。先想你最有興趣的問題，直到你能自由統制思想時，便可以隨便由書上指出一個問題來想。

起先可以拿一支鉛筆和一張紙來幫助你練習。思想一跌出範圍外，便在紙上作一記號。頭幾天記號一定很多，到幾星期或一個月後，記號便少起來了。開頭練習時，最好個人獨處一室，後來就不妨在街車上或其他公共處所練習了。

這種集中注意力的訓練，是很可貴的。我們要是素來有這種訓練，那麼在短期間便可學會一種外國語了。

(三) 寫一封信用，不用「我」或「我的」。這種字，要把信寫得流暢有趣。要是接信的人發覺信中有什麼特異的地方，就算失敗了。這種練習叫我們能看清自己。要把這種信寫得好，我們得暫時不想我們自己的事。

(四) 每天說十五分鐘話，不用「我」或「我的」。這種字。

(五) 用「成功」或溫和的語氣寫信。不可撒謊，也不必假裝已經成功。祇要找出可以抱樂觀的事，來作忠實的報告。信中的語氣要表明你寫信時一點也沒有心灰意懶的痕跡。

這種練習的目的，是要叫你從消極灰心的態度。



轉到積極健康的態度。我們起初也許找不出什麼可抱樂觀的事好說，可是不久就發覺有許多事情，本來進行得頗為順利，可是我們都專想到失望與倒霉的方面去。我們要得成功，非放棄自怨自艾與消極的態度不可。

(六) 讓一個新相識的人，一直談着自己的事，不叫他發覺你有意這樣做。用有禮巧妙的問題，叫你的新交不覺唐突，你對你的新同伴會發主一種真興趣，不久你就會全神貫注。你再也不會覺得不自然或神經過敏了。至少你可以開放眼界，曉得別人眼光中的世界像什麼樣子。

(七) 完全談你自己和你所覺得有興趣的事，不訴苦，不誇口，在可能的範圍內，不叫你的同伴覺得討厭。這對於那種素來喜歡談自己的事的人，是一種很好的訓練。我們平常談論自己的事，也許沒注意到

別人的漠視，討厭，與不耐煩的態度，這時却可以看得很明顯。我們不久就可以看出，談論自己過去的日常瑣事，是會叫聽者生厭的。反之，要是我們有真實有趣的新經驗，或是有一種異乎尋常的想像，我們往往可以吸引聽者的注意。我們也許能因此擴大我們的趣味，冒新的險，或增加我們日常生活中的想像。

(八) 每天計劃兩小時的工作表，按這工作表去做事。譬如在這兩小時中，我們預定看報幾分鐘，寫信幾分鐘，讀書幾分鐘，做別的事幾分鐘。倘若到了預定時間，報還沒看完，這時你應該丟下報紙去寫信。這樣一來，我們就可以曉得我們往往沒把時間放在眼裏，隨意耗費。我們往往忘記光陰如過隙之駒。

在計劃工作表時，起初先從兩小時做起，後來逐漸增加，一直到八小時。我們要每天嚴守工作表做事，當然是不可能的。不過在日常無秩序的工作中，偶然

過幾天有秩序有計劃的生活，利益是很大的。

(九)不依日常生活習慣過日子，故意找機會來適應新環境。這一條是最難做的，可是却最有益處。在一些紙條上——起先十二條便夠了——寫着如下的訓令：

『靠普通的交通工具（如電車，公共汽車，渡船等）作離家二十英里之旅行。』

『十二小時不吃東西。』

『在最不像樣的地方吃飯。』在外地的小飯館裏吃飯。要是能到農家去討飯吃更好。

『除了回答問題之外，一天不說話。』

『整晚工作不睡。』順帶說一句，這一條是最有價值的訓練。你應該沉靜地繼續工作，抵抗一切睡魔的誘惑。每一小時左右停工，靠在椅背上休息一會，然後再繼續工作。我們這樣一試，就可以曉得我們平常

多容易被疲倦所屈服，也可以曉得我們還有許多未用的精力可用。

把這十二張紙條封在十二個信封中，放在抽屜裏，每兩星期或每個月指定一天，打開一個信封來，照信封裏的訓令去做。你訓令自己去旅行二十英里那一天，也許天正下大雨，可是除非你身體真不舒服，你必得照樣去做。你假如時常違反自己的愛好，去做不合乎傳統的事，便可以訓練出堅強不拔的意志。

假如有什麼你覺得很難做的事，你千萬把這件事包括進去。我認識一位青年，他為人真怕羞得無以復加，可是他決心每天要跟三位陌生人談話。

(十)指定一天，在那一天中，凡是別人有什麼合理的請求，你一概答應。在那一天中，也許有人要你在大寒天去游泳，也許有人要你改換職業。你雖怕冷，可是對於前者必得答應。對於後者呢，却要考慮一下，

看是否『理合』。別怕那一天沒有人要你做甚麼事，你一路加注意，就可以曉得你一天中所遇到的小要求，真是多得不得了。這種訓練非常有教育價值。

有一天，當我正在實行這戒條的時候，有人請我去教『小說寫作法』。當時我的課程表都擠滿了，一天忙得要命，要是在平日，我一定加以推辭的。可是這天我終於硬著頭皮接受下來了。我由學生所發的問題中，看出市上還沒有一本完全適合的課本，於是乎就自己寫了一本。至於我現在所寫的這本書，也是另外一次實行『接受請求日』的結果。這一條實行下去，你會感覺生活有趣得多。

不過讀者請注意，別以為我們天天得這樣做。對於人家的請求，有時加以拒絕，也是很有益處的，尤其是那些在茶會中與戲院中耗費太多時間的人，應該利用那些時間，來做自我教養的工作。

## 西風月刊

### 徵稿啓事

本刊以譯述西洋雜誌精華，介紹歐美人生社會，提倡有思想有情感有個性有趣味的通俗文章為宗旨，內容分專篇，科學·自然，心理·教育，婦女·家庭，傳記·史話，遊記·探險，軍備·戰爭，社會·暴露，政治·經濟，藝術·文學，電影·戲劇·娛樂諸部門，另闢冷眼旁觀，雨絲風片，西洋幽默，書評，西書精華，筆花，名人雋語，漫畫，插圖，木刻等欄。凡與本刊性質相合之稿件，只要文筆清雋流麗，無論創作翻譯，均所歡迎。謹請海內外文友，多賜佳作。

西風月刊編輯部啓

周作人先生近著 宇宙風社出版



**特價**

精裝本 定價九角  
平裝本 定價七角  
三月十六日出版  
出版期前直接向本社預購精裝減收七角  
平裝五角並免寄費如須掛號則加八分

欲知鴉片在中國的今昔情況

請讀宇宙風別冊增刊第三冊

**鴉片之今昔**

現已出版三十二開本二百頁十餘萬言每冊定價四角三  
月底前向本社函購或向本刊經售處購買只收半價二角

四海之內 皆鴉片也  
傷心慘目 有如是者

**全書內容**

- (一) 活生生的眼前事實 (要目)
- 四海之內皆鴉片也
  - 滿洲國的鴉片零賣所
  - 冀東的白面房子
  - 北平的鴉片
  - 華北省的鴉片
  - 模範省的鴉片
  - 成煙省的鴉片
  - 四川的鴉片
  - 湘黔道上的鴉片
  - 鴉片專政
  - 張弛之互用
  - 李氏此書把清代鴉片流行郡縣之本末，與夫英人勸禁鴉片之重要，實為清代鴉片文獻之重要資料，北平圖書館亦有翻印本，售價高至一元
- (二) 赤裸裸的過去史料
- 清李小池
  - 洛陽
  - 三原
  - 青石
  - 准因
  - 易棧
  - 阿樂
  - 丹稷
  - 平子

作者自序云：『這三十多篇小文重讀一遍，自己不禁歎息道，太積極了！聖像破壞與中庸，夾在一起，不知是怎麼一回事。有好些性急朋友以為我早該談風月了，等之久久，心想：要談了罷，要談風月了罷！……其實我自己也未嘗不想談，不料總是不夠消極，在風吹月照之中還是要呵佛罵祖。』世有欲知先生之思想態度者，定以先觀本集為快。

上海愚園路愚谷郵宇宙風出版社

# 西風月刊投稿簡章

- 一、本刊接收外稿。
- 二、來稿概須用稿紙繕寫清楚，並將通訊地址註明稿端。
- 三、譯稿概須註明原文出處，並須附寄原文。
- 四、編輯人對來稿有刪改權。不願刪改者須預先聲明。
- 五、稿費暫定一律每面元半，於每期出版前五天發出。
- 六、來稿在本刊發表後，版權由譯著者保留。惟本社於另行刊印文集時，有自由選用之優先權。
- 七、投稿人除由本社致奉稿費外，並贈送刊登該稿之本刊一冊。補白材料一律酌贈本刊。
- 八、來稿非經在稿端特別聲明，並附寄貼足郵票之信封者，概不退還。
- 九、來稿請逕寄上海愚園路愚谷郵二十號西風月刊社編輯部。

西風月刊社謹訂

期數	地位		
	全	半	四分之一
一期	四十元	廿五元	十五元
四期	一一四元	九十元	五十四元
八期	二七二元	一七〇元	一〇二元
十二期	三八四元	二四〇元	一一四元

本刊已向中宣部及內政部聲請登記

# 西風

第七期 三月號

廿六年三月一日出版

顧問編輯

編輯

發行

發行所

印刷者

林語堂

黃嘉德

黃嘉德

陶嘉音

中國科學公司

預定辦法	每月一日出版零售每冊二角	
	冊數	國內日本 香港澳門 國外
半年	六	一元 一元四角 一元九角
全年	十二	二元 二元八角 三元八角

寄費在內郵票代洋十足通用

THE WEST WIND MONTHLY  
House 20, Lane 361, Yu Yuen Road, Shanghai

# 西風

合訂本第一集  
發售預約啟事



本刊出版以來，備受海內外讀者所歡迎，銷路激增，首數期雖已再版，亦均全部售罄，以致後來讀者賜函補購，無從應命，至為抱歉。茲為便利讀者起見，特將第一期至第六期全數重印，合訂一集，發售預約。集內收關於西洋思想社會生活之精彩文章一百三十餘篇，共五十萬言，都八百餘頁，硬面精裝，質量均甚豐富。定價每冊一元五角，預約每冊祇收一元，國內平寄郵費奉送，掛號加一角五分半，港澳郵費三角五分，掛號加角半，國外寄費八角，掛號加二角半。預約定三月底截止。

顧問編輯：林語堂  
編輯黃嘉德黃嘉音

譯述西洋雜誌精華  
介紹歐美人生社會

中華郵政登記認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